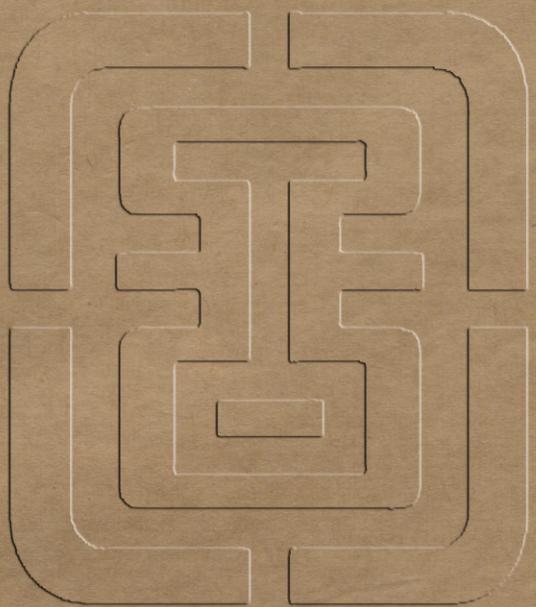




二百七十一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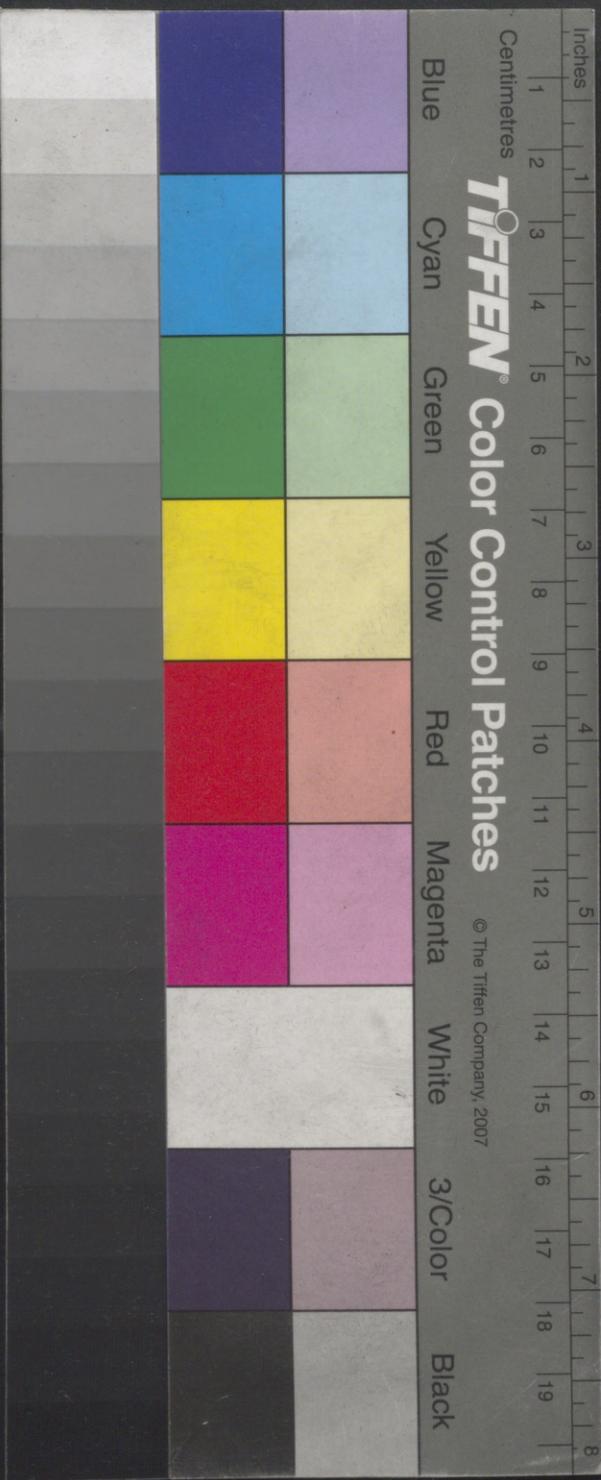
Wh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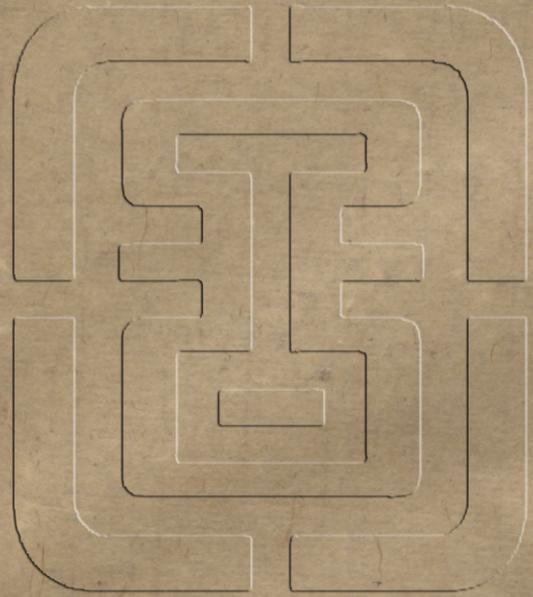
3/Color

Black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8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十七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元年
盡二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莊公第三疏

釋文但題莊公第三餘卷準此史記魯世家桓公六年夫

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為太子十八年魯立太子同是為莊公釋文諡法勝敵克亂曰莊左疏引作勝敵克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即位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君殺申

志反下皆同通義云目春秋者時君自行即位之禮特春秋不言耳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義治也君弑子不言即位以仁治也二者並是春秋新義俗儒猥云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是猶以春秋為魯之史非君子之經矣舊疏亦云言春秋者欲道孔子意春秋之內皆爾非止此處故舉其大號言之是以僖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子不言即位此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七

一

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然則宣公之傳不言子直以其無臣子之道不念其君父亦不由宣公非子赤之子故不言子君弒則子何以不言即位注據繼君不絕也疏注據繼

○說文糸部繼續也玉篇紹繼也大夫隱之也孰隱隱子也不世諸侯世父死子繼曰世故不絕也

注隱痛是子之禍不忍言即位疏注隱痛至即位○隱三年大焉故為子痛不忍書其即位穀梁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弒君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是也舊疏云莊公踰年之後合稱成君而言子者凡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故也其表臣子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乃稱公耳然則莊公之行即位禮與否固不可知聖人以春秋治之則不忍即位也故不書

三月夫人孫于齊
孫者何孫猶孫也注孫猶遁也疏通義云猶孫也者猶遜讓去舊疏云凡言孫者孫遁自去之辭今此言孫與尚書序云將孫于位讓於虞舜義同故言孫猶孫也猶彼文也○注孫猶遁也○說文彳部遜遁也段氏玉裁注云六經有孫無遜大雅孫謀聘禮孫而說學記不凌節而施之謂孫論語孫以

三月夫人孫于齊

出之皆孫之假借也春秋夫人孫于齊詩公孫碩膚尚書序將孫于位皆遜遁之意故穀梁云孫之為言猶孫也公羊云孫猶孫也何云孫猶遁也鄭箋云孫之為言孫遁也釋言曰遜遁也釋名孫遜也遜遁在後生也古就孫義引申卑下如兒孫非別有遜字也至部墜字下云从王玉至復孫孫遁也此亦有孫無遜之證何義蓋以上孫為謙遜下孫為遁孫故云猶也舊疏謂欲解彼此內諱奔謂之孫注言于齊者之皆為孫遁月去之義恐非

盈諱文疏通義云諱奔謂孫乃公與夫人通例此承上文兼魯也而言內者話王於魯故言內猶言內其國外諸夏之義也然則內魯為王王者無出奔之義故謂之孫而僖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言出者彼傳云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注不能事母罪莫大于不孝故絕之言出也然則彼天王合絕故書出不天子之也穀梁亦曰諱奔也○注言于至諱文○舊疏云凡信于某者從此往彼之辭今此夫人實非始往而言于齊與公孫于齊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文同者盈滿其諱文若今始然也

于齊何注據公夫人遂如齊未有來文疏注據公至來文○桓十八年若有來文當如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下言夫人姜氏至自齊矣下二年注云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

皇清經解

公羊義疏十七

皇清經解

公羊義疏十七

皇清經解

公羊義疏十七

皇清經解

公羊義疏十七

皇清經解

公羊義疏十七

奔喪致是也彼注即據文九年爲說似此可不致而云未有
來文者舊疏云夫人如齊之時得公之命非無出道故如此
解也按詩齊風南山序箋云夫人久留于齊莊公即位後乃
來左傳云不書即位文姜出故也是夫人固在齊也詩疏云
其來年月三傳無文何氏及賈逵服虔皆以爲公憂思少殺
念及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孫于齊其實本未歸
也至二年夫人會齊侯于濼是從魯往之則於會之前已反
魯矣服虔云蓋魯桓之喪從齊來以文姜爲二年始來也惟
杜預以爲莊公元年歲首即位之時文姜未來公以母出之
故不忍即位文姜於時感公意而來既至爲魯人所尤故三
月又孫于齊謂文姜來而復出非先在齊與前儒說異不可
從也按左傳明文姜出杜氏必欲故違三傳及先儒之說
因謂其二月反孔穎達依回其解似若留此二月餘時爲杜
孔藉口者而又增飾姜氏感公意而反魯人尤之而孫諸節
殊不念母也注固在齊而書孫者所以起念母也疏注固在
可解

○通義云將以來月練祭莊公感在齊念而迎之左傳曰元
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雖失經意然彼據魯史可見夫
人實非三月始孫矣至是始書者前與桓公如齊公弑懼爲
國討留齊未返本非出奔孫文無所施今將迎而反之乃著
之曰是時固孫于齊也不言其迎者義不當迎君子削之也
然自孫後更無復文而下書會書饗書如齊師其見迎而復
也明矣所謂沒其文而不沒其實詩疏引服虔云桓公之喪
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念及於母不可以反故書孫于齊
其實先在齊本末歸也亦用何義魏書竇瑗傳引服云文姜
通於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期而中練
思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孫于齊瑗又曰尋注
義隱痛深諱者以父爲齊所殺而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母
出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注禮練祭取法存君夫人當首

祭事時莊公練祭念母而迎之當書迎反書孫者明不宜也

疏通義云公孫則正月書其所在以存君也夫人孫則接練

時錄母之變以念母也自卒哭而耐比至于練間無他祭

莊公即位首舉此祀事故曰首事案正月以存君即謂此年

書元年春王正月也莊公不書即位故書正月以存君明已

即位與定元年之不書正月異彼即位後也孔說正月存君

非是存君者襄二十九年注云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
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莊公於去年桓公薨後即已
定位正月君雖不忍即位臣子不能不執贄存之也夫人當
首事者公時尙未婚娶故君母首祭事也○注禮練至宜也
○存如禮記祭義敬愛則存之存彼注云孝子致極愛親之
心則若親之存也禮記喪服小記云故期而祭禮也注此謂
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疏孝子之喪

親應感時之氣歲序改易隨時傷感故一期而為練祭是孝子存親之心故云禮詩疏引服虔賈逵云桓公之喪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於母鄭氏小記注引此正月存親事則與何賈服並同矣襄二十九年傳正月以存君也彼為襄公在楚故特發此傳此練祭亦是臣子痛君父沒已踰年禮而存之與正月存君同也穀梁傳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注於練時感夫人不與祭故始以人道錄之經義述聞傳言錄者閔錄之也人之者仁之也謂於練時閔夫人之不與祭於是始仁之也公羊言念母此言仁之其義一也左疏駁之謂期月而練桓公以往年四月薨至今年三月未得一期何故已得為練不知練應四月時已三月宜先宿戒故下注云月者起練祭左右孔疏所云未足以難穀梁也傳云念母必行練時乃許念乎俞云何氏此解甚為違失傳言正月以存君不言練祭以存君乃曰練祭取法存君一失也練祭莊公主之非夫人主之乃曰夫大當首祭事二失也經明書孫于齊傳但言念母不言迎母乃曰念母而迎之三失也然則此傳當作何解曰接練時錄母之變此穀梁傳之說公羊無此說也莊公一篇先書元年春王正月繼書三月夫人孫于齊其書三月夫人孫于齊者明國有君也所謂正月以存君也其書三月夫人孫于齊者明國有君也春秋記載莊公三十二年之事以此為首蓋推莊公之心無有更先于此者也所謂念母以首事也是時夫人固在齊而曰孫于齊

者猶曰夫人在齊云爾亦猶公在乾侯之比紀其實也春秋雖託文見義然先世事實豈容以意變亂若使夫人實於此時迎歸而反書曰孫于齊是則記載之失實甚矣何以為春秋乎必於三月書之者是年三月以前無事其下始書夏單伯逆王姬故欲書單伯逆王姬而先書夫人孫于齊正所謂念母以首事矣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

注 据夫人姜氏孫于邾婁 **疏** 注据夫至邾婁 **疏** 通義云貶其驢姓穀梁傳不言氏姓貶之也左傳云絕不為親禮也疏引左氏先儒謂莊公繼母不復以之為親為父絕母得禮尊父之義故曰禮也自是正解唯杜以為官與齊絕而復奔齊故去姜氏以示義夫文姜與兄殺君何甘於責即與齊絕文姜遂無罪乎春秋為臣子明義故二傳皆責莊公也而辭例又以莊公當以母淫于齊而絕其齊親內全母子之道故經不稱姜氏夫賈莊公絕其何為 **曷為貶注** 据俱以孫為文與貶去夫人之氏進退皆失据也

弒公也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與殺通義云等與弒公而罪又以惡臣子也夫人姜氏孫于邾婁是內絕之詞絕之則無惡矣於其喪歸乃復以少君事之故惡之於彼夫人孫于齊內逆之詞也自後遂終以小君事之故惡之於此後不待貶矣按詩疏引服虔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為親

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賈義同是皆以弑公罪文姜而杜氏釋例乃謂弑公之謀姜所不與又謂婦雖不知情尚應縵首文姜果不知情乎杜氏直是為司馬昭賈充寬解若曰高貴鄉公之死成濟弑之耳其與弑公奈而司馬昭即以此無尸一哭掩其弑君之罪矣

何夫人譖公子齊侯注如其事曰訴加誣曰譖疏注如其事漢書齊武王績傳注如其事曰訴說文言部訴告也或从言作誣或从心作愬論語顏淵篇膚受之愬注愬已之寃也漢書五行志引作訴○注加誣曰譖○後漢書齊武王績傳注加誣言曰譖說文言部譖愬也論語憲問篇愬子路於季孫集解引馬曰愬譖也左傳成十六年云卻鞮訴公子晉侯注訴譖也是對文異散則通也而譖重於訴玉篇言部譖譖也廣雅釋詁譖誣也詩小雅雨無極云譖言則退箋云有譖毀之言則共為排退之漢書孫寶傳蒙受寃譖並有加誣之意

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注以淫於齊侯所生疏舊疏云誣此言非謂桓公實有此言何者正以夫人之至在桓三年秋子同之生乃在六年九月故也桓十七年舊疏引或云蓋在齊之日已其私通魯侯知之悼恨之言耳按史記齊世家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

嫁為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以告襄公詩南山序云鳥獸之行淫於其妹箋云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素與淫通及嫁公謫之公與夫人如齊夫人愬之襄公又猗嗟序云人以莊公為齊侯之子明非如齊之後始與襄通或說是也姦淫之事生於狎處故知未嫁之前即與淫通所以人有此語桓公知而謫之則此公曰云云亦可知桓公實有此語所謂加誣者姜雖與襄通同不必即齊侯所生桓公其詞以斥姜耳若本無此事公曷為憑空有齊侯怒與之飲酒注欲醉而殺之禮飲酒不過三

爵疏注欲醉而殺之○齊世家襄公與魯君飲醉之○注禮灑如也二爵而言言斯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鄭注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宣二年左傳云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蓋禮飲不過三爵詩賓筵云三爵不識也詩疏引異義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金士以梓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解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飲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為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引禮者蓋桓公不止三爵因為酌酒者示戒於

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注於其將上車時疏經傳

釋詞焉猶也昭三十二年左傳民之服焉不亦宜乎擗幹而
 公羊於其出焉於其乘焉定四年於其歸焉猶也耳擗幹而
 殺之注幹脇擗折聲也扶上車以手擗折其幹疏舊疏云此
 乘焉二句連讀之唐石經宋本監本閩本毛本同詩南山疏
 引作拉幹而殺之玉篇引作拉公幹而殺之皆作拉段氏玉
 裁云依說文當作協許云摺也从乎劦聲作摺者或體也作
 拉者段借字也按史記魯世家作摺范睢傳折摺摺齒鄒陽
 傳作摺摺折齒漢書作拉摺折齒字異義同釋文本作協音
 路合反本又作摺亦作拉皆同齊世家云使力士彭生抱上
 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桓公下車則死矣詩南山箋作搯殺
 之疏引說文搯提也拉折聲正謂手提其脇而折拉然為聲
 此指言殺狀故言搯也○注幹脇○各本無此二字依詩南
 山疏引補詩馴傳云良馬腹幹肥張也疏腹謂馬肚幹謂馬
 脅是脅稱幹也爾雅釋畜在幹第方郭注幹脅國語晉語聞
 其駢脅欲觀其狀韋注駢并幹也按釋文幹音古旦反脇也
 是陸本不脫○注擗折至其幹○舊疏云折音如字說文走
 部邈協也手部協摺也引公羊傳曰協幹而殺之又拉擗也
 擗亦有折義廣雅釋詁擗折也文選吳都賦拉擗擗藏注拉
 頓折也又云菹擗雷碾崩巒弛岑注菹擗雷碾崩弛之聲也
 管子大匡篇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公薨于車脅即擗也桓
 十八年左傳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注上車曰乘彭生

多力拉公而殺之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為於其念母焉貶
 是也扶宋本作扶誤

注据貶必於其重疏注据貶至其重○億元年傳云夫人何
 曷為不於弑焉貶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注刑

人於市與眾棄之故必於其臣子集迎之時貶之所以明誅
 得其罪不與念母也注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絕文姜
 是也

不為不孝距蒯賁不為不順脅靈社不為不敬蓋重本尊統
 使尊行於卑土行於下貶者見王法所當誅至此乃貶者并

不與念母也又欲以孫為內見義明但當推逐去之亦不可
 加誅誅不加土之義非實孫月者起練祭左右疏穀梁傳人

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
 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謂妻當順天道以事夫文姜弑
 君是不順乎天故天絕之婦當受夫之命文姜從齊侯之命
 以弑夫是不順乎人故人絕之臣子受君父之大命得貶退
 夫人亦此不與念母之意也○注念母至道也○禮記喪服
 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

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謂取父之道以事母其恩愛雖同而服制則異見家無二尊之故文姜以母弑父念母則忘父矣禮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若念母則但知母矣○注故絕至不孝○舊疏云謂賤氏是也繁露精華云絕母之屬而不為不孝義夫說苑辨物篇絕文姜之屬而不為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經韻樓集云或曰魯父姜之罪若何曰以趙盾可書弑例之春秋據實書之當日夫入弑公于齊左氏曰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也何休說公羊曰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其公絕交不為不孝焉平唐中宗知此可以處武后矣○注距蒯至不順○宋本闕本作嘖當據正哀三年傳云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軌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距之也注曼姑無惡文者起曼姑得距之曼姑臣也距之者上為靈公命下為軌故者是也繁露精華云辭父之命而不為不承親說苑辨物作辭蒯躓之命不為不聽其父即哀三年傳所謂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又云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禮記疏引異義衛軌拒父公羊以為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許拒其父左氏以為子而拒父悖德逆倫大惡也鄭氏駁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恩則鄭義亦以公羊所云為公義左氏為私恩也○注脅靈至不敬○莊二十五年傳日食則曷為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注求責求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注脅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

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木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是脅靈社不為不敬也繁露精華云脅嚴社不為不敬靈說苑作劫嚴社而不為不驚靈按繁露說苑並有出天王而不為不尊上之語似並成語○注蓋重至於下○舊疏云此蓋詰為皆也與隱三年蓋通乎下之蓋同漢書禮樂志注師古曰蓋語辭也亦通周道尊尊春秋雖改周之文從殷之質而於重本尊統之義以上治下以尊治卑以義治恩仍一本周道也繁露精華云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也○注貶者至當誅○包氏慎言云不與念母者絕而奪其母子之恩也何氏云念母則忘父之道也故絕文姜不為不孝貶者見王法所當誅是言弑夫者王法所不貸王誅不加于當以義斷恩遠之故不與念母然則王法者春秋之法也○舊疏云注言聖人以春秋之法誅之爾○注至此至母也○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桓十八年云如齊之時不貶意也貶於內見并責莊公也○注又欲至之義○舊疏云又欲以惡為內見義者正言道魯臣子不合誅夫人之意定四年疏引見義下有言孫者三字當據補禮疏引異義云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為姑討夫猶武王為天誅紂鄭駁之士官也據公羊義妻得殺不孝之夫而子不得誅弑父之母者夫妻以牌合且敵體故得討不義子為母生至親也至

親與至尊並故但推遠之而已故禮記檀弓云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鄭注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孔疏如鄭此注似父弑祖子得殺父然子之於父天性也父雖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父今云子者因孫而連言之或容兄弟之子耳除子以外皆得殺其弑父之人亦此類也○注非實至左右○通義云公孫日夫人孫月尊卑之差也按閏二年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婁彼注云彼公夫人奔例日此月者有罪然則此有罪書月正是其例而言起練祭左右者見夫人非實孫特書月以起練耳但言春不明也喪服小記云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注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也桓公薨於上年四月今年四月一期故為練祭左右也謂之練者所著服也禮記檀弓練衣黃裳練練注小祥練祭冠練中衣以是為內練為飾黃之色卑於纁纁練之類明外除是日祥著練中衣故曰練也

夏單伯逆王姬疏左氏作送

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注以稱字也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為政所以通賢共治

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疏注以稱字也穀梁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范云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親命之使還其國為大夫者不名天子就其國命之者以名氏通也通義云命大夫以名氏書單伯以伯仲書推此知大國之卿與王之上士同秩其命乎天子則與中大夫同秩左氏經云單伯送王姬誤也經書單伯會諸侯于鄆單伯如齊單伯至自齊并是內大夫之詞且逆則據往之日書先單伯而後築館也送則據來之日書時向未有以居王姬也是不可通也按白虎通王者不臣云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其成先祖功德加于百姓通王者不臣云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其成先天子者此與命卿異禮記王制所云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是尋常命卿春秋仍應書名左傳僖十一年所云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者也曲禮下云國君不名卿老世婦注以卿老為上卿自謂本國之君不名耳春秋所不名自為貴賢張義也魯有僱邑或作闡疑單伯食采於此者此與十三年之單伯應一人文十四年之單伯或是其子若孫與○注禮諸侯至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德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不云兼地者文不具矣又引云貢士一不適

謂之過注謂三年時也再不適謂之敷注謂六年時也三不
適謂之誣注謂九年時也一紕以爵再紕以地三紕而地畢
注凡十五年潛夫論考績云古者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
謂之尚賢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
再則黜地三則爵士俱畢附下而罔上者刑與聞國政而無
益下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漢書武帝紀有司奏
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
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
畢矣說苑修文云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
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與服弓矢再
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
弑其君孽弑其宗雖不請於天子征之可也已征而歸其地
於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敷三不適謂
之誣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諸侯有不
貢士者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亦三黜地畢然後
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蓋
皆本書大傳為說禮記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
士于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注歲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
也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蓋亦
用書傳說也書錄引白虎通云三年一貢士者治道三年有
成也諸侯所以貢士於天子者進賢勸善者也天子聘求之
者貴義也治國之道本在得賢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故月令

季春三月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有
貢者復有聘者何以爲諸侯貢士庸才者貢其身盛德者貢
其名及其幽隱諸侯所遺失天子之所昭故聘之也後漢書
魯丕傳對策云古者貢士得其人有慶不得其人者有罰故
漢書元光四年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署縣次
續食會與計偕蓋猶取法三代歲獻貢士之意也按王制云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
其君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
脫誤耳白虎通引王度記曰天子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然則
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者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故此
所貢之數何以不稱使注據公子遂如京師言如者內稱使
亦準此與

之文疏注據公至之文○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是也凡
內稱使則曰如外內之詞單伯不言如故以不稱使

爲天子召而使之也疏通義云緣親親之義天子可得召而使

我也故因而不稱使以爲內殺惡也春秋之義以王事辭家
事不以家事辭王事父之讎不敢不讎也王命勿讎則亦不
敢讎也孝子之心盡其得自盡者而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
已所以主王姬無譏於其狩焉乃譏

注逆者魯自往之文方使魯爲父母主嫁之故與魯使自逆

之不言于京師者使魯主之故使若自魯女無使受之疏注
者至受之○說文彘部逆迎也魯自往迎之也魯為父母主
嫁受命於天子故與其逆無譏文也不言於京師明同魯內
女無使受之者也逆亦有受義禮聘禮眾介皆逆命不曷為
辭注逆猶受也是也猶書單伯受王姬故無使之文也

使我主之注疏注據諸侯非一○各本一天子

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注疏諸侯與天子同姓者

疏唐石經平作于史記呂后本紀魯元公主注如淳曰公羊

主按此自謂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

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然則由諸侯嫁者則所主

諸侯為之服姊妹服天子不服可知天子之女嫁於二王後

得申其私服則不必就諸侯主之如諸侯嫁女於諸侯例矣

是也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注大夫與諸

侯同姓者不自為王者尊卑不敵其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

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婚姻之好故必使同姓有血脉之屬

宜為父道與所適敵體者主之禮尊者嫁女于卑者必待風

旨為卑者不敢先求亦不可斥與之者申陽倡陰和之道天

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之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

人繼嗣之路我主書者惡天子也禮齊衰不接弁冕仇讎不

交婚姻疏下二十七年菑慶來逆叔姬傳大夫越竟逆女非

主之矣○注不自至主之○白虎通嫁娶云王者嫁女必使

同姓主之何昏禮貴和不可相答為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

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春秋傳曰天子嫁女乎諸侯使同姓

諸侯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使大夫同姓者主之必使同姓

者以其同宗共祖可以主親也故使攝父事不使同姓卿主
之何尊加諸侯為威厭不得舒也後漢書荀爽傳云春秋之
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注禮
尊至之道○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待作持誤鄂本作待當據
正于當作於舊疏云風猶放也言使卑者待已放其命云有
女可嫁然後卑者乃敢求昏亦不可斥與之者亦不可斥言

嫁於某國正以申陽倡陰和之道故也按風猶諷也猶詩序
 之風化風刺皆謂諭示不直言也易泰六五帝乙歸妹集解
 引九家易注五者帝位震象稱乙是為帝乙六五以陰居尊
 位帝者之姊妹五在震後明其為二也五應於二當下嫁二
 婦人謂嫁曰歸故言帝乙歸妹謂下居二以中和之道相承
 故元吉困學紀聞引東氏易傳湯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
 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如女之順
 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皆所以申倡和之道
 也詩丰云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失倡和之義矣
 ○注天子至之路○於鄂本宋本閩本同監本毛本於改于
 非詩疏引皇也謚云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為
 媵今何得適齊侯之子蓋士安駮毛鄭語亦可見天子嫁於
 諸侯備姪娣矣或可以尊故命同族諸侯女為姪娣與諸侯
 不再娶若其無媵設適人殺或適無子則是絕人繼嗣矣
 ○注我主至子也○校勘記云鄂本宋本無我字同監本毛
 本上有我字當衍元本上空一字此本上有○今刪正閩本
 我字重刻蓋原本亦空缺一字也按有我字是也我主謂以
 我為主變法書之也我主見上文穀梁傳其不言如何也其
 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弒於
 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注魯桓視見弒
 于齊若天子命使為主則非禮大矣春秋為尊者諱故不可
 受之于京師諱之正所以惡之故不使受之京師而以我主

也○注禮齊至婚姻○穀梁傳曰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
 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何氏所本穀梁又云其不言齊侯
 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
 魯主齊婚犯二事而忘仇之罪尤重耳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注以言外知有築

內之道也于外非禮也禮同姓本有主嫁女之道必闕地於

夫人之下羣公子之上也時魯以將嫁女於讎國故築于外

疏白虎通嫁娶篇引館作觀穀梁亦云築禮也于外非禮也

左氏以于外為禮左疏引鄭箴膏肓云宮廟朝廷各有定

處無所館天子之女故宜築于宮外劉氏達祿曰羣公子之

舍亦無定制築于前何不可之有魯既不能以父仇辭天子

之命又以衰麻之服為王姬主婚此譏之大者天王既不能
 為隱討桓又不能為桓討齊而一則使榮叔追錫弒兄而遭
 弒之桓公一則以王姬而下嫁禽獸行之齊襄又使無行之
 魯莊公忘讎奪親而為之主婚故王不稱天以示同於吳楚
 此又天討黜周之大者若僅論同姓主婚之禮既有父道則
 築于子舍之前以俟親迎之禮豈得謂之卑王姬乎○注以

言至禮也○穀梁傳云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范云公門朝
之外門主王姬者當設几筵于宗廟以俟迎者故在公門之
內築王姬之館是有築內之道也否則第書築王姬之館矣
曰於外明其非禮也○注禮同至于外○下傳云於路寢則
不可羣公子之上也時魯困嫁女離國故于外耳
于外何以非
禮注据非內女疏鄂本宋本正言王姬應殊內女故据以難
築于外非禮也注于遠辭也為營衛不固不以將嫁于離國

除譏者昏本自得以離為解無為受命而外之故曰非禮疏
注于遠辭也○大戴禮夏小正傳曰越于也書大誥云大誥
猷爾多邦越爾御事王莽大誥作大告道諸侯王三公列侯
于女卿大夫元士御事是于有越訓越有遠義故于亦有遠
辭也可知于於之別矣○注為營衛不固○通義云申言築
于外非禮者設令國外舊自有館于外可也夫有所受之也
今特築之而外是疏王姬且營衛不謹故曰館王姬于外則
可曰築王姬之館于外則不可按孔說非是傳意凡同姓主
嫁必酌築於路寢小寢羣公子之舍之問本無在外之道則
不得舊自有館也楊疏云主姬者必自公門出今築之於外
則是營衛不固是輕王女是也申言之者一則責魯可以仇

辭一則輕王姬故也○注不以至非禮○此駁左穀二家義
也穀梁以為築之外變之正也左傳以為禮亦即穀梁義故
杜云齊疆魯弱又委罪於彭生魯不能離齊然喪制未闕故
異其得禮之變公羊義魯得以仇為辭無為受命而又築于
外也故不以將嫁其築之何以禮注据禮當豫設疏此道築
于離國除譏也
非謂魯此之主王姬者必為之改築主王姬者則曷為必為
築為禮也

之改築注据諸侯宮非一疏注据諸至非一○舊疏云即下

十二年注云天子諸侯皆有二寢一曰於路寢則不可小寢

高寢二曰路寢三日小寢是也非一也於路寢則不可小寢

則嫌注皆所以遠別也疏注皆所至別也○舊疏云於路寢

者嫌褻瀆曲禮疏引此傳下引何氏說云路寢是君聽事之

處不可嫁他女小寢是夫入所居天王女宜遠別不可居也

今注無此語自虎通嫁娶云所以必更築館者尊之不於路
寢路寢本所以行政處非婦人之居也小寢則嫌羣公子之
舍則已卑矣故必改築于城郭之內穀梁傳羣公子之舍注
云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為之築節矣
謂女公子也疏同歸亦謂女公子也禮記曲禮云女子許嫁

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注女子有宮者謂由命士以上也春秋傳曰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疏女子已許嫁則有宮門列為成人引公羊傳證女子有別宮也然則父子異宮不獨男子然也儀禮喪服傳云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左傳隱三年有東宮得臣是也宮室之制前正寢次燕寢次夫人正寢及小寢皆南北相直諸子所居當在其旁則女公子所居亦當在夫人小寢旁矣禮士昏禮注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父子異宮以其十五成童故女子亦十五許嫁乃別宮也昏禮云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注祖廟女高祖為君者之廟以有總麻之親就尊者之宮教之彼所謂宮即天子諸侯則以卑矣注以為太卑疏以白虎通曲禮疏引女公子之宮也則以卑矣注以為太卑疏以白虎通曲禮疏說云羣公子是魯侯之諸女也魯侯女宮為卑不可處王女也疑亦何氏說禮記檀弓注以與已字本同何氏作以為說應作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注以上傳言爾知當築夫人之下羣公子之上築例時疏注以上至之上○曲禮疏引此注作羣夫人宮下羣公子宮上白虎通嫁娶云不使同姓諸侯就京師主之何諸侯親迎入京師當朝天子為禮不兼春秋傳曰築王姬之觀于外明不往京師也易林屯之觀云東鄰嫁女為王姬后莊公築館以尊王母歸于京師季姜說喜蓋誤合紀季姜與此為一事○注築例時

○舊疏云此年秋築王姬之館二十八年冬築微三十一一年春築臺于郎秋築臺于秦之屬是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疏十月乙亥之十八日也穀梁傳諸侯是為莊公莊公七年卒

是為莊公莊公七年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疏通義云錫命例月重錄之加于聘也趙防曰錫成公命書月者著例也凡

蒙上事月者以著例決之范注上諸侯曰卒傳云重發之者與錫命相連恐日月之為錫命而錄故傳明之其實錫命蒙月也杜云榮氏叔字按榮叔疑書顧命榮公之後

錫者何賜也注上與下之辭疏易師王三錫命釋文鄭本作馬本作賜詩大雅韓奕玉錫韓侯周禮注引作王賜韓侯是賜錫通○注士與下之辭○禮記少儀云其以乘壺酒束修

一大賜人注於卑者曰賜周禮小宗伯職賜卿大夫士爵注賜猶命也禮記曲禮三賜不及車馬注三賜三命也皆為上與下之稱故曲禮命者何加我服也注增加其衣服令有異

又云長者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注增加其衣服令有異於諸侯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未戶

是書經子貢篇 公羊義疏十七

五日納陞六日虎賁七日弓矢八日鈇鉞九日柎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其財物禮百里不過

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疏注增加至諸侯

公羊家說一加服二朱戶三納陞四與馬五樂則六虎賁七

斧鉞八弓矢九柎鬯此傳以命為加我服知公羊家以加服

為九賜第一矣注禮有至不能舊疏云此禮緯含文嘉

文也彼注云諸侯有德當益其地不過百里後有功加以九

賜也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步其言成章行

成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其長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

則以化其民其居處修理房內不泄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其

動作有禮賜以納陞以安其體其勇猛勁疾執義堅強賜以

虎賁以備非常其內懷至仁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行

其克陽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其孝慈父母賜

以柎鬯使之祭祀皆加有德則陰陽和風雨時四方所瞻臣

子所望則有柎鬯之草景星之應是也曲禮注引含文嘉作

九賜此疏云正以變賜言錫與禮九賜之文異所見本亦作

賜也曲禮疏云公羊說九賜之數與含文嘉不同一曰加服

云云異人之說故有參差大略同也按此疏引禮緯注楊疏

引舊說及文選潘勖冊魏公九錫文皆同惟白虎通引禮說

作七日鈇鉞八日弓矢曲禮疏引含文嘉宋注漢書武紀應

劭注同鈇鉞又作斧鉞曲禮疏所引公羊說又與何氏不同

以異義考之蓋先師舊說與韓詩外傳引傳曰諸侯有德天

子錫之一錫車馬二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陞

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柎鬯其次又異穀梁注

云皆所以褒德賞功也德有厚薄功有輕重故命有多少蓋

褒德賞功即所以勸善勸善即所以扶不能論語為政篇所謂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是也注言命至財物通義云錫命

之禮諸侯奉篚服加命書於其上太史述命侯氏降拜升戎

拜太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故經舉命傳舉服也詩唐風籟

五日納陞六日虎賁七日弓矢八日鈇鉞九日柎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其財物禮百里不過

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疏注增加至諸侯

公羊家說一加服二朱戶三納陞四與馬五樂則六虎賁七

斧鉞八弓矢九柎鬯此傳以命為加我服知公羊家以加服

為九賜第一矣注禮有至不能舊疏云此禮緯含文嘉

文也彼注云諸侯有德當益其地不過百里後有功加以九

賜也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步其言成章行

成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其長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

則以化其民其居處修理房內不泄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其

動作有禮賜以納陞以安其體其勇猛勁疾執義堅強賜以

虎賁以備非常其內懷至仁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行

其克陽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其孝慈父母賜

以柎鬯使之祭祀皆加有德則陰陽和風雨時四方所瞻臣

子所望則有柎鬯之草景星之應是也曲禮注引含文嘉作

九賜此疏云正以變賜言錫與禮九賜之文異所見本亦作

賜也曲禮疏云公羊說九賜之數與含文嘉不同一曰加服

云云異人之說故有參差大略同也按此疏引禮緯注楊疏

引舊說及文選潘勖冊魏公九錫文皆同惟白虎通引禮說

作七日鈇鉞八日弓矢曲禮疏引含文嘉宋注漢書武紀應

劭注同鈇鉞又作斧鉞曲禮疏所引公羊說又與何氏不同

以異義考之蓋先師舊說與韓詩外傳引傳曰諸侯有德天

子錫之一錫車馬二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陞

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柎鬯其次又異穀梁注

云皆所以褒德賞功也德有厚薄功有輕重故命有多少蓋

褒德賞功即所以勸善勸善即所以扶不能論語為政篇所謂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是也注言命至財物通義云錫命

之禮諸侯奉篚服加命書於其上太史述命侯氏降拜升戎

拜太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故經舉命傳舉服也詩唐風籟

許何說同白虎通攷黜篇五十里不過五賜而進爵士七十里不過七賜而進爵士能有大小行有進退亦與此同白虎通又載一說盛德始封百里者賜三等得征伐專殺斷獄七十里伯始封賜三等至虎賁百人後有功賜弓矢後有功賜

伯魯增爵為侯益土百里復有功入為三公五千里子男始封賜一等至樂則稍賜至虎賁增爵為伯復有功稍賜至桓

魯增爵為侯則以九錫分三等黜陟與此其言桓公何注據微異蓋彼以子男三命伯六命侯九命也

錫文公命不言諡疏注據錫至言諡○即文元年夏四追命

也注舉諡明知追命死者禮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諡不當復

加錫不言天王者桓行實惡而乃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云爾

疏注舉諡至死者○以言桓與文元年止稱公異也杜氏釋例云天子錫命其詳未聞諸侯或即位而見錫或歷年乃

加錫或已薨而追錫魯桓薨後見錫則亦衛襄之比也魯文即位見錫則亦晉惠之比也魯成八年齊靈二十三年乃見錫隨恩所加得失存乎其事也○注禮生至加錫○穀梁傳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通典引異義春秋公羊說王使榮叔錫魯桓公命進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有罪又可追而刑耶春秋左氏譏其錫篡

試之君無譏錫死者文也按注云桓行實惡追錫之尤悖天道則亦兼左氏義矣惠氏士奇春秋說云諸侯薨天子追命無聞焉惟周官大史大喪讀誄小喪賜諡小喪謂諸侯喪其卿大夫喪則小史賜諡讀誄蓋賜諡必有誄詞皆大史賜之小史讀之昭七年左傳衛襄公卒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之曰叔父陟恪云云此誄詞也穀梁傳又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在也注爵人於朝與士共之當召而錫也○周禮大宗伯職曰王命諸侯則饋之是來受命蓋諸侯如有功德可褒宜及其生以示崇獎死後乃追錫之無謂也○注不言至云爾○莊氏存與云不稱天何也貶天子可乎曰以天道臨之可也君臣之義嫡妾之辨人莫大焉天莫大焉又通義云周公制禮諡以易名然而有幽靈厲戾者諸侯受諡於天子天子稱天以諡之自尊臨卑雖君父之惡臣子有不得而隱也君子蓋取此義施之春秋以春先王以王先正月君曰諸侯有罪正之以王王有罪正之以天桓公之行是謂無王無王之入而追命之是謂無天凡內錄王使唯加禮於桓公成風之喪者不稱天其故可知矣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桓公推刃於同父成風以妾母儷小君父子之恩缺夫婦之分亂而君臣之義或幾乎熄矣文王之道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魯廢文王之法度而天子方崇獎之非所以欽承王業欽若君道也雖然尊者不可以屢譏故來聘來求車皆不去天

將於失之重者壹譏而已蓋莫重乎其追錫命宋本悖誤存

王姬歸于齊

何以書我主之也注魯主女為父母道故恩錄而書之內女

歸例月外女不月者聖人探人情以制恩實不如魯女也疏

注魯主至書之通義云由我嫁故同於內女家鉉翁曰書

云釐降二女于婚滿詩序言王姬下嫁于諸侯曰降曰下猶

有自上而下之意至春秋垂法則曰于姬歸于齊與列國女

嫁諸侯者無異詞所以見陰從陽夫倡婦不以天子女至貴

而素居室之大倫其慮後世遠矣穀梁傳為之中者歸之也

按此與伯姬歸于紀伯姬歸于宋同一書法是比於內女緣

我主之有父母道故從內女恩錄之然則一書法是比於內女緣

齊非魯主婚因過魯當有送迎之禮故亦從內女錄也○注

內女至女也○各本無也字宋本標起訖作女也常據補內

女月者隱三年冬十月伯姬歸于宋之屬是也此書時故略也

紀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之屬是也此書時故略也

緣人情以制禮親親之殺不能無厚薄重輕故略也

齊師遷紀邾鄆郚疏杜云邾在東莞臨胸縣東南邾在朱虛縣

此紀三邑也邾一作駢後為齊大夫伯氏邑管仲奪伯氏駢

邑三百即此在今青州府臨胸縣東南邾在今萊州府昌邑

縣西北三十里邾在今青州府安丘縣西南六十里有郚山

四面險絕其上實平約數百里有古城遺址即郚城也晉朱

虛縣在臨胸縣東六十里一統志餅縣故城在安丘縣西南嶧山北訾

亭在萊州昌邑縣西即古郚邑訾同音方輿紀要列餅城於安丘縣又以訾城在昌邑縣西北六十里又十五里為郚

城名勝志瓦亭社在縣西三十里是郚邑故址左氏以此三

邑為紀邑杜云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與公

羊義同穀梁傳紀國也邾鄆郚國也以邾鄆郚為一國名又

曰或曰遷紀于邾鄆郚則宜加于以絕之不如公羊左氏為

是通義云邾鄆郚三邑名穀梁說三者為國謬也

遷之者何取之也注以稱師知取之疏注以稱至取之○決

非以兵取也此傳明經文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也注據葛

之遷為取非訓遷為取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也注據葛

人伐杞取辛婁疏注據葛至辛婁○見隱四年為襄公諱也

注襄公將復讎於紀故先孤弱取其邑本不為利舉故為諱

是青經詳賣扁公羊義疏十七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不舉伐順諱文也疏注襄公至文也○襄公復讎事見下四年傳襄公取邾郚部當坐取邑春秋與襄公之誠不為利也不書取并不書伐皆所以順諱文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注將大滅

紀從此始故重而書之疏春秋大其復讎為襄公諱滅故下四年經曰紀侯大去其國於此書

其取邑為大復讎先張義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注慶父幼少將兵不讎者從不言弟意亦起之疏十行本伐下脫於字短七年焚咸丘傳云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文與此同又昭三十二年取闕傳云闕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與受濫為亟是邑不繫國本有二例

故此及桓七年如此解也通義云蓋咸丘為魯所焚邾婁君遷都於此焉穀梁傳國而曰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一曰君在而重之也杜說左傳以於餘丘為國名左氏亦無說杜故違二傳也○注慶父至起之○下二十七年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母弟也然則莊公於桓六年生時年十五慶父為其弟年宜十三四故云幼少將兵矣杜氏以為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之庶兄其釋例云經書公子慶父伐於餘丘而公羊以為莊公母弟計其年歲既未能統軍又無晉悼王孫滿幼知之文此蓋公羊之妄而先儒曾不覺悟取以為左氏義今推案傳之士下邽父之弑隱公皆諮謀於桓公則桓公已成人也傳曰生桓公而惠公薨明仲子唯有此男非謂生在薨年也桓已成入而弑隱即位乃娶於齊自應有長庶故氏曰孟莊明證也公疾問後於叔牙牙稱慶父材疑同母弟也傳稱季友文姜之愛子與公同生故以死奉般情義相推考之左氏有若符契知不然者慶父年幼將兵本不必實有統軍之能虛假其名以為統帥當時自必有撫軍之人慶父如果莊公之兄則庶長稱孟可矣何必又字其仲後世子孫稱仲孫氏經皆書仲其為莊公之弟明矣亦稱孟者對叔季氏為孟耳文元年注云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卑任以權也此慶父為莊之母弟例合稱弟削去弟文則譏意見矣故云從不言弟意起之也齊氏召南考證云何休

謂是公弟以莊三十二年傳叔牙曰魯一生一及慶父也存是慶父為弟之明證也史記魯世家亦取公羊為說曰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休言不為無據舊疏云魯得言公子者方錄異辭故獨不言弟也諸侯得言子弟者一國失賢輕按內大夫惟公弟叔牙卒書弟非在位子弟也其餘母弟見於經者惟公子慶父公子友公子慶父如陳是通乎己之私行亦無緣書弟故無弟文也公子慶父年幼將兵浸至於弑二君幾亡魯國春秋於莊公即位書之履霜堅冰非一朝一夕之故也通義云貶不稱弟不稱弟發傳者與牙同罪從彼傳可知然友亦不稱弟何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為錄焉爾注據王后崩猶

不錄疏注據王至不錄○春秋書天王崩無王后崩文也王

齊之王姬無卒文明非由我注魯主女為父母道

主故不恩錄之同乎內女也注魯主女為父母道

故卒錄之明當有恩禮內女卒例日外女卒不日者實不如魯女也疏其嫁則有兄弟之恩死則服之服之故書卒按此

與紀伯姬卒紀叔姬卒宋伯姬卒同一書法是同之內女卒錄之矣禮記檀弓云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鄭云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為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當為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是鄭以由魯嫁一說為是正用公羊義也有恩禮者即為之服是也禮喪服大功章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姑姊妹在室期出降一等大功王姬比之內女故大功也若嫁於大夫則無服卑不敵故也故高固所迎之子叔姬無卒文也天子之女嫁於諸侯亦無服若嫁於王者之後亦大功矣若魯莊元年王姬亦宜為之大功喪服女子出嫁為其昆弟亦降一等服大功也檀弓疏云喪服云女子子為父後期謂大夫士妻有往來歸宗之義故喪服傳云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鄭答趙商曰自其家之宗言宗及小宗故知是大夫士也諸侯夫人父母卒無復歸備之理故知諸侯夫人為兄弟為諸侯者亦止大功也熊氏以為服期非也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卑賤降等雖不為臣猶服斬衰與此別也通義云不言齊侯夫人而以王姬繫齊醕同於內女文○注內女至魯女也○僖十六年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又成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襄三十年夏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之屬是內女卒皆日也此不日故解之猶王姬歸齊不月之義也

而下四年三月紀伯姬卒不日者彼注云卒不日葬日魯本
宜葬之故移恩錄文於葬也故下二十九年十二月紀叔姬
卒亦不日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郕注書者婦人無外事外則

近淫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疏左氏穀

禘下四年同杜云齊地玉篇衣部禘之若反齊地郕故到切

齊侯致禘媚杏于衛杜云三邑皆齊西界據此當為齊魯衛

三國分界之地七經孟子考文二作一非范云齊地用杜義

○注書者至近淫○左傳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白

虎通喪服云婦人不出竟吊者婦人無外事防淫泆也詩南

山序淫乎其妹箋云莊公即位後猶復會齊侯于禚于祝

又如齊師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按下四年于

祝丘注亦云與會郕同義故左傳云書姦也穀梁傳婦人既

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論衡書虛

云魯文姜齊襄公之妹也襄公通焉春秋經曰莊二年冬夫

人姜氏會齊侯于郕引公羊經也傳無明文言會則淫見矣

○注不致至是也○即文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三月夫人

姜氏至自齊注云奔父母之喪也又云出獨致者得禮故與

臣子辭即此注之有出道也禮記雜記云婦人非三年之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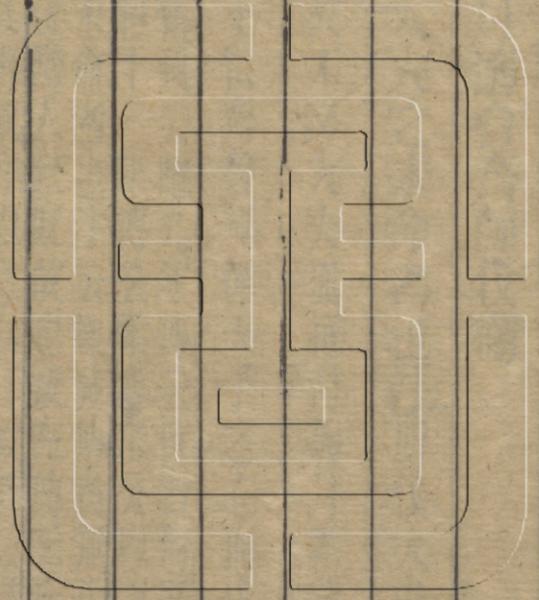
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

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注奔父母之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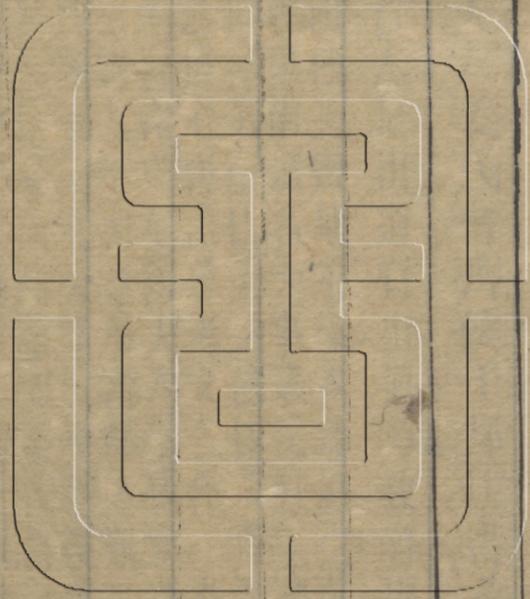
喪也是夫人惟奔喪出故與臣子辭書致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終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七



常熟丁國鈞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子二百六

南善書院

公羊義疏十八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三年公會於葵丘
盡四年

三年春王正月朔會齊師伐衛

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所伐大夫不卒者莊公薄於

臣子之恩故不卒大夫與桓同義月者衛朔背叛出奔天子

新立衛公子留齊魯無憚天子之心而伐之故明惡重於伐

故月也疏舊疏云隱九年傳云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云輒發傳者無氏嫌貶也然則今復

發傳者嫌會讎人致貶故也按左傳云疾不明所疾何事杜

氏以為疾其專政亦以意言耳穀梁云其不稱公子何也惡

其會讎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舊疏蓋駁穀梁說耳注

所伐至大夫○舊疏云知未命大夫得書卒者正見隱九年

略也即其義按將兵大夫稱名雖未命蓋亦三卿之一隱五年傳云將尊師少稱將也○注與桓同義○舊疏云桓十一年柔會宋公已下于折傳曰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彼注云所以不卒柔者深薄桓公不與有恩禮於大夫也按柔蓋亦三卿之一桓莊皆薄臣子之恩故去卒以示譏○注月者至月也○舊疏云世本及史記並有其事齊氏召南考證云按史記衛世家曰惠公奔齊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其伐衛納惠公是此役伐衛乃奉王命非違王命也如何說則齊魯違王命矣以左傳證之史記是也按以左氏證之亦當與公羊同義下五年公會諸侯伐衛納惠公六年王人子突救衛救衛者救黔牟也明黔牟天子所立故得奔於周也世家又去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客舍黔牟與燕伐周如惠公為王命所納黔牟無緣復為周所立衛惠無為怨周史公亦自承盾也舊疏云此以征伐例時即上年公子慶父伐於餘工之屬是也今此月者背叛出奔罪重故也是月為惡詞明重於伐矣通義云此兩惡并重錄責之甚也凡侵伐常例時間有月者皆殊文以見美惡諸侯之師以錄月者為善公會侵蔡伐楚宋公伐齊是也大夫之師以錄月者為惡湯會伐衛公孫慈令侵陳是也君臣殊科故得相反以成其義范引徐邈曰齊受天子罪人為之與師而與魯同其理危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注莊公馮篡不見書葬者篡以討除非以起

他事不見也疏注莊公至見也○僖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

醫卒于扈注不書葬者篡也是篡不明者則貶去葬以見義

若如衛人立晉見於隱四年傳云立者何立者不宜立其篡

已明故桓十三年書葬衛宣公齊小白入于齊見下九年傳

曰其言入何篡辭也是篡亦明故僖十八年書葬齊桓公齊

陽生入于齊見哀六年亦書入以明篡故哀十年書葬齊悼

公其入國即位之初皆有立納入文者不嫌非篡則不必貶

去其葬也宋莊公初篡不明理合去葬見義今書葬者正以

繆公有讓國之善計其父助而除其篡罪也隱三年注繆公

亦死而讓得為功者反正也蓋以盈大居正之義故也通義云篡未明而書葬者為繆公之諱與喜時同義是也舊疏云襄十四年夏衛侯衎出奔齊至二十六年春甯喜弑其君剽衛侯衎復歸于衛傳云然則曷為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注云起衛侯失眾出奔故不書剽立剽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又宣六年傳而立成公黑臀彼注云不書者以惡夷獯也然則剽與成公之篡皆不惡者以惡衎與夷獯矣是為以起他事不見今宋莊公之立不書惡之者自以計除之不見義故云非以起他事不見也既以討除則迺然無罪故得書葬又云晉侯重耳亦篡不明而僖公三十三年

得書葬晉文公者春秋為賢者諱故也

五月葬桓王

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注改更也改葬服輕不

當月月者時無非常之變榮奢改葬爾故惡錄之書者諸侯

當有恩禮疏前云謹按言字衍文也當作此未有崩者蓋謂

也僖十九年傳此未有伐者三十一傳此未有伐曹者皆

其例也莊十八年傳此未有言伐者唐石經無言字以彼例

此可知言字之衍矣穀梁傳云傳曰改葬也注若實改葬當

言改以明之猶刻牛之口傷改卜牛是也傳當以七年乃葬

故謂之改葬是范不以傳言為然舊疏云經宜書改而不書

改者蓋以天在之崩去此七年是改可知何勞書改其改卜

牛須書改者若直言卜牛嫌卜前口傷之牛故須言改以明

之是徐疏隱駁范氏義也○注改更也○詩鄭風緇衣云敝

子又改為兮傳改更也廣雅釋詁改更也國語魯語執政未

改章注改易也易亦更也更改雙聲○注改葬至當月○禮

喪服改葬總注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也言改

葬者明棺物壞敗故謂之如葬時也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

從墓之墓禮宜同也服總者臣為君也子為父也妻為夫也

必服總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總三月而除之疏云按既

夕記朝廟至廟中更設遷祖奠此移柩向新葬之處所設之

奠亦如士斂之奠士用豚三鼎則大夫已上更加牲牢大夫

用特牲諸侯用少牢天子用太牢可知朝廟載柩之時士用

與朝廟同可知通典徐整問射慈云改葬總其奠如大斂從

無遺奠之禮其餘親皆弔服按呂氏春秋開春篇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爨水鬻其墓見棺之前和此鄭氏所謂噴墓以他故崩壞者故韓愈改葬服議云改葬者為山崩水涌毀其墓若文王之葬王季是也穀梁傳云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注總者五服最下故云服輕也通典載蔡謨等說以為改葬宜斬衰韓愈云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他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言總也其說是矣所以鄭氏專指臣子妻三項江氏筠云改葬究竟誰改之三者皆是主改葬之人所以其義獨精范甯云言舉下緇主從總皆反其故服因葬桓王記改葬之禮不謂改葬桓王當服總也甯之先君與蔡司徒論之詳矣則范德之論同於蔡謨矣彼又引江熙曰葬稱公舉五等之上改葬禮總舉五服之下以喪緇貌遠也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緇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言緇釋所以總也是江氏以皆服總也蓋年遠改葬較之初葬雖有異但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也馬氏云棺有弛壞將亡尸置故制改葬棺物敗之設之如初其奠如大斂時不制斬者禮已終也從墓之墓事已而除不必三月唯三年者服總期以下無服王氏云本有三年之服者道有遠近或有艱故既葬而除不得待有三月之限案馬王與鄭略同唯云事已而除不待三月與鄭異後儒多從鄭說故通典引

趙商答陳樸問謂當待三月以序其餘哀庚蔚之云改葬所以總而不重者當以送亡有已復生有節若用始亡之服則是死其親故制總以示變吉既有其服若旬月而葬則當如鄭氏說卒總之限三月而除若葬過三月者須葬畢釋服服為葬說故也韓愈云或曰經言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殯至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是皆從鄭說何氏不著既葬而除之說當亦如鄭義又云不當月以決昭二十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之文彼宜服重故月明此服輕不必如蔡謨范甯等反重服也左氏傳緩也似不得緩至七年非如後世青鳥術或有求卜吉壤停棺不葬之事穀梁引或曰卻尸以求諸侯亦非人情應如范氏所駁惠氏士奇春秋說云魯莊三年葬桓王或云緩葬或云改葬緩至七年學者疑之於是而有卻尸以求諸侯之說似改葬近之春秋書改下曷為不書改葬改下禮也改葬非禮也何以知之以周禮知之春官冢人掌正墓位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遷而改之則昭穆亂矣墓位焉得正乎地官媒氏禁遷葬者謂禁民間之遷葬也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三日族墳墓是葬各以其族焉可遷又焉可改而冢人亦有族葬之法故遷葬者媒氏禁之墓大夫掌其禁焉春秋魯改葬惠公鄭改葬幽公齊改葬莊公皆不書以此知改葬非禮也○注月者至錄之○舊疏引春秋說云恆星不見

皇清經年賈扁公羊義疏十八

周人榮奢改葬桓王冢死尸復擾終不覺穀梁疏引感精符云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而王不懼使榮叔改葬桓王奢麗太甚嚴氏亦云疏引春秋說穀梁疏乃感精符文知解中凡言春秋說者皆春秋緯書作解者用漢人之法不出書名耳按春說說即春秋緯星也不必即感精符文感精符以改葬桓王在恆星不見後與春秋四達舊疏所引春秋說似因改葬榮奢乃致恆星之變故又引宋均說云由三年改葬故七年恆星不見夜明者由此榮奢改葬故惡而書月以深錄之也言時無非常之變則有變者可改葬如王季之墓為樂水所齧喪服注所謂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是也通義云是文九年傳所謂過時書者也改葬之服總禮則有之然骨肉歸復於土其道尚靜苟有陵谷之變至動尸移柩孝子仁人所未忍言也卜葬之辭曰考降無有近悔舉天下而葬一人未能遠悔尚復改葬蓋不慎矣若乃無非常之變榮奢更葬尤春秋之所惡也古不脩墓况改葬乎○注書者至恩禮○文九年傳云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我有往者則書注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然則此改葬桓王亦宜有恩禮故書之也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疏

杜云鄆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一統志青州臨淄縣案國語齊語云齊桓公初立正封域東至於紀鄆蓋特存之齊都臨淄而鄆即在臨淄之境則知桓公初年

齊之東向地甚狹也齊氏召南考證云按東安平前漢屬菑川國後漢屬北海國前志注引孟康曰今鄆亭是也後志注引此傳東萊集引此注無東字誤也水經注淄水篇女水東北流逕東安平縣故城故鄆亭也春秋魯莊公三年紀季以鄆入于齊公羊傳曰季者何紀侯弟也賢其服罪請鄆存五祀按述征記女水至安平城南伏流十五年然後更流注北楊水城故鄆亭也是鄆亭在齊國東東平縣南十餘里馬氏宗禮說

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以不名賢也疏

史記始皇本紀贊云紀季以鄆春秋

不名杜云季紀侯弟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為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故書字貴之何賢乎紀季注據叛也疏注據叛也○左傳疏引劉賈謂紀季以鄆奔齊不本黑肱以濫來奔之屬詞同似皆據地外叛劉賈等因如彼說故何氏據以難也杜以為貴之蓋本公羊說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注紀與齊為

讎不直齊大紀小季知必亡故以鄆首服先祖有罪於齊請為五廟後以鄆共祭祀存姑姊妹稱字賢之者以存先祖之

功則除出奔之罪明其知權言入者難辭賢季有難去兄入齊之心故見之男謂女先生為姊後生為妹父之姊妹為姑

疏穀梁傳曰鄆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鄆事齊也亦即服罪受春秋者非唯子夏故有他師矣其隱十一年記子沈子者

欲明子夏所傳非獨公羊氏矣故輒記其人以廣義也公羊問答云問元郝氏經以魯子皆是曾子之譌昭十九年傳引

樂正子春為說子春是曾子弟子則此為曾子無疑也此說可信否曰按元和姓纂周公子伯禽至頃公三十四代九百

餘年為楚所滅子孫以國為是漢魯賜楊人也據此則孔氏之徒受春秋者尚無魯姓也又按董仲舒繁露引故曾子子

石盛美齊侯安諸侯云云則曾子亦深於春秋者此處云為曾子更無疑矣又按王海急就篇魯春秋注已引公羊傳魯

子其誤已久講後五廟以存姑姊妹者通義云謹按喪服女子適人不降昆弟之為父後者其傳曰婦人雖在外必有歸

宗曰小宗故服期也言五廟無後則姑姊妹之嫁者有所取無所歸故以存姑姊妹為詞舊疏云季為附庸而得有五廟

者舊說云此諸侯之禮故也直言存姑姊妹不言兄弟子姪者謀不敢言之欲言兄弟子姪亦隨國亡但外出之女有所

歸趨而已校勘記云惠棟云董子以魯子曰為紀侯謂其弟

之語又云以鄆入于齊者實紀侯為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

紀季按左傳云紀季以鄆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注判分也

言分為附庸始於此文下四年傳云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

季似亦以鄆入齊為紀侯所屬矣與董生說同○注紀與至

姊妹○舊疏云凡言首者先服之辭紀國未滅今以往服故

謂之首服按今律有自首首告之科同此義先服有罪於齊

事在下四年傳通義云惠士奇曰古者諸侯受封必有采地

百里諸侯以三十里為采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紕使子孫賢者守

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封之君是謂采此韓詩外傳云說必有

所據邾鄆鄆者紀之封鄆者紀之采遷封而留采故紀滅而

鄆存然則紀季蓋紀子孫之賢者與附庸有采無封附於五

等封內故曰附庸若紀季以鄆入于齊則附于齊之封內為

齊附庸矣按韓詩之說自謂天子以正紕滅有罪諸侯者言

故留其采與賢子孫守其始封之祀若春秋以強併弱以犬

是青巫祥賣扁

公羊義疏十八

六

以下敵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為是是故託賢於紀季以見季之弗為也紀季弗為而紀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其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無善一名而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取賢也固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褒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詭其罪之辭也移之紀季故告羅於齊者實莊公為之而春秋諱其辭以子臧孫辰以鄙入于齊者實紀侯為之而春秋詭其辭以子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難者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書不聽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將復離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幸廟之主不可不以死也汝以鄙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然則董生所據公羊以為本美紀侯詭其辭於季耳與何氏少異何氏自以季存祖之功除其出奔之罪子以知權故稱字賢之然繁露亦引公羊曰夷祭仲荀息曼姑為例則是亦以紀季為能行權也矣所謂博而要詳而反也○注言入至見之○舊疏云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定十三年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之屬皆是不獲已故以為難辭公羊問答云去既服罪矣而又有難辭何也曰此當與繁露參觀繁露曰紀侯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汝以鄙往服罪于齊據此則紀季之服罪實紀侯使之故雖迫於先命而猶有

不忍去之心故經書入以起之舉凡常例之大夫不得專地公子無去國之義君子不避外難皆不足以責之夫亦曰彼有所使之也不然使紀季自主之方且罪之不暇而又何賢乎按以何氏解入之義證之則亦兼董子義矣左疏引賈云紀季以鄙奔齊不言叛不能專鄙也按如專鄙則或據邑距君或竊地他國季皆不然故不言叛也亦與何義相足○注男謂至為姑○爾雅釋親文釋名釋親屬云姊積也猶曰始出積時多而明也姊妹也猶曰始入歷時少尚味也白虎通三綱六紀云姊妹者恣也妹者未也詩衛風泉水云遂及伯姊是女子亦謂先生為姊也釋名又云姑故也言於己為久故之人也詩疏引孫炎爾雅注云姑之言古尊老之稱也左傳疏引樊光爾雅注云春秋傳曰姑姑姊妹按今襄三十一年左傳有公姑姑又列女傳有梁節姑姑姊妹魯義姑姊蓋謂父姊為姑姑父姊為姊妹也樊光所引春秋傳蓋即此傳語禮喪服及記皆姑姑姊妹連稱為其同為期親故也白虎通又云男稱兄弟女稱姊妹何男女異姓故別其稱也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父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何也以為諸父曰內親也故別稱之也姑當外適人疏故總言之也

冬公次于郎注

次者兵舍止之名疏左氏作于滑杜云滑鄭地在後漢志襄邑有滑此杜氏所本也今歸德府睢州有滑亭按刺公欲救紀而不能則次為紀出紀在魯東滑與郎皆在

公羊義疏十八

按西故下注云惡公救人避難道還也左傳以為將會鄭伯紀紀難故作滑公穀皆無此義○注次者至之名○穀梁傳謀止也左傳凡師一宿為舍再舍為信過信為次按所止舍次可曰次故周禮宮正職以時比宮中之宮府次舍之眾寡皆鄭謂次諸吏直宿又宮伯職授八次入舍之職事先鄭謂後內曰次在外曰舍左傳襄二十六年師陳焚次杜云次舍在因之安行旅處為旅次易旅二爻旅師次張幄所止亦曰也周禮掌次職則張次小次市亭亦曰次又司市職于思次以命市而聽大治大訟蒞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推之星次所躔亦為次禮記月令曰窮于次是也所處亦曰次國語之語五刑三次韋注次處也蓋凡暫處者皆得次名兵所止魯曰次亦以不久故也舊疏云正以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舍于聶北救邢次之文故也

其言次于郎何注國內兵不當書公斂處父帥師而至雖有事而猶不書是也疏注國內至是也○見定八年傳不當闕

十二年書公圍成者彼注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為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其昭十三年書叔弓帥師圍費彼無注費亦季氏強邑經書叔弓之圍刺欲救紀而後其亦書公圍成之意與郎為內地見桓十年

不能也注惡公既救人辟難道還故書其止次以起之諸侯

本有相救之道所以抑強消亂也次例時疏注惡公至起之

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注畏齊是辟難義也杜氏釋例云兵未

有所加所次則書之以示遲速公次于滑師次于郎是也既

書兵所加則不書次以事為宜非虛次諸久兵而不書次是

也既書兵所加而又書次義有取於次遂伐楚次于陘盟于

壯上遂次于匡是也所記或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在

事後事成而次也按此救紀不能無事可成故書次以示譏

左疏引賈氏皆以為善次非也○注諸侯至亂也○閔二年

左傳云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師以從簡書又僖元年

傳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本有相救之道以抑強消

亂也舊疏云言此者欲道春秋善齊襄復仇不書其滅而刺

魯侯不救紀者以諸侯本有相救之道是以刺不相救也而

牛酒曰犒加飯羹曰饗月者再出重也三出不月者省文從
 可知例疏左氏饗作享國語魯語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周禮
 分下獻上曰享上受下曰饗非也孟子萬章而百神享之亦
 下獻上乎○注書者至同義○上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
 氏會齊侯于郚是也彼注云書者婦人無外事外事則淫
 此同彼義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婦人主內事不主外事與
 內祭不與外祭外祭郊社是也內祭宗廟是也古者聘享之
 禮皆行于廟故后夫人得與焉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夫
 人亦使下大夫勞聘君以圭享君以璧夫人以璋享用琮既
 卒事君使卿歸太禮夫人亦使下大夫歸禮皆謂王同姓未
 人助之周禮內宰職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謂王同姓未
 為賓客者裸則后亞王而禮賓獻則后亞王而禮賓內宰皆
 贊云大行人職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酢再
 裸者謂王裸后亞裸王裸酌圭鬯后亞裸酌璋瓊皆宗伯攝
 之拜送則王及后也坊記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
 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享廢夫人之禮王享諸侯及
 諸侯自相享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至春秋
 而其禮不行久矣禮可以義起亦可以義止莊四年夫人姜
 氏饗齊侯于祝丘猶假古禮而竊行之書祝王則非宗廟也
 書齊侯則非同姓也書夫人則非攝獻也以國君之母乃竊

出而獨行享禮於外君子於是病魯莊公古有夫人享諸侯
 之禮未聞夫人會諸侯之禮春秋屢書會于禚于防于穀言
 享非正也會甚矣其後僖公夫人亦奉而行之奉為家法陽
 穀及卞兩會齊侯魯秉周禮此何禮也○注牛酒曰犒○淮
 南汜論訓犒以十二牛高注牛羊曰犒其枯槁也說文無
 犒字据高誘說當即犒字緣設牛酒其其枯槁故即謂之犒
 蓋因其枯槁而潤之曰犒猶因其勞苦而慰之曰勞也周禮
 牛人職軍事其其犒牛亦作醕斥彭長田君碑史見勞醕芳
 馨覆芬是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春秋屢見犒師之文而
 說文無犒字張有復古編謂即犒字果何所据曰經典無以
 犒與犒通者唯玉篇犒與犒通故謙中從之其實不足据也
 攻牛人疏云將帥在軍枯槁之賜牛謂之犒牛又大行人職
 云若國師役則令犒禘之注故書犒為稟鄭司農云稟當為
 犒謂犒師也左傳公使展喜犒師服注以師枯槁故饋之飲
 食然則犒本从本後入因此犒牛字妄改為牛旁爾○注加
 飯羹曰饗○周禮春人職注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疏
 云燕禮無食米食禮無飲酒若饗禮則有飲酒有食米故云
 饗禮兼燕與食也淮南汜論訓注又云酒肉曰饗周禮藁人
 職書其等以饗工注饗酒肴勞之也按大行人職云饗禮九
 獻注饗設盛禮以飲賓也蓋此自用饗禮饗齊侯聘義所謂
 酒清人渴而不敢飲馬肉乾入飢而不敢食者非僅加酒肴
 之謂故穀梁注曰饗食也兩君相見之禮也禮士昏禮云舅

姑其饗婦注以酒食勞人曰饗雖止一獻為其禮之至大故於厥明行之焉鄂本飯作節通○注月者至知例○舊疏云上二年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郟出亦書月而言再出重者正以下文重出皆無月故也而上二年月者自為下經乙酉宋公馬卒其會仍自不蒙月矣三出不月者即下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是也按穀梁傳云饗甚矣注以非禮尤甚故謹而月之再出又饗故為重也

三月紀伯姬卒

注禮天子諸侯絕期大夫絕總天子唯女之適

二王後者諸侯唯女之為諸侯夫人者恩得申故卒之疏禮注天至卒之○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范云禮諸侯絕期傍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已同則為之服大功九月變不為之變如其倫之喪之變謂變服也范說非白虎通喪服云天子為諸侯絕期何示同愛百姓明不獨親其親也故禮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達乎天子卿大夫降總重公正也禮記檀弓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注古謂殷時也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伯文殷時滕君也蓋殷時天子諸侯無絕旁期

之禮故滕伯文為世叔父乃昆弟之子皆如本服齊衰期也殷道親親周道尊尊故二代之制不同故禮喪服大功章君為姑姊妹女子子之嫁于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疏國君絕期以下今為尊同故亦不降依降服大功檀弓又云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妾齊衰禮與疏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又云齊穀王姬之喪魯莊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注王姬周女齊襄公夫人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為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是與此同也通典引馬融喪服注云君諸侯也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服也不言諸侯者關天子元士卿大夫也上但言君者欲關天子元士卿大夫嫁女諸侯皆為大功也又曰諸侯絕周姑姊妹在室無服也嫁於國君者尊與已同故服周親服按馬氏前一說謂天子之卿大夫士嫁女於國君皆服大功如邦人然也以尊同之義核之其說非也大功章又云大夫大夫之妻夫之公之昆弟為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大夫者通典引馬氏云此上四人者各為其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服也在室大功嫁於大夫大功尊同也按在室大功功以在大夫尊降之限嫁大夫尊同故不復重降嫁士則小功按在室大功云云疑後人申釋馬注之語非其原文也賈疏云此大夫大夫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四等人尊卑同皆降旁姑姊妹已下一等大功又以出降一等當小功但嫁於

大夫尊同無尊降直有出降故皆大功也但大夫妻為命婦若夫之姑姊妹在室及嫁皆小功若不為大夫妻則又降在總服命婦為本親姑姊妹已之女子子因大夫大夫之子為姑姊妹女子子寄文於夫與子姑姊妹之中不煩別見也按此所述大夫等四人至詳其謂大夫之妻為本親姑姊妹非夫之姑姊妹尤精褚氏寅亮云大夫之妻服其本族與男子同因嫁而降雖彼此俱嫁亦止一降無再降也故大夫之妻服其姑姊妹之嫁於大夫者與大夫同程氏瑤田喪服文足徵記云他處不見兩皆出室之例惟此大夫妻為嫁大夫者可見兩相出室無兩相再降者也盛氏世佐云大夫之妻為姑姊妹嫁於大夫者之服在此則其適士當降在小功可知矣此亦命婦以尊降旁親之證也按此四人所降即天子諸侯所絕二王之後王者所不臣故得申其尊服本服大功也喪服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本服期出嫁大功是莫功者其親服也此云恩得申亦謂服大功也言絕期者本其本服言之也通義云伯姬即隱二年所逆者蓋惠公之女莊公之姑喪服大功章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故春秋之義內女嫁於諸侯者錄卒嫁於大夫者不錄卒也其杞伯姬亦諸侯夫人不見卒者杞伯姬者桓公之女也僖之季年猶欲求歸蓋卒於文宣之世於屬為父之姑尊絕旁總沈復出降本以有服恩錄無服則不錄也所傳聞之世恩殺

故杞伯姬叔姬卒皆不日與內大夫義同杜云內女唯諸侯夫人卒葬皆書恩成於敵體釋例其非適諸侯則略之以服制相準也生書其來而死不錄其卒從外大夫比也按不錄卒蓋謂高固所逆之子叔姬之屬者也若諸侯夫人不書卒當如孔義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紀侯大去其國疏繁露玉英云率一國之眾以衛九世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

故為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眾心也故為諱滅以為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穀梁傳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言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彼注引何君廢疾云春秋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其後滅江六不言大去又大去者於齊滅之不明但知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而不言滅縱失襄公之惡反為大去也鄭君釋之曰商臣弑其父大惡也不得但為小人江六之君又無紀侯得民之賢不得變滅言大去也元年冬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鄆入于齊今紀侯大去其國是足起齊滅之矣即以變滅言大去為縱失襄公之惡是乃經也非傳也且春秋因事見義舍此以滅人為罪者自多矣劉氏逢祿難曰論語興滅國公羊傳滅者亡

國之善辭也上下之同力者也故晉人執虞公經不言滅梁
亡沈潰皆不得言滅誠以滅人者當坐取王封之罪而為所
滅者以死社稷乃正以出奔為罪而書滅則皆志其當與也
變滅言大去者為復仇張義明但當逐之不得殺之滅之云
爾若以齊侯為小人則安得諱其滅人之罪而反與為禮大
書齊侯葬紀伯姬乎紀侯得民之說亦望文生義非事實也
若果民畢從之如大王遷岐當書紀侯遷于某以存之矣鄭
以縱失大惡委之於經則何取乎傳乎通義云大去者不返
之詞其君出奔而國為敵所有也由齊言之則為滅由絕言
之則為大去蓋因其可諱而諱之按如董生所記似紀侯死
難並未出奔故有賢之之義蓋亦公羊先師所傳與何氏所
習少異善善從長繁露所記不可不存也若如左穀二家師
說以大去為不反則國滅不能死義宗廟社稷委
之於季置身事外春秋應罪之不暇何為賢之

大夫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

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注据楚莊王亦賢滅蕭不為

諱疏注据楚至為諱○見宣十二年彼注云日者屬上有王
也下十三年齊人滅遂注云不諱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德而
尚武力又功未足除惡蓋時齊桓賢德未著故亦不為諱則

十年齊師滅譚不諱從可知矣莊王伯功已成一於其殺陳
夏徵舒實與之不言執一於其入陳善其納善一於其戰邲
貶荀林父其賢明著而不諱滅蕭故据以難也通義云襄公
他事不足賢獨復仇之心有取焉故為諱惡以成其善俗儒
疑於襄公利紀不得為賢此未明諱之所設也假令襄公不
貪土地酷乎令德更何所諱唯賢其復仇而病其利紀故存
其可法沒其不可法而假以為後世法耳論語述而篇與其
潔也不保其往也戴氏注云君子善善從長惡惡從短諸侯
卿大夫行多過惡而有一節可復讎也疏後漢書逢萌傳云
以立法春秋所不遺此其義與復讎也疏後讀春秋問復讐
之義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注烹煮而殺之疏鄭氏齊
謂此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注烹煮而殺之疏鄭氏齊
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于周懿王使烹焉齊
大變風始作史記齊世家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而
立其弟靜是為胡公徐廣曰周夷王與鄭不同孔氏詩疏云
世家言當周夷王時哀公之同母弟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
為獻公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
諸烹人則是哀闇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不言孝王身有
大罪于國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自懿王為始明懿王
受譖烹矣按齊詩序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
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又云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
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於

馳逐謂之好焉明哀公失政之君故紀侯得以入譜因之受烹也陳氏啓源毛詩稽古編云孔此言當矣汲冢紀年表王三年王致諸侯烹齊哀公徐廣應本此為說然紀年之書非先儒所取信又按顧命齊侯呂伋逆子釗左傳楚子言呂伋事康王則齊丁公伋與康王同時康王後歷昭穆其懿凡四王丁公後歷乙癸及哀僅四君較其世次以哀當共王世胡公也不應更後矣又史記三代世表亦以哀公當共王世胡公當懿王世此皆證據顯然不障如孔氏所云也鄭譜應不誤按懿王以前歲數不明鄭譜懿王下即稱夷王又大雅民勞箋厲王成王七世孫正義云不數孝王故七世似鄭譜無孝王懿夷相承尤易訛傳故也○注烹煮而殺之○老子如烹太牢釋文烹殺煮也淮南說林訓狡兔得而獵犬烹注烹猶殺禮特牲饋食禮烹于門外注烹煮也漢書高帝紀羽烹周苛注烹謂煮而殺之與此同也舊疏云周語亦有其事周語當齊世紀侯譜之以襄公之為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家之誤

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注龜曰卜著曰

筮分半也師喪亡其半疏舊疏云盡者何者以襄公淫泆行

不知問按襄公假復讐為名滅紀春秋因假以張義○注龜日至曰繼○禮記曲禮云龜為卜筮為筮注筮或為著彼疏

引劉向云著之言者龜之言久龜千歲而靈著百歲而神以其長久故能辨吉凶也白虎通引禮三正記云天子龜一尺

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也故其數偶說文仲部著蒿屬也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為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

大夫五尺士三尺蓋著陽也故其數奇禮記疏引師說云卜覆也以覆審吉凶筮決也以決定其惑通鑑引劉向說又云

卜赴也赴來者之心筮問也問筮者之事易繫辭傳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曰蓍之德圓而神

卦之德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似蓍龜知靈相似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者蓋卜人不欲獻公立驪姬設此語阻

之也周禮春官太卜職掌三兆之法一曰三式二曰三式三曰三式四曰三式五曰三式六曰三式七曰三式八曰三式九曰三式十曰三式十一曰三式十二曰三式十三曰三式十四曰三式十五曰三式十六曰三式十七曰三式十八曰三式十九曰三式二十曰三式二十一曰三式二十二曰三式二十三曰三式二十四曰三式二十五曰三式二十六曰三式二十七曰三式二十八曰三式二十九曰三式三十曰三式三十一曰三式三十二曰三式三十三曰三式三十四曰三式三十五曰三式三十六曰三式三十七曰三式三十八曰三式三十九曰三式四十曰三式四十一曰三式四十二曰三式四十三曰三式四十四曰三式四十五曰三式四十六曰三式四十七曰三式四十八曰三式四十九曰三式五十曰三式五十一曰三式五十二曰三式五十三曰三式五十四曰三式五十五曰三式五十六曰三式五十七曰三式五十八曰三式五十九曰三式六十曰三式六十一曰三式六十二曰三式六十三曰三式六十四曰三式六十五曰三式六十六曰三式六十七曰三式六十八曰三式六十九曰三式七十曰三式七十一曰三式七十二曰三式七十三曰三式七十四曰三式七十五曰三式七十六曰三式七十七曰三式七十八曰三式七十九曰三式八十曰三式八十一曰三式八十二曰三式八十三曰三式八十四曰三式八十五曰三式八十六曰三式八十七曰三式八十八曰三式八十九曰三式九十曰三式九十一曰三式九十二曰三式九十三曰三式九十四曰三式九十五曰三式九十六曰三式九十七曰三式九十八曰三式九十九曰三式一百曰三式

豐鏹是用名之焉其經兆之體百二十頌千二百是也筮者太卜又云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注易

者操蓍變易之數可占者也其經卦八其別六十有四也大

是也餘則入於九筮則簪人所掌也八命征象與諸果至雨瘳

巫比巫詞巫參巫環鄭破巫為筮者是也按先鄭云征謂征

伐象謂災變雲物與謂子人物謀謂謀果謂事成與與不至謂至不雨謂雨不瘳謂疾瘳不後鄭易征為巡守象謂有所

造立與謂所與共事果謂以勇決為之若吳伐楚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是也其九筮則後鄭云更

謂遷都邑滅猶愈也謂筮眾心歡否也式謂筮制作法式也
 目謂事眾筮其要所當也易謂民眾不悅筮所改易也比謂
 筮與民和比也祠謂筮牲與日也參謂筮御與右也環謂筮
 可知師不也大事皆先筮後卜筮凶則止所謂卜筮不相襲
 也大小入命而外有立君大封皆眠高作龜大祭祀則眠高
 命龜夫遷大所則貞龜旅則陳龜喪事命龜此又大事之次
 也○注分半至其半○荀子禮論云然則何以分之楊注分
 半也禮記月令云孔生分注分猶半也說文八部分別也从
 入从刀刀以分別物也物分則半故分爲半師寡人死之注
 喪分焉故知爲師喪其半言不必全喪亡也
 襄公答卜者之辭疏注襄公至之辭○通義云師喪分焉寡
 得滅紀雖師喪君死猶以爲吉若長岸之戰楚司馬子魚令
 龜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尙大克之吉其意同按當
 謂師喪半焉寡人即死之示以必死復仇不爲不吉爲祈龜
 詞若曰無爲赤凶兆也舊疏云所以謂死爲吉事者以復讐
 云答以死敗爲榮故也亦通何
 氏卜者之詞亦即告卜者詞也
 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
 九世矣疏齊世家云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夷王
 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
 胡公子復入齊故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

赤爲君是爲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說立九年卒子莊公購
 立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公祿父立三十二年釐公卒大子
 諸兒立是爲襄公是歷胡獻
 武厲文成莊僖襄凡九世也
 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

也注百世大言之爾猶詩云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君子萬年

疏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復百世之讎古周禮說復讎之義
 不過五世謹案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

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
 會于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從周禮說鄭康成無駁與許
 同也周禮疏引異義又云古周禮說復仇可盡五世之內五
 世之外施之於已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惟謂殺
 者之身及在被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按世家子糾小
 白皆襄公之弟故春秋止讎魯莊與襄公狩不譏其會桓且
 衰譏皆壹而已耳故於後無讎文也孔子相定公事不得援
 以相難厲氏鶚齊襄公復九世讎議曰復讎之義見乎禮經
 者父之讎弗與其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未聞有九世也即
 以世讎言之止有五世不應有九世周官調人云父之讎辟
 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賈
 公彥疏云此經略言其不言者皆以服約之伯叔父母姊妹
 妹女子子在室及兄弟眾子一與兄弟同其祖父母曾祖父
 母高祖父母其孫承後皆斬衰皆與父同其不承後者祖與

伯叔同曾祖高祖齊衰三月皆與從父兄弟同自外不見者據服為斷也夫據服為斷則親盡則讎盡故許慎異義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魯桓為齊襄所殺定公是桓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是不復九世之讎也公羊所云諸侯會聚之事必稱先君以相接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其不然矣凡經之所云讎者皆是殺義鄭注父者子之天殺己之天紀侯世著哀公安必懿王之受而烹之不得云紀侯殺之也懿王受齊而烹之則齊襄之讎當在莊王矣天王其可讎乎子胥天雖撻平王之墓左氏紀鄭公辛之言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則公羊父不受誅子復讎之義疏矣乃子胥不聞辱無極之屍何有讐九世之祖而怒其無罪之遠孫哉且齊之政始衰于哀公齊風雞鳴刺哀公之荒淫還刺哀公之好獵外禽內色未或不亡當時于王室必有失朝親貢獻之職者而後紀侯之讐得入之周德雖衰哀公非不受誅彼讎及九世者衡以推刃之說其自相刺謬亦甚矣紀齊同姓國也又當同盟于黃前此齊師遷紀邢部鄆三邑紀季以鄆入于齊齊侯之利其地也久矣甫田之詩刺襄公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是其事也滅同姓無親也滅同盟無信也襄公獸行而賢其復九世之讎此公羊之俗說也按厲氏此說直不知春秋者也春秋為張義之書非紀事之書齊襄利紀土地自不言言春秋因其託名復讎即以復讎子之于復讎非子齊襄也明父祖之讎不可一日忘以

此坊民猶有反顏之讎者稽康為晉文所害稽紹死難於晉惠君子責其忠而不孝矣哀公荒淫天子討之義也設非紀侯之讐安必懿王討之而烹之能令子孫之不讎乎子孫不敢讎天子因讎其所由正子孫私恩之正也齊哀可受周王之誅不必受紀侯之讐復讎于紀正得推刃之義何有刺謬乎服盡則讎盡則尤厲氏之謬說也通義云黃道周曰九世而猶可況於三年之內乎故公羊子善於立言者也後漢書袁紹傳若齊襄報九世之讎上句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文君子大其信○注百世至萬年○說文十也凡眾多皆曰百易繫辭傳百官以治書堯典平章百姓是也引仲之凡極多極久曰百如百年百世皆是大言之者猶言極言之耳詩見夫雅崧高篇君子萬年見不雅瞻彼洛矣亦極言之嵩高不必果峻極于天君子不必果萬年也釋文嵩作崧云本亦作嵩校勘記云維當作惟家亦可乎注家謂大夫家疏注家謂大夫家○左傳桓二年云故天子夫也周禮載師職以家邑之田任稍地注家邑大夫之采地夏官大司馬職家以號名注家謂食采地之臣也是大夫稱家也其實諸侯亦稱家孟子梁惠王云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趙注于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為家者以避萬乘稱國故稱家君臣上下之辭史記吳泰伯以下凡諸侯自為世家索隱引董仲舒云王者封諸侯非官之也得是焉至辟責篇公羊義疏十八左

以代代為家曰不可國何以可注据家不可疏隱三年傳云者也是也非禮也大夫不世故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不得與諸侯同也

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注先君謂哀公今君謂襄公言其恥同也疏國君世以國為體故先君今君其恥同也禮說云

朝聘之禮必稱先君以相接一稱先君則與讎人之子相揖讓可乎春秋為撥亂反正之書是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郟此言復九世之讎則及身而與讎狩者其罪不上通於天乎孟

子曰矯枉者過其正傳故桓言之雖百世可也王應麟曰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讎者無時焉可與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朱子成午讜議曰有天下者

承萬世無疆之統則必有萬世無疆之讎吁何止百世哉顧棟高反譏其不情謂漢武欲困匈奴下詔曰昔齊襄復九世

之讎春秋夫之遂至兵連不解殫財喪師流血千里公羊一言之流毒至此嗟乎設使公羊無此言漢武遂不窮兵贖武哉邊疆之憂何代無國君何以為一體注据非一世疏注据世○禮士冠記云繼世以立諸侯國語周語世后稷聿注父子相繼曰世世世相承自一世至百世皆然故云据非一世

國君以國為體諸侯世故國君為一體也注雖百世號猶稱

齊侯疏禮喪服傳云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

祖而下皆一體也通義云大夫士之義不得世故喪服傳云父子一體也昆弟一體也禮所與使復讎者亦唯父母之讎

不與同生昆弟一體也讎不與聚國也按厲氏明乎此則不牽涉周禮禮記辨讎之說紛紛妄辨益彼經所言皆指大夫士庶言與有國今紀無罪注今紀侯也此非怒與注怒遷怒齊人

者自殊也今紀無罪注今紀侯也此非怒與注怒遷怒齊人語也此非怒其先祖遷之於子孫與疏注怒遷至孫與○論

怒為怒猶不如言如也蓋方言耳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遷怒但謂之怒則文義不明何注非也怒之言弩太過之謂也

方言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劍或謂之弩弩猶怒也荀子君子篇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怒也踰也皆過也是古者謂怒為過今紀無罪此非怒與者言今日之紀無罪乃因其先世有罪而滅之此非太過與東齊謂過為弩則弩者齊人語也又云怒者太過也解者甲遷怒則於怒上曰非也古者有增遷字矣按王說亦通校勘記云於當作于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疏下不義述聞云謹案必無紀

至今有紀者而衍唐石經本闕無紀者三紀侯之不誅至今

字而字數與今本同則原刻曰衍者字矣猶無猶言由無也惠氏棟云猶由

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疏通技莊康四年左傳猶有妖乎正

義古者由猶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

稱先君以相接疏通義云號者玉幣之號若秦伯使遂來聘

者賓主之辭若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按大祝

云一曰祠鄭司農云祠當為辭謂辭命也元謂一曰辭者交

接之辭春秋傳曰古者諸侯相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辭

之辭也禮記表記曰無備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

無相襲也注辭所以通情也禮謂摯也春秋傳曰然則齊紀

古者諸侯有朝聘之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也然則齊紀

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注無說無說憚也疏注無說至

憚宋本同閩本監本手本作悅憚釋文無說音悅注同是陸

本亦作說段氏玉裁云依說文注當作說釋說悅釋憚皆古

今字經義述聞云謹按說當如字讀說即號辭也承上文言

之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

相接今齊之先君為紀所害則齊紀先世有不共戴天之讎

不忍復稱先君故無辭以相接也故曰齊紀無說焉不可以

並立乎天下按正說亦可通舊疏云正以號辭必稱先君是

以齊紀不得並立於天下也古若有明天子則須去其不直

是以上文云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也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疏言

去其君則不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為若行乎注若如也猶曰

得為如此行乎疏注若如至行乎○考工記梓人職毋或若

國語魯語若我往注若如也呂覽下賢云堯論其德行智達

而不若注若如也若如雙聲為訓也經傳釋詞云若猶此也

則襄公得為若行乎謂此也又釋儀二十六年傳曷為以

外內同若辭請此辭也定四年傳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

時可矣謂此時可也論語君子哉若人謂此人也按若亦有

作如此用者書大誥云爾知甯王若勤者言如此勤也孟子

梁惠王篇以若所為求若所欲言如此所為如此所欲也苟

子禮論篇故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

害言如此者必死必害也故史記禮書正義曰不得也不得

云若如此也舊疏云行讀如有予行之行曰不得也不得

則襄公曷為為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注有而無益於治曰

無猶易曰闖其無人疏鹽鐵論論儒云土無天子下無方伯

天下煩亂賢聖之義也○注有而至

是書聖序賈扁公羊義疏十八

七

無人○所引易豐上六爻辭彼作无有人如无人也後漢安
帝紀帝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為天子不明方伯不賢
無益於治雖有如無故直曰無襄十五年左傳其相曰朝也
慧曰無人焉亦此義闡各本作闡非此及易釋文皆苦鴟反
波又引馬鄭云五人貌并闡孟緣恩疾者可也注疾痛也賢
作寧此所引與王輔嗣本同

襄公焉諱者以復讎之義除滅人之惡言大去者為襄公明

義但當遷徙去之不當取而有明亂義也不為文實者方諱

不得貶疏注疾痛也○戒上三年左傳痛心疾首注疾痛也

凡人病疾如痛故謂疾為痛孟子梁惠王篇疾首注頭痛也

是也舊疏云時無明王賢伯以誅無道緣其有恩痛於先祖

者可以許其復讎故曰緣恩疾者可也蓋父祖之讎未復則

痛於心故也包氏慎言去齊襄莊公讎也春秋之夫

齊襄刺魯莊也齊襄不忘遠祖之讎而魯莊忘其父之讎而

為之主婚與之會狩焉會聚必稱先君齊紀無說焉齊魯得

有說乎襄公之卜滅紀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

莊公果有不共戴天之志即上無所訴下無所控而以死喪

決之則襄公之殺不待無知矣紀之滅不曰滅曰大去穀梁

云不使小人得加乎君子正言也公羊曰為襄公諱婉辭也

言以復讎滅人國君子不以滅國坐之文見於此而義起於

彼上不畏天王之誅下不畏方伯之討而輒顏事讎責莊公

不為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為為云上天子則襄公得

方伯緣恩疾者可也九世之祖其恩疾何如其父讎未討書

葬為內量力不責人為莊公量而莊公安然自量如莊公為

不子矣故因假襄公以譏之所謂習其讀問其傳而不知已

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彼為內諱改滅而書入此為賢

諱改滅而曰大去也以復讎之義除滅人之惡亦宋莊公篡

以計除之意也○注言大至義也○校勘記云鄂本宋本而
作有疑誤按解云不當取而有之明其亂正義矣繁露滅國
下云紀侯之所以滅者乃九世之讎也一旦之言危百世之
嗣故曰大去與何義少異舊疏云襄公亂義而不惡者正以
復讎除之按此蓋亦為齊襄盈乎諱也爾如傳義齊紀既不
容並立勢不得不滅其國而又云但當遷徙去之不當取而
有者蓋滅紀之後當上之天子諸侯不得盜有土地也周天
子擇紀賢者立之以奉其後不得取譖者之子孫庶近於義
矣○注不為至得貶○僖元年傳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
與實與而文不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
義不得專封則其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年所謂文
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又見宣十一年所謂文

實也蓋彼責備賢者故文以專封責桓公而實以美桓之存
亡國其美自見無庸為諱襄公本非賢者滅國之罪又重於
專封假復讎以除罪本春秋微詞以責魯莊故曲為襄諱不
必又起貶義也舊疏云凡為文實者皆初以常事為罪而貶
之然後計功除過此齊襄功實未足除過故傳不為文實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疏經六月有乙丑麻有乙亥乙酉乙

乙丑也二十四皆未無乙丑五月之二十三七月之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注据節季姬也疏即僖十六年節

季姬卒無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注徒者無

葬文是也臣子辭也國滅無臣子徒為齊侯所葬故痛而書之明魯宜

當閔傷臨之卒不日葬日者魯本官葬之故移恩錄文於葬

疏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失國故隱

爾猶而已也檀弓用美焉爾言用美焉而已又曰主人自盡

焉爾言主人自盡焉而已公羊傳徒葬於齊爾又不崇朝而

獨雨平天下者唯泰山爾論語鄉黨篇唯謹爾並與而已同

義○注徒者至所葬○廣韻徒空也又但也葬者生者之事

國滅君亡無臣子故但為齊侯所葬耳各本所葬作所殺誤

依鄂本正○注故痛至臨之○禮喪服不杖期章姊妹女

子子適人無主者魯女嫁為諸侯夫人本無尊降宜止出降

大功今夫國已亡魯宜依無主之服服本服期喪服傳無主

者謂其無祭主者何以期也為其無祭主故也注無主後

者人之所哀憐不忍降之雖係士禮喪服經載大夫之子為

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亦期大夫與大夫之子同推之諸侯

禮亦宜然故痛而書之明當閔傷臨之也○注卒不至於葬

而紀伯姬卒不日故如此解又云此雖不及五月不得以渴
葬解之為渴葬慢葬自施於諸侯非夫人例此復讎也曷為葬之注据恩怨不兩
行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為可葬奈何復讎者非將殺之
逐之也以為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注以為者設事辭
而言之以大斂而徙棺曰殯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若存殷
人殯於兩楹之間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賓之也稱

齊侯者善葬伯姬得其宜也疏注以為至之辭○禮記檀弓

為也以為雙聲故以亦訓為玉篇以為也是也凡未事而億

度之皆曰以為故為設事辭設者假借之辭也戰國策齊策

今先生設為不臣高云設者虛假之辭是也○注以大至曰

殯○禮士喪禮云卒斂徹帷此大斂禮畢下云主人奉尸斂

于棺鋪如初乃蓋注棺在殯中斂尸焉所謂殯也檀弓曰殯

于客位按檀弓周禮也士喪禮又云主人降北面禱肆設熬

旁一筐踊無算注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為火備卒塗祝取銘

置于殯主人復位此大斂後而殯之節也○注夏后氏殯於阼階

○舊疏云檀弓上篇文曰虎通崩薨篇云夏后氏殯於阼階

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夏后氏教之忠忠

者厚也曰生吾親也死亦吾親也主人宜在阼階殷人教以

敬曰死者將去又不敢客也故置之兩楹之間賓主共夾而

敬之周人教以文曰死者將去不可又得故賓客之也引檀

弓記曰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

階士喪禮周禮也主人入門左視塗注殯在西階入門左由

便趨疾是也○注敢齊至宜也○杜云紀季入鄆為齊附庸

而紀侯夫去其國齊侯加禮初附以崇厚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郛

左氏作禚

公曷為與微者狩

注据與

○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侯盟于防傳云公則曷為不言公

諱與大夫盟也此與微者競逐禽獸與大夫盟同宜諱故難

之齊侯也注以不沒公知為齊侯也疏注以不至信也○舊

沒公此不沒公者齊侯故也按穀梁傳曰齊人者齊侯也杜

氏以齊人為實微者云越竟與齊微者狩失禮沈氏欽韓云

雖無人心何為與齊之微者狩尊卑上下自有統

紀齊之微者安能與鄰國之君狩乎人者齊侯也齊侯則其

稱人何諱與微狩也注禮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

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稱人者使若

微者不沒公言齊人者公可以見齊微者至於魯人皆當復

行求殺之乃止又檀弓云居父母之讎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其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注不可以並生言雖適市朝不釋兵又曰請問居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仕弗與其國衛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大戴禮曾子制言云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也友之讎不與聚鄉族人之讎不與其鄰白虎通誅伐云子得為父報讎者臣子於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義不能奪也故曰父之讎不共天下兄弟之讎不與其國朋友之讎不與同朝族人之讎不共鄰故春秋傳曰子不復讎非子按何氏所說復讎之次與白虎通合惟朋友之讎與大戴禮異父讎不共戴天而周禮調人云辟諸海外不共戴天極言孝子不與父讎並生之義若已辟諸海外則亦力有所難故禮記疏引鄭答趙商云讎若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之乎是也鄭注曲禮云交遊或為朋友盧辯云朋友之讎不同國厚矣則曲禮似過此云不同市朝得矣檀弓說居昆弟之讎曰仕弗與其國與此不同國又云主友之讎視從父昆弟蓋同一不同國昆弟之讎不同國中並處朋友之讎但不同國仕定四年傳云朋友相衛古之道也義亦通於此也檀弓說居從父昆弟之讎意即此之九族彼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陪其後

與此不同鄉黨其輕重相似也與鄰人之不同國殊蓋惟君父之讎不共戴天無異說其餘則各述所聞故難一致○注稱人微者○穀梁傳其稱人何也舉公之敵所以舉公也通義云等諱不沒公而必貶齊侯稱人者沒公則但有諱義人齊侯兼以惡齊也諸侯以國為體雖据哀錄莊猶有讎齊之心焉讎之則其言賢之何也賢其可賢貶其可貶以直報怨春秋以之沈氏欽韓云莊公安之而書者為愧之從而微之○注不沒至侯也○周禮調人云君之讎視父隱十一年傳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明齊襄魯之臣民皆當讎之若沒公則嫌魯之微者可與齊侯狩明亦不宜也不沒公而貶齊侯為微者見齊之臣下莊公無為讎之不見也前此者有事矣注溺會齊師伐衛是也疏注溺會至是也○見上三年春穀梁於後此者有事矣注師及齊師圍盛是也疏○注師及至是也則曷為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疏

莊氏述祖春秋正詞去若諸侯不事戰不可勝譏則書公如齊於上書大夫如京師於下而自如齊以異之若諸侯不會葬奔喪不可勝譏則書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日以異之書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是書至卒賣扁公羊義疏十八

楚子昭卒不以日先莫重乎其與讎狩也注狩者上所以其

後為序以大異之通義云從禽為樂與讎其之

承宗廟下所以教習兵行義疏乃忘親之夫者注狩者至

行義○桓四年傳云諸侯曷為必田狩曰乾豆二日賓客

三日充君之庖注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為己之所養不如

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

空設故因以田為闕所以其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為

田除害左傳五年云故春蒐夏苗於讎者則曷為將壹譏

秋禴冬狩皆以農隙而講武事也而巳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

而已其餘從同同注其餘輕者從義與重者同不復譏都與

無讎同文論之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凡二同故言同同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注凡三同故言同同解云考諸古

本傳及此注同字之下皆無重語有者衍文按疏中標注亦

作凡二同故言同同衍一同字○注其餘至者同論之○舊

疏云謂皆是與讎交接更無貶文矣○注所以至義也○舊

疏云一則省文二則達其異義矣其異義者圍盛不稱公者

諱滅同姓溺會齊師伐衛不稱氏者見未命大夫也若不省

文無以見此義故曰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按此知許慎異

義据夾谷會以駁公羊之謬矣○注凡二至同同○舊疏云

輕者不譏見與重者同一同也都與無讎同文論之一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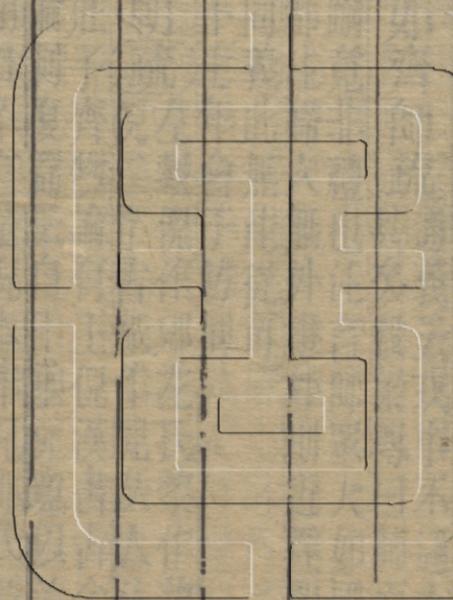
故曰凡二同矣讀書叢錄云按注其餘輕者從義與重者同

不復譏都與無讎同文論之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疏輕者

不譏見與重者同一同也都與無讎同文論之二同也故曰

凡二同矣傳及此注皆當作同同古本非是按孫

說是也注明云凡二同故言同同則重同字者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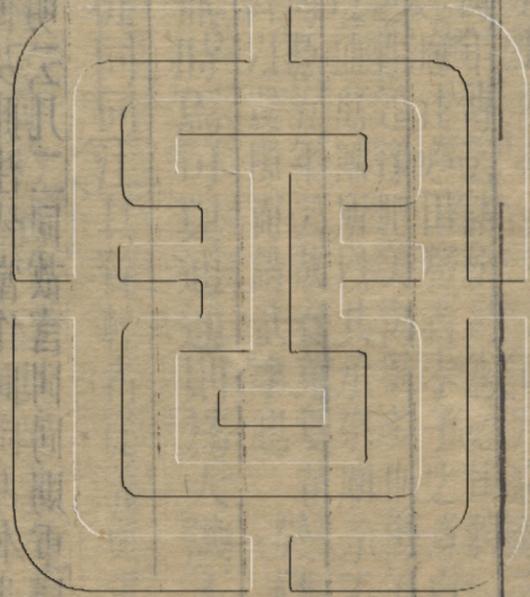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六終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八

子汝恭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七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十九卷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五年 盡八年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疏

通義云戎事不邇女器自言如齊師惡甚矣穀梁傳曰師而曰如眾也婦人既

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注言師眾夫如國故可以言如按上二年會于郚注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四年饗于祝丘注書

者與會郚同義此無注從可知者與會郚同義此無注從可知

秋倪黎來來朝疏

左穀倪作黎左氏黎作黎春秋異文箋云郚倪二字古祇作兒从人从邑皆後起字黎黎

通假字按莊子齊物論有王倪漢書古今人表作王兒漢書倪寬鹽鐵論刺復篇云自于乘兒寬以治尚書冠九卿文學

曰兒大夫閉口不言是倪本作兒邵氏晉瀕南江扎記云左氏傳成十五年伯州犂奔楚潛夫論引作州黎是犂黎同也

倪者何小邾婁也注小邾婁國疏

杜云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邾城疏云邾之上世出於

於國世本云邾顏居邾肥徒邾宋仲子注邾顏別封小子肥
 也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為附庸居邾曾孫挈來始
 見春秋後六世而楚滅之世本言肥杜譜言友當是孫惠公以
 七年書小邾子來朝知齊桓以王命命肥杜譜言友當是孫惠公以
 春秋傳曰齊高厚定邾國正義別邾小邾附庸於齊故
 于邾杜云遷其君於小邾世本注邾顏別封小子肥于邾為
 滅萊國而遷其君於小邾世本注邾顏別封小子肥于邾為
 小邾子左傳曰魯擊柝聞於邾小邾者邾所別封則其地亦
 在邾魯間不當為齊地今鄒縣有故邾城滕縣東南有邾城
 皆魯地且邾之稱小邾久矣不應又忽呼為邾也許意邾是
 齊地非小邾國也按段說也是也昌慮為今滕縣地兗州府志
 邾城在滕縣東一里梁水之東周八里于欽齊乘云邾城在
 海郡繒縣在今峰縣地也萊子所遷別是一地小邾婁則曷
 為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注倪者小邾婁之都邑時未能
 為附庸不足以小邾婁名通故略謂之倪疏注倪者至都邑
 附庸則名倪其後受國則名小邾婁倪本邾婁顏之少子肥
 所封故謂之小邾婁也蓋此時尚無小邾婁之稱故以其取

都名也○注時未至之倪○通義云未能以其名通者猶孟
 子言不達於天子按孟子萬章篇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
 附庸則附庸國之至微者此注云未能為附庸疑未能二字
 沿傳文衍白虎通諡篇附庸所以無諡何卑小無爵也王制
 云不能五十里不合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不合即不達
 也趙注孟子云小邾不能特達于天子因大國以名通白虎
 通爵篇又云小邾不滿五十里也孔氏廣森經學危言云不達於天子者
 滿謂不滿五十里也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
 春秋所謂未能以其名通也繁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
 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
 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五十里諸侯以二十里諸侯以十
 里諸侯以五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
 孫賢者守之世世以嗣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與滅國繼絕
 世昔齊人滅紀季以鄒為齊附庸鄰者紀之采也然則多
 國之後先世有功德者故存錄之使世食其采以臣屬於大
 國三十里者其先公侯也二十里者其先伯也十五里者其
 先子男也董仲舒說正與書傳合按韓詩外傳亦有是語然
 倪係邾婁別封與晉封曲沃相似曲沃已命爵為伯或是請
 於周所賜邾婁本子易小國非其此矣封之倪則謂之倪猶
 紀季以鄒入齊則謂之鄒齊語齊桓正封域東至於紀鄒是
 也後齊桓請於周封之子始有小邾婁之稱倪耳黎來者何名
 秋王魯附庸小國未能以名通故略之稱倪耳黎來者何名

也疏左傳云邾犁來朝名未王命也注未受爵命為諸侯

庸可知故隱元年注謂儀父其名何注據僖七年稱子疏注

僖七年稱子即僖七年微國也注此最微得見者其後附

從齊桓為僖七年張本文疏注此最至本文○僖七年注云

朝天子旁朝罷得進齊桓公白天子進之固因其得禮著其

能起之也穀梁傳鄭國也黎來微國之君夫爵命者也通義云附庸名者方二十里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此伐衛何納朔也疏左傳冬伐衛納惠公也漢書劉向傳衛

上云衛侯朔固事齊襄而天下患曷為不言納衛侯朔注據

納頓子于頓言納下朔入公入致伐齊人來歸衛寶知為納

朔伐之疏注據納至伐之○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

是也公入致伐即下六年公至自伐衛是辟王也注辟王者

兵也王人子突是也使若伐而去不留納朔者所以正其義

因為內諱疏注辟王至是也○下六年傳云王人子突救衛

內諱○若留納朔當書公會齊侯以下伐衛納衛侯朔於衛

今不然故解之通義云絕正其義不使諸侯得立王之所廢

也穀梁傳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入何也人諸侯所以入公

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今驗經例公會宋人齊人伐

六年春王三月疏左氏作正月王人子突救衛疏史記注引服

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

也按所引蓋襄二十九年傳為之歌王注不曰周人而曰王

人猶尊王之義也王人者何微者也疏杜云王人王之微官也穀梁傳王人卑

十九年注諸侯亦使微子突者何注別何之者稱人序上又

者會之亦者亦王人也注別何至二人○舊疏云所以

僖八年王人不稱字嫌二人不言王人子突者何而別何之

者正以稱人序在子突之止又僖八年公會王人以下于姚

單稱重人不稱字問者之意嫌此王人與子突別人故別何

之然則言嫌三人者猶言疑二人矣按貴也注貴子之稱疏

傳意亦欲明王人為微者故別何之注別何至二人○舊疏云所以

則非名也鄭君釋之曰王人賤者錄則名可今以其衛命救

衛故貴之貴之則子突為字可知矣此名當為字誤耳則

范氏以彼傳稱名為誤通義去尋此注意矣仍是何君擇

善而從故自異其說按注云貴子之稱則何氏作注以子為

也當直稱王人而已今以其能奉天子之命救衛而拒諸侯

故加名以貴之傳八年公會王人齊侯是卑者之常稱爾彼

以子突實微者非公羊義杜氏釋例云莊六年五國諸侯犯

逆王命以納衛朔太其事故字王人謂之子突是說進之意

進之不稱名而越稱字者王之上下士爵同而命異耳進

之同中士未足以為榮故超從大夫之例稱字以貴之也杜

義以突為字與鄭義同范氏疏亦如何義則穀梁文不誤貴則其稱人何注据王子瑕不

稱人本當言王子突示諸侯親親以責之也疏也○襄三十

年王子瑕奔晉是不稱人也本亦當繫諸人也曷為繫諸人

稱王子突以責諸侯違王命之深也注据不至及大○定二年傳云然則曷

注据不以微及大疏注据不至及大○定二年傳云然則曷

主災者兩觀則曷為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此王人微者王

是壽經釋義編

公羊義疏十九

四

云傳著朔在岱陰者明天子當及是時未能交連五國之兵
 早誅之蓋初出奔時黨援未甚可即誅絕遷延貽玩致不能
 討恥莫甚焉故繁露玉英云遣子突征衛不能絕諸侯得以
 大亂莫莫無已也通義云言子突乃王人耳使若王不深
 助留但遣微者子突無威重不能成功以為天子殺恥矣按
 穀梁傳曰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是公會諸侯伐衛
 為內惡殺惡者舊疏云犯微人之命惡淺犯貴者之命惡深
 故也別惡殺惡者舊疏云犯微人之命惡淺犯貴者之命惡深
 按弱愈猶少愈也注救例時○僖六年秋諸侯遂救許僖
 十九年夏師救齊是也○注此月至子突○經義嫌子突實
 微故加錄月以起其貴明王子突也與僖八年二十九王
 人不同杜云雖官卑而見授以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不知
 子突王子
 突故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衛侯朔何以名注 据衛侯入于陳儀不名疏 注据衛至不名
 年絕疏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為以王命絕之
 秋絕疏 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
 絕之也按春秋天子之事也衛朔天 曷為絕之注 据俱入也
 子之命所絕故春秋書名以絕之

犯命也注 天子命尤重疏 注犯天至尤重○見桓十六年彼
 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眾越在岱陰齊屬負茲
 舍不即罪爾是也通義云犯天子之命當絕賤之不成為諸
 侯故生名之包氏慎言云朔得罪天子出奔當絕天子立公
 子留以承衛祀朔復入為篡以盜國論莊二十五年衛侯朔
 卒不書葬注云犯天子命重與盜國同僖十九年宋人執滕
 子嬰齊注名者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者也當與衛朔同科
 穀梁傳云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 其言入何注
 命也按范注云不與諸侯納王之所絕是也

据頓子不復書入疏 注据頓至書入○僖二十五年秋楚人
 据鄭衍或言 歸或言復歸 篡辭也注 上辟王不得言納故復從篡辭書入
 也不直言篡者事各有本也殺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
 非殺而立者以當國之辭言之國人立之曰立他國立之日
 納從外日入諸侯有屬託力加自文也不書公子留出奔者
 天子本當絕衛不當復立公子留因為天子諱微弱疏 通義
 云篡

衛侯留也。注上辟至入也。○上五年傳云曷為不言納辟
王也。上不言納嫌衛朔復國無罪故復從篡辭書入以公羊
之例立納入皆篡辭故也。○注不直至本也。○此道春秋通
例。○注殺而去公子是也。○舊疏云即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
其君舍不去公子是也。○彼以弑君為重不嫌非篡故不必以
當國辭目之。○注非殺至言之。○下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是
也。注云曷為以國氏當國也。非殺而立嫌非篡故以入言之
也。注云人至曰立。○隱四年衛人立晉是也。傳立者不宜立
也。明當立桓嗣子故書立以見篡。○注他國至曰納。○僖二
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
子蒯聵于戚是也。蒯聵得國於子輒得為篡者彼傳云父有
子蒯聵不得有父也。蒯聵於定十四年出奔子無去父之義合
當絕今還入衛為盜國合當誅晉納之與同罪也。○注從外
曰入。○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是也。注入者出入惡明當誅
又下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注諸侯至文也。○舊疏云即昭
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昭十五年夏楚公子比自晉歸
于楚之屬是也。按董子言衛朔固事齊襄天下患之不書自
齊入于衛者蓋不獨齊助之魯亦當蒙其惡也。○注不書至
微弱。○天子立公子留見上三年按不書出奔為天子諱弱
是也。謂天子本當絕衛似過衛朔不能使衛小眾又託疾不
就罪得罪天子絕衛朔足矣。就罪得罪天子絕衛朔足矣。

秋公至自伐衛

曷為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注所伐國服兵解國安

故不復錄兵所從來獨重其本會之時疏注所伐至之時○

侯以下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按會于蕭魚傳云蓋鄭與

會爾注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

戈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以得鄭為重是為不得意

所伐國服兵解國安故獨重其會時故書至自會也

致伐注所伐國不服兵將復用國家有危故重錄所從來此

謂公與二國以上也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

意致伐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公與

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皆例時疏注所伐至從

公伐楚侯以下僕蔡蔡潰遂伐楚次于涇秋八月公至自伐
楚傳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又襄十一年公會晉侯宋
公以下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公至自伐鄭彼鄭
旋服旋叛故致伐從不得意例也舊疏云成十六年公會尹

于晉侯以下伐鄭冬十二月公至自會又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以下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又成十七年冬公會單子晉侯以下伐鄭十一月公至自伐鄭以此言之則十六年秋伐鄭十七年夏伐鄭皆是人不服而致會者正以十六年鄭叛晉帥諸侯伐之當時實服明年乃叛是以致會十七年夏公會單子已下伐鄭者正以此年用兵不能服故以得意為文其十七年冬公會單子已下伐鄭以伐致者至於三伐事是當見故言公至自伐鄭矣按十七年夏書致會或與十六年書致會同意比年用兵不能服無為以得意為文也或以公幼非魯主兵故無危辭七年冬則比年三伐而鄭仍未服故危魯以危諸侯也舊疏又云桓十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已下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從此以後鄭不背叛而致伐者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彼注云不致之者桓弑賢君篡慈兄與人交接則有危故奪臣子辭成誅文然則桓本不合致而十六年致者注云善桓公能殊惡同類與諸侯行義兵伐鄭也是其得致之由而致伐者諸侯本欲助忽誅突突終得國忽死不還以其不得伐力故致伐也義或然耳○注此謂至上也○凡上所引皆尊二國以上事也○注公與至不致○隱五年公伐邾婁僖二十二年公伐邾婁三十二年公伐邾婁皆公獨出用兵得意故不致其與一國以上得意者無文舊疏云知然者正以用兵得意兵不復用何勞致伐不致會者離不成會

故也○注不得意致伐○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傳云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曰患之起必自此始矣是公與一國以上不得意致伐者也下者也舊疏云不得意所以致伐者兵將復用重錄兵所從來故也○注公與至致會○舊疏云即哀十二年公會晉侯及吳子會于黃池秋公至自會是也其得意致會者以其成會也按成十六年公會晉侯齊侯已下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公不見見大夫執而致會者傳云不恥也曷為不恥公幼也是其變也○注不得意不致○舊疏云即宣七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之屬是也其不得意不致者無功可言故也按八年春公至自會則致矣不知舊疏何云不致也公與二國以上會盟不致者多益得意者皆致其不致者未必皆不得意也○注公與至致地○舊疏云即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是也其得意致地者離不成會故也○注不得意不致○舊疏云即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屬是也其不得意所以不致者無功可致矣按盟唐所以為不得意者彼注云後背隱而善桓復為唐之盟故也○注皆例時○舊疏云即桓二年冬公至自唐僖二十六年冬公至自伐齊哀十三年秋公至自會之屬是也其僖四年八月公至自伐楚注云月者凡公出滿二時月危公之久成六年春王二月公至自會注云月者前魯大夫

獲齊侯今親相見故危之是也而襄十一年公至自伐鄭公至自會不滿二時而皆在日月下何氏不注蓋皆不蒙月故也成十六年公至自會亦不滿二時而在日月下是不蒙月明矣成十七年十一月公至自伐鄭注云月者方正下壬申至亦不蒙月矣

衛侯朔入于衛

何以致伐注据得意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毛本伐誤會○注据得意○伐衛納朔朔得入

衛是得意矣而書不敢勝天子也注與上辟王同義久不月致伐故据以難

者不與伐天子也故不為危錄之疏注與上辟王同義○上

云曷為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蓋若伐衛而去不留納朔以辟王兵然所以正其義此雖得意然勝天子以逆犯順危甚

故不與其得意也○注久不至錄之○僖四年八月公至自伐楚彼注云月者公出滿二時月危公之久今公伐衛歷四

時久而不月危之者不與伐天子雖不久亦危故不必錄月異之也

螟注先是伐衛納朔兵歷四時乃反民煩擾之所生疏漢書五行志云

嚴公六年秋螟董仲舒劉向以為先是衛侯朔出奔齊齊侯會諸侯納朔許諸侯賂齊人歸衛寶魯受之貪利應也按京

房易傳曰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爾雅釋蟲食苗生心螟食葉蝻食節賊食根蝻蝻皆

螟類故煩擾貪利均致蟲災也

冬齊人來歸衛寶疏唐石經諸本同左氏經作衛俘校勘記云

衛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正義說文保从人象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戎保字與俘相似故誤

作俘耳按左疏是也保古與寶通易繫辭傳聖人之大寶曰位釋文寶孟喜作保書金縢無墜天之降寶命魯世家作無

墜天之降葆命鐘鼎款識許子鐘承保鼓之楚項仲南和鐘子孫承保用之齊侯鐘鐘子孫兼保用言皆寶字義也史記

周本紀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集解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是留侯世家取而葆祠之集解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是

必古皆作保篆體保與俘相似故左氏誤為俘也杜又以為俘因未免依違矣

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為來歸之衛人歸之也注以稱人共國

辭疏注以稱人共國辭○舊疏云注言此者欲決下三十一

是奇怪存賣扁公羊義疏十九

齊人兩國人之辭也。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

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注時胡得國後

遣人賂齊齊侯推功歸魯使衛人持寶來雖本非義賂齊當

以讓除惡故善起其事主書者極惡魯犯命復貪利也不為

大惡者納朔本不以賂行事畢而見謝爾寶者玉物之凡名

疏注雖本至其事。舊疏云言春秋善齊侯之讓是以不言

齊其實齊襄亦非能讓之人左傳謂文姜請之欲說魯以謝

罪應是其實齊襄精衛讓魯春秋因其可與而與之耳。注

後賂之辭也取部大鼎于宋專忠於魯也賂而後成篡之辭

按孔氏用穀梁義彼傳云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

正罔國之平也亦段葆為寶惟文有脫誤意謂誅魯受衛寶

以平罪名大旨亦惡魯也毛氏奇齡春秋傳以逆王命而納

謝爾。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內大惡諱今此書見故知不為

大惡矣按此為事畢受謝與受賂以成宋亂者不同彼本會

稷討宋受賂而還故為大惡此原非利動猶今律事後受財

枉者准枉法論不枉者准不枉法論准者至死減一等也。○

注寶者至凡名。舊疏云猶言玉物之總名耳定八年傳云

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壽純是也按說文宀部寶珍也詩

崧高云以作爾寶傳寶瑞也珍與瑞皆玉物之總名也史記

衛世家云成王舉康叔為周司徒賜衛寶祭器以章有德定

四年左傳分康叔以大路少卑精旃旒旌大呂皆衛寶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疏魯地。防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實如雨。疏四月書辛卯為月

是書經傳實編

公羊義疏十九

九

也夜為日入至於星出之名與下夜中則宜有夜字賈左
 穀作隕說文兩部實雨也齊人謂雷為賈一曰雲轉起也旱
 部隕从高下也易曰有隕自天賈隕音義皆近星賈字當作
 賈為止隕假借也故史記宋世家賈星如雨亦作賈論衡藝
 增篇亦引作賈周禮太司樂疏引作星賈而雨字林賈即隕
 字也杜云日光不匿恒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
 恒星者何列星也注恒常也常以時列見疏○爾雅釋詁恒
 常也在傳注同蓋梁傳恒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
 星者經星也經亦常也
 注反者星復其位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鄂本何上有
 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然則無以知夜之
 中故舊疏云謂無所準度故也注反者星復其位○詩猗
 嗟云田矢反分彗云反復又執競云福祿來反傳反復也故
 星復其位曰反鬼谷子牌圖云益損去就倍反注去而復來
 曰反是也星復故知夜中夜中即星賈之時所謂雨星不及
 地尺而復也舊疏謂星反附在半夜之後則知鄉者不見之
 時是夜中矣非也傳明云不及地尺而復則並未及地無緣
 至半夜後也穀梁傳云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
 而曰夜中著焉耳何用見其中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疏
 也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

漢書五行志云左氏傳曰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
 偕也劉歆以為星隕如雨如而也星隕而且雨故曰與偕也
 明雨與星隕兩變相成也按此所據左氏說公穀皆以為非
 雨而如雨也范甯訓如為而非穀梁義穀梁云其隕也如雨
 無星隕而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
 雨說也

尺而復注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為春秋疏注不

春秋○九經古義云王伯厚曰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
 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謂乘檣杙也
 魯之春秋韓起所見所云不修春秋也舊疏云據此傳及注
 則孔子未修之時已謂之春秋矣而舊疏引閔因敘云昔孔子
 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
 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說題辭具有其文又沈文何
 云嚴氏春秋引觀周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
 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其為表裏周禮小
 史掌邦國之志先鄭云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
 屬外史掌四方之志後鄭云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檣
 杙然則春秋本魯史舊名孔子因而不改耳故墨子明鬼篇
 有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齊春秋也其言百二十國寶書者
 按唐虞萬國殷三千周千七百七十有三春秋以下兼國多

矣故魯大夫對孟孫曰禹合諸侯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然當時外史所掌尚得百二十國故墨子亦云吾見百國春秋也杜預以春秋為魯史之名是也謂孔子因魯史策書成文則非孔子據魯立義以託之空交不如見之行事兩魯而外諸夏以魯為主故用魯舊史之名與韓宣所見善否所習申叔時所教同實異也禮記坊記曰魯春秋記晉喪田殺其君之子奚齊舊春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注明秋也魯作弒孔子所修春秋也

其狀似雨爾不當言雨星不言尺者實則為異不以尺寸錄之疏也毛本星實誤倒論衡藝增篇引此傳說之云君子謂孔之實星霜皆實而霜以著物然後可知故先言實後言霜星麗于天見實則知之故指言星實字先後不妄有如此繁露王英云春秋理百物辨品類微修事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隕益險謂之雨其所發之處不同或降于天或發于地其辭不可同也○注明其至雨星○論衡云如雨者如雨狀也山氣為雲上不及天下而為雲雨星墜不及地上復在天故曰如雨孔子正言也夫星實或時至地或時不能丈尺之數難審也史記言尺亦太甚矣夫地有樓臺山陵安得言尺孔子言如雨得其實矣孔子作春秋故正言如雨如孔子不作不及地尺之文遂傳至今穀梁傳云其不曰恒星之隕何也我知恒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殞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殞其解經不言雨而言殞星其亦以為狀何以書記異似雨可知○注不言至錄之○論衡言之詳矣何以書記異也注列星者天之常宿分守度諸侯之象周之四月夏之二月昏參伐狼注之宿當見參伐主斬艾立義狼注王持衡平也皆滅者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時天子微弱不能誅衛侯朔是後遂失其政諸侯背叛王室日卑星實未墜而夜中星反者房心見其虛危斗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也虛危

齊分其後齊桓行霸陽穀之會自王事疏列星至之象○舊謂星度有多少若諸侯之國有大小耳穀梁注引鄭君曰眾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鹽鐵論論災云四時代序而人則其功星分于天而人象其行常星猶公卿也眾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眾星齊常星亂則眾星墜矣漢書五行志嚴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

皇清系角經 公羊義疏十九

星隕如雨董仲舒劉向以為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宿也
 眾星萬民之類也列星不見象諸侯微也眾星殞墜民失其
 所也夜中者為中國也開元占經引許慎曰眾星者庶民之
 象也與列宿俱亡中國微滅也鄭元曰恒星謂列舍持天子
 之正也不見者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又應明象諸侯既然
 將強大也穀梁注引劉向又云隕者象諸侯隕墜失其所也
 又中夜隕者象不終其性命中道而落○注周之至當見○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五度昏弧中鄭注弧在輿思南疏引
 三統麻云二月節日在奎五度昏井二度節日在壁一度昏井十度
 婁四度昏柳五度中元嘉麻二月節日在壁一度昏井十度
 中春分日在奎七度昏東井三十度中弧星近井因井有三
 十三度其度既寬故舉弧言之史記天官書參為白虎下有
 三星曰罰其東有大星曰狼下有四星曰弧直狼是參伐等有
 宿皆近弧也於時南方之宿盡當列見因不參伐為宿也
 ○注參伐至平也○洪範五行傳好攻戰注參伐為武府齊
 氏召南考證云天官書參為白虎罰為斬艾事張守節正義
 云罰亦作伐春秋運斗樞云參伐事主斬艾即其說也狼注
 主持衡平稍費解狼在參南與弧相近不屬南方朱鳥天官
 書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也權軒轅也柳為鳥衡注又古人每
 以鳥衡並言故曰吳楚之強侯在熒惑占為鳥衡正義云鳥
 衡柳星也然則持衡平祇可言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不可
 以言天狼矣存疑於此按狼亦近弧弧在井之分域故得兼

主持衡平之義其實狼為野將主侵掠見史記正義蓋何氏
 舉大體言之非如後代推求之密也○注皆滅至之象○威
 信鄂本宋本同毛本信誤儀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為夜中者
 言不得終性命中道敗也或曰象其叛也言當中道叛其上
 也天垂象以示下將欲人君防惡遠非慎卑省微以自全安
 也如人君有賢明之材畏天威命若高宗謀祖已成王泣金
 滕改過修正立信布德存心繼絕修廢舉逸下學而上達裁
 什一之稅復三日之役節用儉服以惠百姓則諸侯懷德私
 民歸仁災消而福興矣遂莫肯改席法則古人之君弒譚遂邢
 意終於君臣乖離上下交怨自是之後齊宋之君弒譚遂邢
 衛之國滅宿遷于宋蔡獲于楚晉相弒殺五世乃定此其效
 也劉歆以為晝象中國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見之星皆不見
 象中國微也向習穀梁歆習左氏義皆相近志又云成帝永
 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兩長一丈釋釋未至地
 滅至雞鳴止谷永對曰星辰附離於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
 王者失道綱紀廢頽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其象亦
 即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義也○注時天至日率○五行志
 又云劉歆以為周四月夏二月也○注時天至日率○五行志
 衛侯朔奔齊公子黔牟立齊帥諸侯伐之天子使人救衛魯
 公子溺專政會齊以犯王命嚴弗能止卒從而伐衛逐天王
 所立不義至甚而自以為功名去其上政繇下作尤著故星
 隕于魯天事常象也易林豫之訟星隕如雨多弱無輔強制
 皇清經義 公羊義疏十九

陽陰不得安土正閩本監本毛本同誤也鄂本宋本正作政
 當据正○注星實至宮也○舊疏云即上備云房為天子明
 堂文耀鉤云房心為中央火星天王復有明堂布政之象也
 明堂心為天王矣既有天王禮大宗伯疏所引文耀鉤火星
 當星備之誤星備亦見周禮大宗伯疏所引文耀鉤火星
 字亦誤開元占經六十云心為明堂中大星火當作大也
 疏又云火見於周為五月者謂昏時今在周之四月是以
 夜之後乃房星見其虛危斗者謂在夜半時明矣未墜釋
 同校勘記釋文當作未隊直類反文三年定八年皆作而
 隊直類反可證釋文凡音直類反者字皆作隊○注虛危至
 王事○史記天官書云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于虛危青州
 辰星虛危皆北方之星故燕齊占候也又云虛危青州禮
 保章氏職注云元枵齊也律歷志云子為元枵初婺女入度
 終於危十五度是虛危齊分也五行志又云劉歆以為洪範
 曰庶民惟星易曰雷雨作解是歲歲在元枵齊分野也夜中
 而星隕象庶民中離上也雨以解過施復從上下象齊桓行
 霸復興周室也董仲舒劉向以為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
 救存之也鄉公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良絕矣經義雜記云
 按董劉以常星為二十八宿人君之象鄭康成云眾星列宿
 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與董劉合何
 氏以列星為常以時列見范氏以經星為常列宿皆隨文立
 解蓋不知常星即二十八宿也左氏夜明之文當從劉子駿

以為象中國微杜說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歿非子政說此經
 言詳理精可為人君刺鑒後之君子宋此以為規諫未必無
 補云舊疏云齊桓行霸者虛危斗也有王事者房心見也按
 陽穀之會見僖二年彼傳云此大會也曷為末言爾桓公曰
 無障谷無財粟無易樹子無
 以妾為妻所謂有王事也

秋大水疏穀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通義云莊公忿仇不孝於爾廟之罰

無麥苗

無苗則曷為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注苗者禾也生日苗秀

曰禾据是時苗微麥強俱遇水災苗當先凶疏注苗者至曰禾○今傳正

義引作禾初生日苗係使人易了非注文有闕也說文禾部

禾嘉穀也三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

木王而生金玉而死又云粟嘉穀實也孔子曰粟之言續也

又云米粟實也象禾實形又云梁米名也則禾即梁也其米
 為梁其實為粟其粟之囊為禾其始生為苗春秋說題辭云
 粟五變一變而以陽生為苗二變而秀為禾三變而粲然為
 苗四變入白米出甲五變而蒸飯可以食是生日苗秀曰禾
 苗即禾也經傳多以禾與諸穀並舉詩七月黍稷重穆禾麻

菽麥管子封禪篇上之禾北里之黍呂氏春秋任地篇今
茲美禾來茲美麥又言禾黍稻麻菽麥六者之貴淮南子地
形訓言麥稻黍菽禾五者之各有所宜是禾本梁之專稱其
黍菽稻梁連言藁者亦得稱禾聘義聘禮所載之米禾則不
專指梁也如粟亦梁之專稱而他穀之未去甲者亦稱粟說
文梁下云稻重一石為粟二十斗因事難件繫得假借通稱
也管子小問篇管子曰苗始其少也詢詢乎何其孺子也及
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油油乎茲免何其君子
也天子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茲免則秀象也茲
滋也免俛也賦氏庸拜經日記云苗本禾未秀之名因以黍
稷未秀者亦通稱為苗如詩彼稷之苗等是若論語惡莠恐
其亂苗也孟子通稱八月為苗之早則苗稿矣則皆指禾言之春
秋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二月八年大無麥禾何邵公云水
旱螟蠹皆以傷二穀乃書然不書穀名而麥苗獨書者民食
最重蓋春秋是聖人正名之書故在秋曰苗在冬則曰禾即
一物而隨時定稱不相假借况以黍稷通稱者濫施乎故公
羊云無苗則曷為先言無麥彼無麥然後書無苗穀梁麥苗
同時也皆知苗即禾之未秀者何注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
禾此最得經意杜元凱云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范武子云
麥與黍稷之苗同時死皆不知苗即禾也故春秋當從公羊
穀梁雖得經意惜范氏不足以傳之按經傳言穀必及禾否
則或舉禾實則曰粟舉粟米則曰梁後世誤以梁稷為一物

由俗名稷為高粱故也詩生民誕降嘉種維艷維芑說文引
作嘉穀爾雅釋草藁赤苗芑白苗玉篇云藁即今赤梁芑白
梁故毛傳即用爾雅釋詩也詩碩鼠無食我苗毛傳藁嘉穀
記周本紀唐叔得嘉穀嘉穀書序唐叔得禾與畝同穎史
晉語注梁食之精者三蒼梁好粟楚辭大招五穀六俛設武
梁只崔駰七發云元山之梁呂氏春秋作元山之禾是禾即
梁也今俗謂之小米對稻之為大米也周之秋為今五六七
三月禾熟於八月此在秋初仍為禾也○注據是至先人○
左傳疏云此秋今之五月麥已熟矣不得方云麥之無苗故
知熟麥及五稼之苗皆為水漂殺也按孔以麥苗之別是也
謂苗為五稼之苗猶沿杜氏之誤說文麥金也金王而生火
王而死淮南墜形訓麥秋生夏死蓋麥種有早晚早者夏之
三四月可熟月令孟夏之月農乃登麥是也遲者須夏之五
月也然麥皆已疆苗較為弱故云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
當先亾今兼云無麥苗故據以難

書無苗注明君子不以一過責人水旱螟蠹皆以傷二穀乃

書然不書穀名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疏穀梁傳曰麥苗

死也麥以秋種夏熟禾以春生秋熟五月大水方種之禾不
能長遂將成之麥又復漂沒故云待無麥然後書也繁露竹

林云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
 注明君至責人○舊疏云謂災傷五穀者皆人行致之故也
 按如五行志所記是也○注水旱至乃書○此道春秋通例
 也舊疏云大水傷二穀書于經者即桓元年秋大水傳云何
 以書記災也彼注云災傷二穀以上書災也其旱傷二穀以
 上書者即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是也其螟蠓蠛書者即隱五年
 經書螟傳云何以書記災也文八年經書蠛之類是也通義
 云禮一穀不升謂之歉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
 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損圍獸至於大侵不祭膳
 則徹道不除祭事不縣謂之變有殺也春秋一穀不升則不
 味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謂之變有殺也春秋一穀不升則不
 書故曰饑曰無麥苗曰大無麥禾曰大饑凡四等後漢書肅
 宗紀詔曰春秋無麥苗曰大無麥禾曰大饑凡四等後漢書肅
 舊疏云災傷麥苗常書即此及莊二十八年大無麥禾之屬
 是也按經傳有九穀六穀五穀九穀者周禮太宰職正三農
 生九穀先鄭注黍稷稻麻大小麥後鄭無秣大豆齊
 而有梁苽汜勝之書以稻米黍麻禾黍稷小麥大豆大麥
 民要術言九穀忌日小豆稻麻禾黍稷小麥大麥大豆大麥
 禾皆即梁也六穀者周禮膳夫職注謂黍稷粱麥苽小宗
 伯六齋注同五穀者周禮職方氏職宜五種注稻黍稷麥苽
 其注疾醫據月令數麻麥稷黍豆以配五行也按北方食以
 禾米為主南方食以稻米為主五穀當數禾黍稷稻麥二說

遺去稻禾或遺去禾皆非五穀中尤以何以書記災也注先
 麥禾為重春秋時各國皆在北方也何以書記災也注先

是莊公伐衛納朔用兵踰年夫人數出淫泆民怨之所生疏

注先是至所生○洪範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
 親戚傷父兄則稼穡不成漢書五行志嚴公七年秋大水無
 麥苗劉向以為嚴母文姜與兄齊襄公淫共殺威公嚴釋父
 仇復取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
 之之應舊疏云伐衛納朔者即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蔡人
 伐衛六年公至自伐衛是也夫人數出淫泆即五年夏夫人
 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
 齊侯於穀之屬故言數出按兵者水象夫人失正故皆致水
 災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疏杜云穀齊地今濟北穀城縣方輿

今日小穀按春秋凡單言穀者皆濟北之穀城縣也穀梁傳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

次不言侯此其言侯何注据次于陘侯屈完不書侯疏次注据

書侯○僖四年次于陘傳其言次于陘何託不得已也注師

有侯也孰侯侯屈完也是也經不言侯也注師

出本為下滅盛興陳蔡屬與魯伐衛同心又國遠故因假以

諱滅同姓託待二國為留辭主所以辟下言及也加以者辟

實侯陳蔡稱人者略以外國辭稱知微之疏穀梁傳次止也

共伐邾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郕以待之是也但無託不得已

義耳范云陳蔡欲伐魯故出師以待之陳蔡不稱師又無侵

伐文何以知其來伐也服虔亦云言共欲伐邾見左疏○注

師出至及也○興鄂本監本閩本同毛本興誤與又宋本閩

本監本毛本同疏中諸本亦同鄂本又作人非舊疏云陳蔡

與魯伐衛即上經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是也同心

又國遠者欲對齊宋雖亦同心而近魯是以不得託待齊宋

辟下言及者即下經師及齊師圍成是也凡言及者汲汲之

詞若此時已出師更無所待即下文言及乃至汲汲之甚者

便是魯人欲得滅同姓孜孜之深是以託待陳蔡以辟之按

何意以魯本欲滅成託言為陳蔡所約有不得已之意姑次

于郎以侯又辟下文之及齊師非我汲汲也左疏引服云欲

共伐邾亦取公羊為說通義云本與齊師約共圍盛而託言

陳蔡將來侵伐不得已出師待之下竟不見陳蔡加兵之事

不嫌是實侯故得如其意書之深惡魯之陰謀積慮成於滅

同姓左疏引賈逵及說穀梁者皆云陳蔡欲伐魯故待之直

以魯真有侯陳蔡事矣按孔氏亦惑於范甯之說孔穎達云

陳蔡於魯竟絕路遙春秋以來未嘗構怨何因輒伐魯也又

侯者相須同行之詞非防寇拒敵之稱若使畏其來伐當謂

之禦不得稱侯是也然則即魯欲託辭必託之有因魯與陳

蔡素無嫌怨自不得託言陳蔡來伐也○注加以者辟實侯

○舊疏云若其實侯宜但云師次于郎侯陳人蔡人而已今

言以明更有由以乃始侯之故言加以者辟實侯也○注陳

蔡至微之○校勘記云鄂本人微作知微毛本作人者誤當

据正知微之三字為何言本無此

事故從微者稱略之同外國辭也

甲午祠兵疏唐石經諸本同左氏穀梁作治兵包氏慎言云春

以侯陳人蔡人下書夏師及齊師圍盛降于齊師傳云何

言乎祠兵為久也曷為為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于

是然則圍成之師雖以正月出而次于近郊至二月甲午乃

祠兵習戰故傳以為久也若祠兵之文明魯之不亟亟於取

成以殺滅同姓之恥則甲午非正月審矣長麻以為正月十

三非也禮記曲禮外事以剛日注順其出為陽也出郊為外

事春秋傳曰甲午祠兵又表記曰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

注順陰陽也陽為外陰為內事之外內別乎四郊外事若此

公羊義疏十九

六

六

六

六

六

是也禮疏引崔靈恩云外事指用兵之事內事指宗廟之事以郊用辛社用甲非順其居外內剛柔故也孔意以郊在國外應用剛日而用辛社稷是郊內事應用柔日而用甲以郊社尊不敢同於外內之義故也若然昭十八年左傳鄭子產簡兵大蒐將為蒐除注治兵於廟城內地追故除廣之然則治兵時告於廟習於城內此云祠於近郊者蓋治於郊者軍旅之常在城內者鄭因救火故非常所欲毀游氏廟也

祠兵者何出曰祠兵注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

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疏注禮不至士卒○舊疏云何氏之

兵器二則殺牲存士卒故曰祠兵矣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

甲午祠兵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戈戟劍楯弓

矢及祠蚩尤之造兵者左氏說甲午治兵為授兵于廟謹案

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強者何兵之能造駁曰祠兵者公羊

字之誤以治為祠因而作說如此周禮司馬職仲夏教養人

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修戰法虞人

萊所田之野乃為之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授兵於廟又

無祠五兵之禮詩小雅采芑箋引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

振旅其禮一也正義此引春秋傳者莊八年公羊傳文也公

羊為祠兵此為出曰治兵者諸文皆作治兵明彼為誤故經

改其文而引之按鄭氏直以公羊祠兵為治兵之誤與何氏

異經義雜記云春秋公羊莊八年甲午祠兵傳祠兵者何出

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禮不徒使云云又

詩采芑振旅闐闐正義治兵振旅之名周禮左氏穀梁爾雅

皆同唯公羊以治兵為祠兵此引春秋傳公羊文也又周禮

大司馬之職仲春教振旅注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

戰也釋曰鄭元於異義駁不從公羊云祠兵故曰祠兵者公

羊字之誤因而作說之又禮記曲禮上外事以剛曰注春秋

傳曰甲午祠兵正義引異義公羊左氏說鄭駁之曰公羊字

誤以治為祠引周禮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之法是從左氏之

兵者周禮祭表貉鄭司農云於所立表之處為師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是也是古有祠兵禮也又按爾雅釋天禡師祭也入曰振旅注五百人為旅疏注五百人為旅亦即祠兵之義

叙官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言與祠兵禮如一將出不嫌不習故以祠兵言之將入嫌於廢之故以振訊士眾言之互相

見也祠兵壯者在難在前振旅壯者在後復長幼且衛後也疏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注言與

習之因於彼狩行不念大安不念危史記主父偃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念戰也宋均曰春

秋少陽少陰氣弱未全須人力而後用士庶法之教而後成宗仁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閱車徒以順時氣不忌

戰也按彼以振旅治兵分春秋本周禮說周禮大司馬職分仲春為振旅仲秋為治兵賈疏春主農事故以入言之秋當

威武故以出言也要皆為習戰之用故云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將出至見也釋文振訊本又作迅按說文是部迅

疾也爾雅釋詁迅疾也又振訊也釋獸狼絕有力迅此振訊即振迅與奮迅同義詩雄雉箋奮訊其形貌禮記樂記注奮

訊也是也詩七月傳莎雞相成而振訊之與此同皆謂奮疾也爾雅釋言振訊也廣雅釋詁振訊動也蓋振訊轉注為訓

義同振訊連文為詞當時語也互見者兵出振訊士眾兵入應祠饗也注祠兵至後也爾雅釋天出為治兵尚威武

也入為振旅反尊卑也注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尊者在後復常儀也詩疏引孫炎注云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

老在前復常法也詩采芣傳入曰振旅復長幼也然則平居習戰亦有祠兵振旅之名詩則指真王南征師出師還之稱

與此祠兵為出師同與周禮何言乎祠兵注据不書疏舊疏所謂指事異其習戰則同也

謂他處皆不書即例不書為久也注為久稽留之辭疏注為矣而此書之是以致難

留之辭○孟子公孫丑篇可以入則入注久留也稽亦留止之義漢書食貨志蓄積餘贏以稽市物注稽貯滯也說文繫

傳云稽禾之曲止也力異也有所異處必稽考曷為為久注之即遲留也舊疏云為猶作言作久稽留之詞曷為為久注

据取長葛久之疏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是也舊疏云彼書為譏其久今以祠兵為久稽留之辭似於義反故難之

按何意謂長葛於五年冬圍六年冬取其久已明此第言祠兵不見久義

故問之爾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注諱為久留

辭使若無欲滅同姓之意因見出竟明盛非內邑也疏於是
同義戰國策西周策君何患焉周本紀作君何患於是此然
後祠兵於是即然後祠兵焉管子小問篇且臣觀小國諸侯
之不服者唯苗於是彼於是亦當作焉字解○注諱為至之
意○言為久留辭諱其滅同姓也通義云久俟齊侯不至又
遲其祠兵之日以深絕盛人之疑○注因見至邑也○舊疏
云出曰祠兵即爾雅出曰治兵之文也今書祠兵即是出竟
之義則知下言圍成者非內邑明矣按繁露王道云言圍成
甲午治兵以別迫脅之罪誅意之法也蓋下言圍成此言祠
兵明非迫脅見
魯亦欲滅盛也

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疏

左氏穀梁作郕左傳隱五年注郕國也東平剛父縣西南

釋例土地名郕地東平剛父縣西南有城鄉史記項羽本紀
別攻城陽正義地理志云城陽屬濟陰郡古郕伯國姬姓之
國史記周武王封季弟于郕其後遷於城之陽故曰城陽續
漢郡國志云濟北國成本國注左傳衛師入郕通典雷澤縣
在濮州古郕伯國也土地名盟會圖疏郕在濮州雷澤武王
封季載于郕大事表云高江村曰武王之母弟郕叔武封于
郕今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三十里有城壩即漢剛縣故地
而郕在其西南蓋近甯陽矣魯成邑在甯陽東北九十里蓋

亦以近郕而得名按濮州近魯遠齊甯陽與齊魯俱近剛縣
或即剛父所指應是一處魯成邑為魯之北界所謂無成齊
人必至於北門是也應與郕近

成者何盛也注以上有祠兵下有盛伯來奔疏

注以上至來奔○文十二

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傳云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按由此
至文十二年計六十九年若本年已滅盛不得彼時盛伯尚
在若其子孫不應稱爵或此盛降于齊周之附
庸不知何時為齊所滅故有盛伯來奔事也
盛則曷為謂

之成諱同姓也注因魯有成邑同聲相似故云爾疏

僖二十四年左

傳管蔡邲霍魯衛毛帥邲雍曹滕畢原鄆文之昭也是盛
為同姓也繁露玉英云變成謂之盛諱大惡也又滅國下云
衛人侵成鄭入成及齊師圍成三被大兵終滅莫之救所恃
者安在通義云成者盛之都邑本當言伐盛圍成諱之故但
舉成不繫國也都而言滅者與夏陽同義謂盛都成亦以意
言耳○注因魯至云爾○定十二年十有二月公圍成注成

仲孫氏邑是魯有成邑也九經古義云成本盛國成與盛通
釋名云成盛也穆天子傳云盛姬盛伯之子郭云盛國名文
十二年盛伯來奔是盛本伯爵二傳皆作郕僖二十四年郕
為文昭故穆天子傳天子賜盛伯為上姬之長郕後為魯邑

昭七年左氏傳云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說文廊
魯孟氏邑是廊與成一也故此傳云諱滅同姓公羊禮說云
惠說非也若此處為假借之字經義從此晦矣盛與魯同姓
春秋所甚惡也傳曰衛侯燬何以名絕曷為絕滅同姓也注
云絕先祖支體尤重故名甚之也此即禮所謂滅同姓名也
然則何以不絕魯侯內大惡諱也諱莫如深故變盛謂之成
魯本有成邑使若圍成然成為內邑不應圍欲入力索而
得之曰此非圍成特滅盛耳變盛為成為內諱耳太史公曰
春秋推見至隱此類是也故繁露謂諱大惡也若以成與盛
通而聖人之微言幾息矣按漢書地理志泰山郡有式縣式
則成之誤即續漢志濟北之曷為不言降吾師注據戰於宋
成縣也惟以為本成國者誤曷為不言降吾師注據戰於宋
不言歸鄭疏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是也彼則不言宋歸
于鄭此言成降于齊師故難之其歸字有作敗字者誤也按
彼經無歸鄭義似作敗為是此魯齊共伐成降于齊其實
亦降魯辟之但言齊彼魯鄭共戰宋言戰乃辟之也注辟滅
敗彼不但言鄭敗是不為魯辟故據以難

文不書盛伯出奔深諱之疏

注辟滅至於齊○通義云魯

因爲內辟滅同姓之文按因辟故但書圍而已不言降我也
玉篇降伏也降有下義見爾雅釋言即伏義也○注言及至
滅之○舊疏云以及者汲汲之文故也通義云然言二國同
圍則亦同受降可知此成即魯所取以為孟氏宋者也左氏
順經作傳乃有修德退師之說抑失事實○注不月者順諱
文○舊疏云凡滅例月即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莊十三
年夏六月齊人滅遂是也今此亦滅而不書月者順諱文使
若不滅矣按圍例時諱滅故從圍國常文矣○注不書至諱
之○舊疏云正欲決莊十年齊師滅譚子奔莒之屬書其
出奔也今成被滅至文十二年春乃書盛伯來奔於所傳聞
世不言所奔者深諱故也按書盛伯來奔則國滅明故不
書來奔深諱之文世來奔之盛伯恐非此年盛伯說見上

秋師還

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疏

通義云還者何善辭也

据彼難此不當

病之也注

慰勞其罷病疏

注慰勞其罷病○

善而言還意
日罷注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師還曰疲疏引此傳云此滅
同姓何善爾病之也何休云慰勞其罷病也是鄭用公羊為

注也按罷與疲同廣雅釋詁疲罷皆訓勞國語齊語罷士無
伍罷女無家注罷病也是疲罷勞轉為訓也易中孚六三
爻詞曰或鼓或罷史記平原君傳臣不幸有罷癰
之疾皆讀若疲通義云言非善之但閱其罷病耳曰師病矣

疏通義云文王之法師出不踰時春而為病之注據師出
祠兵秋而振旅君子以師為病矣注據師至病也○廣韻勞慰也
皆罷病曷為獨勞此病也疏郎到切讀如孟子滕文公篇勞

之禮記曲禮君勞之則拜之勞謂師非師之罪也注明君之
出皆病曷為獨於此役慰勞之也注明君至在君○通義云本
使重在君因解非師自汲汲疏當言公至自圍成緣諱滅同

姓沒公不舉去至而舉師還然滅同姓自公之過於師無罪
故不得加不善辭也以善反曰還以不善反曰復後出師久
亦不錄還者皆從此始見法可知繁露奉本云故師出者眾

矣莫言還至師及齊師圍成降于齊師獨言還真吾劫外
不得已故可直言也至於他師皆其君之過也而曰非師之
罪是臣子之不為君父受罪罪不臣子莫大焉按隱三年注

云凡書兵者正不得也外內深淺皆舉之者因重兵害眾兵
動則怨結構禍更相報償伏尸流血無已時所謂師之罪也
此重在君滅同姓舉其重者故歸其善於師非師真無罪也
故舊疏云所以慰師者明君之滅同姓非師之罪其重在子

君矣繁露說微異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也邈也○注
因解至汲汲○舊疏云正以及者汲汲之辭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注諸兒襄公也無知公

子夷仲年之子襄公從弟疏冬十一月經有癸未麻為十月

無癸未○注諸兒至從弟○史記齊世家釐公三十二年釐

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

奉養比太子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襄公

元年始為太子時常與無知鬪及立絀秩服無知怨十二年

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戌癸巳瓜時而往及瓜而代往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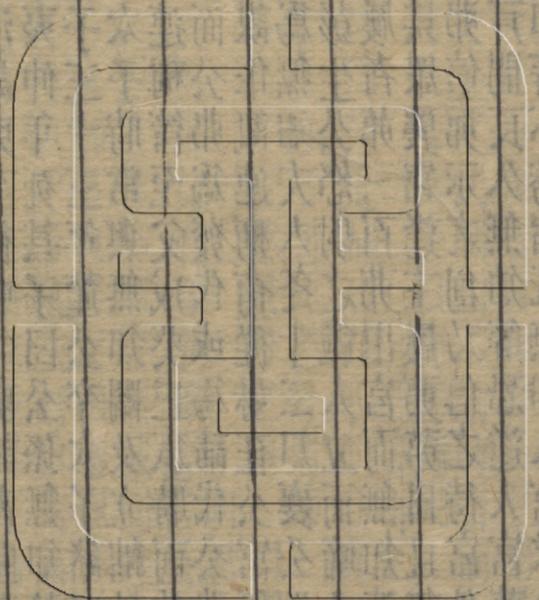
歲卒瓜時而公弗為發代或為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

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之間襄公曰

事成以女為無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夢遂獵沛見

籛從者曰彭生公怒射之籛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
反而鞭主屨者弗三三弗出官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
傷乃遂率其眾襲宮逢主屨弗第日且無入驚宮驚宮未易
入也無知弗信弗示之劍乃信之待宮外令弗先入弗先入
即匿襄公戶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
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
戶間發視乃襄公遂弑之而無知自立為齊君與左傳所載
大同較為詳備穀梁傳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

也之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七終

常熟丁國鈞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八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二十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九年
盡十年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疏

齊世家云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
當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
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弑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
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繁露王道云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
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故
穀梁傳曰稱人以殺殺有罪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暨疏

暨唐石經諸本同左氏作暨暨通段
字隱六年左傳猶懼不暨注暨至也玉
篇旦部暨與也至也是也杜云莒魯地琅邪繒縣北有暨亭
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嶧縣東八十里一統志暨亭在兗州
府嶧縣東
故繒城北

公曷為與大夫盟注

据與高侯盟諱不言公疏注据與至言
公○見莊二

十二年彼經云及齊高侯盟于防傳齊高侯者何貴大夫也
曷為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

是也。因與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注：據高、侯、名、疏。

諱，沒公。故據以難。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注：君前臣名，齊無君。

故大夫不名，義異。彼以齊無君，故不名。此以諱與大夫盟，不

名也。故注云：據高、侯、名、明、非、眾、也、杜、云、為、其、諱、與、大、夫、盟、也。

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亦非公羊義。使若眾然，注：鄰國之臣猶吾臣也。君之於臣，當告從命而行。

而反歃血約誓，故諱使若悉得齊諸大夫約束之者，愈也不月。

者是時，齊以無知之難，小白奔莒。子糾奔魯，齊迎子糾，欲立

之。魯不與，而與之盟，齊為是更迎小白。然後乃伐齊，欲納子

糾，不能納，故深諱使若信者，也不致者，魯地也。子糾出奔，不

書者，本未命為嗣，賤故不錄之。疏：注：鄰國至愈也。○釋文作

左傳：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會且不可盟，則甚矣。

春秋諸侯之臣，見鄰國之君，皆稱臣。故云：鄰國之臣猶吾臣

也。君之於臣，當告從命而行。而反與盟，故諱之。使若眾然，杜云

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公，蓋春秋譏莊公之盟也。文七年左

傳云：不稱名，眾也。故此不稱名，使若眾然也。使若悉得諸大

夫約束之者，愈者，謂較與二大夫盟，恥少殺也。○注：不月

信者，謂若大信也。不謂月，非信辭也。齊世家云：襄公之醉殺

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

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

奔莒，鮑叔傅之小白。自少好善，齊大夫高、侯、及雍、林、人、殺、無

知議立君，高國先除，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

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

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

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讒也至於伐齊納糾讒當可納而不納耳此自正義不相反也劉氏逢祿難曰讒可納不納當文自見以不諱敗為惡內非也敗非大惡為王者伸義養威故諱之至於復仇以死敗為榮特不諱以起義人果不量強弱萬死之而不顧一生而不敢殺人為名耳反以為惡內於義短矣按復仇上注云齊迎子糾欲立之魯不與而與之盟齊為是更何氏上注云齊迎子糾欲立之魯不與而與之盟齊為是更迎小自然後乃伐齊欲納子糾不與而與之盟齊為是更定論通義云伐下納者曰所為伐事耳與入辭異不言弗克納者別於納不正者也○注所為伐事耳與入辭異不言弗克傳曰狷者曰侵精者曰伐然則伐者雖重於侵仍非入國之義是以此經兼舉其伐見不能納矣按納者內不受糾者何辭因不受而伐必非能入國辭故云猶不能納也

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注据下言子糾知非當國本當去

國見挈言公子糾疏注据下至子糾○上齊下糾嫌與上鄭

子糾殺之傳云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為君者也彼

注云故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著其官為君則下經舉子見其官為君知此經單言糾非當國辭既非當國辭今但直去國言公子糾作見挈辭而已今不稱公子故問之穀梁注云

不言子糾而直云糾者君前臣名也注春秋別嫌明疑嫌當

盟繫在於魯故擊之也君前臣名也注春秋別嫌明疑嫌當

為齊君在魯君前不為臣禮公子無去國道臣異國義故去

公子見臣於魯也納不致者言伐得意不得意可知猶遇弗

遇例也不月者非納篡辭疏禮記曲禮云父前子名君前臣

義成十六年鄆陵之戰公陷於淖樂書欲載晉侯鍼曰書退

鍼是書之子是於君前臣名其父也案昭元年左傳秦伯之

弟鍼辭曰臣與羈齒是公子於鄰國君前稱臣事也○注春

秋至為臣○繁露十指云別嫌疑異同類一指也又云別嫌

疑異同類則是非著矣嫌糾但齊君前稱臣魯君前不臣也

○注禮公至魯也○詩伯舟箋云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

之至也疏此仁人以兄弟之道責君則同姓之臣故恩厚之

至不忍去也以箴膏肓云楚鬻拳同姓有不去之恩論語注

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

稱公子之道也。糾既來臣，雖四方納之，猶當為臣。禮下經取
子糾文承齊人，乃無君前之義，是以得舉貴稱矣。○注：納不
至可知。○上六年注云：公獨出，用兵得意，可知。故不須致也。亦
今此納糾，不得入，而但書伐，其不得意，可知。故不須致也。亦
并不致伐也。○注：猶遇弗遇例也。○遇者，隱四年公及宋公
遇于清，是也。弗遇者，桓十年公會，衛侯手桃丘，弗遇是也。上
六年注云：公與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弗遇者，不
遇者，正以遇有國，不遇之分也。○注：書遇者，得意，弗遇者，不
意明矣。○注：勞以不致，分也。○注：書遇者，得意，弗遇者，不
入于齊，弗克納。已明不須更致矣。○注：不月，至，即云：齊小
年注：大國，例月，此非納，故不月也。○注：不月，至，即云：齊小
月，衛侯，朔入于齊，哀六年，秋七月，齊陽生入于齊，之書，月為
篡也。○注：糾非篡者，子糾，次正，宜立。且下文書：齊小白入于齊，
為篡辭也。○注：此非篡者，可知。非篡而言，納所以下文書：齊小白入于齊，
能納也。○注：糾次正者，史記敘出奔云：羣弟恐禍及故，
次弟糾奔魯，又云：次弟小白奔莒，是小白次于糾也。

齊小白入于齊

曷為以國氏注。○注：據宋公子地自陳入于蕭氏公子也。○疏：○注：據
子也。○鄂本以下同。何校云：地當作池。按見定十一年春當
云：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池入于蕭以叛，是也。

國也。注：當國故先氏國也。不月者，移惡于魯也。○疏：○注：白不當立

故書法與齊無知同。公羊問答云：問後漢鄭眾傳春秋書齊

小白入于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二說不同，何故？曰：鄭眾為

左氏經師，與何氏不同，無足異也。第後漢書注引公羊以釋

之誤矣。注：書者於經師家法不可不知也。按此與隱元年鄭

段四年衛州吁同義。○注：當國至國也。○隱元年注：使如國

君氏上鄭謂以國為氏也。○注：不月，至魯也。○隱四年注：云

大國篡例，月此不用，明無惡為侈惡於魯。其言入何篡辭也

為其不早送子糾，致成小白之篡，故也。○疏：○注：入何篡辭也

疏：舊疏云：據桓十七年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不言入齊

公孫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

知而迎公子糾於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于

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白虎通：誅伐篇：篡者，何謂也？
篡猶奪也。取也。欲言庶奪嫡，奪奪宗，因奪取其位，春秋傳曰：
其言入何篡辭也。齊世家：言小白母衛女也。有寵于釐公，雍
林人殺桓公，非直不受之先君也。乃率弗
故齊桓公非直不受之先君也。乃率弗
宜為君者而立罪亦重矣。明其為篡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疏：○注：隱七年傳：過時而日隱之也。注：隱痛

是書經解讀編 公羊義疏二十 五

也痛賢君不以時葬襄公於前年十一月見弒至此乃葬過
時襄非賢君而亦日隱之者其以上四年賢復仇故與莊元
年之諱取為
遷義同與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

時月之十九日杜云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

涸故曰乾時水經注瓠子河篇時水又西逕高苑縣故城南

其水側城西注京相璠曰今樂安博昌縣南界有時水西通

濟其上源出般陽北至高苑下有死時中無水杜預亦云時

水於樂安枝流旱則竭耗則春秋之乾時也大事表時水出

今臨淄縣西南二十五里蓋伏淄所發亦謂之形水平地出

泉曰形襄三年齊侯與晉士句盟于形外即此水亦謂之時

灑水以下流與灑水合也方輿紀要時水在青州臨淄縣西

南二十五里其地名矮槐樹舊置郵亭於此平地出泉謂之

形源淺易涸亦名乾時其色黑俗又謂之烏河齊乘時水之

源南近淄水詳其地形水脉蓋伏淄所發水經注謂時水自

西安城南石洋堰分為一支津西北合黃山之德會水黃阜

之南五里泉至梁鄒入濟旱則涸竭此乾時也

今不通矣益都通泉水唯此通舟未嘗淺涸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注据郎之戰疏注据郎之戰○桓十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云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

內不言戰乃敗矣又見桓十二年傳以託王於魯故不言敗

此書敗績伐敗也注自誇太其伐而取敗疏注自誇至取敗

故難之又作夸下同校勘記云按夸大字作夸从言者詞之誇誕也

老子道德經不自伐故有功論語公冶長篇願無伐善皆謂

夸大也小爾雅云伐美也史曷為伐敗注据內不言敗績曷

記功臣侯表明其功曰伐曷為伐敗注据內不言敗績曷

為自誇大其伐而取敗疏注据內至取敗○謂既敗復讎也

○繁露竹林云春秋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讎又

云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讎者

有二焉謂此及上四年齊襄公滅紀是也通義云復讎者雖

不愛其死要期於有成豈以敗為榮乎特魯之力不能讎齊

力實不敵故春秋因其敗而誇大之若曰幸有此敗莊之忘

讎乃可以自解云爾然苟竭其智力師喪分焉卒不得報君

子亦怨之矣齊魯皆非能復讎者而假襄公以見復讎之榮

公將復讎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下十二年傳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仇牧聞君弑趨而至萬臂殺仇牧碎其首是皆以死敗為榮者也不及孔父者孔父死在虜公前仇牧聞君死趨至有復讎之志故舉也此復讎乎大國曷為使微者注據納子糾公猶自行即大

夫當有名氏疏注據納至名氏即上公伐齊納糾是也舊疏云公羊之例以大夫得見名氏謂士為微

故言此通義云據不公也注如上據知為公疏注如上據知

出主名似內微者文公也注如上據知為公疏注如上據知

也見廣雅謂若上納糾酒書公則曷為不言公不與公復讎

公故知此戰為公親行也也曷為不與公復讎注據諱與讎狩疏注據諱與讎狩

也曷為不與公復讎注據諱與讎狩疏注據諱與讎狩

部傳云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

狩也公與讎人狩春秋諱而不書此復讎宜見與故據而難

之復讎者在下也注時實為不能納子糾伐齊諸大夫以為

不如以復讎伐之於是復讎伐之非誠心至意故不與也

書敗者起託義戰不致者有敗文得意不得意可知例疏通

云下猶後也義如下武維周之下本讎襄公而復之於桓公

故言復讎者在其後世也時實以不能納子糾怒桓而託名

復讎伐之桓又非讎子故不與復讎也令實復讎方善錄之

不當沒公沒公者起非實復讎按孔義下作後解亦通注

時實至與也為不能鄂本末本同監本毛本為不能

誤倒作不能為何義下謂臣下按君父之讎人人所共復讎

之志出於臣下故沒公文也注書敗至義戰舊疏云春

秋之例內言戰乃敗案今經文上文云戰于乾時內敗明矣

而及言我師敗績者起託義以敗為榮也按疏標起訖以起

託義絕句非當義戰運繁露竹林云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

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為之者固春秋所甚疾已皆非

義也難者曰春秋惡詐擊而喜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讎奈何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其取之何注據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取執齊慶封殺之言

執也疏唐石經作其言取之何諸本誤脫言字注據楚至

執也疏唐石經作其言取之何諸本誤脫言字注據楚至

四年楚子蔡侯陳侯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是言執不言取也

以下浚洙知其脅也以稱人共國辭知使魯殺之時小白得

國與鮑叔牙圖國政故鮑叔薦管仲召忽曰使彼國得賢已

國之患也乃脅魯使殺子糾求管仲召忽魯惶恐殺子糾歸

管仲召忽死之故深諱使若齊自取殺之疏脅者書偽古文

泰誓脅權相滅皆為以威力恐人也說文肉部脅兩勝也掖

下為脅引申之迫脅人如在肘腋下也曰脅也故下二十五

年傳或曰脅之注去與責求同義皆與迫脅意近也注以

下至脅也下浚洙傳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為深之畏齊也

曷為畏齊也辭殺子糾也因被脅而畏因畏而浚洙故云以

下浚洙知也注以稱至殺之舊疏云謂不言齊鮑叔取

子糾殺之而言齊人則知一人之號兩國共有一人之號既

兩國共有則知齊魯皆有殺子糾之惡矣按不書齊人亦宜

書齊侯見歸獄于齊不得書齊鮑叔也舊疏非又共國當作

國共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傳曰吾成敗矣吾與成人未有成

也注此傳發者解稱人為共國辭段氏玉裁校彼注疏云一

箇人字兩國共有當是其非非國也也是也又彼傳諱獲也

下注云稱人共國辭者嫌來輸平獨惡鄭明鄭擅獲諸侯魯

不能死難皆當絕之與此齊魯同惡同故也注時小至殺

之釋文作邵忽云本又作召齊世家云秋與魯戰于乾時

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

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離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

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瀆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主

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

之尊臣無以增君將治齊即高侯與叔牙是矣君且欲霸

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

之乃詳為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管子

小匡篇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君有加

惠於臣使臣不凍餒則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

所從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不如此夷吾者五竟惠愛民臣不

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

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

加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也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

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始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

叔曰彼為其君勤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猶是也公曰然

則為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夫施伯魯之謀臣

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與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

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於羣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

智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

公羊義疏二十

公羊義疏二十

公羊義疏二十

公羊義疏二十

公羊義疏二十

不受彼知其將反齊必殺之君亟請之不然無及公乃使鮑叔牙行成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為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讎也請受而戮之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與之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管仲天下之賢人也今齊求而得之必且長為魯國憂君何不殺之而授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趨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寡君願生得之以徇於國於是魯君乃不殺生束縛以與齊左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乃殺子糾于生寶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齊語亦有其事詳略互見魯為齊魯殺子糾恥甚故分惡於齊使若齊自殺又稱人為國共解所謂沒其文不沒其實也

其稱子糾何注据不立也疏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然則以子配名嗣君在喪之稱糾未立稱子糾故難之貴也其貴奈何宜為君者也注故

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著其官為君明魯為齊殺之皆當坐弑君因解上納言糾皆不為篡所以理嫌疑也月者從未踰

年君例主書者從齊取也疏立子以貴不以長注子謂左右

勝及姪姊之子位有貴賤不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蓋魯女位次貴於衛女故子糾視小白為貴子以母貴也○注故

以至為君○舊疏標起訖無者字宜為衍文左疏引賈云不言公子次正也李氏貽德左傳賈服注輯述云管子齊僖公

生公子諸兒公子糾為次正矣公羊傳其稱子糾何貴也白虎通為庶長而子糾為次正矣公羊傳其稱子糾何貴也白虎通

封公侯春秋經曰齊無知殺其君貴者子糾當立也亦以糾為次正也春秋之例諸侯庶子皆得稱公子糾當為次

正故不書公嫌與庶子同也齊氏召南考證云按史記齊世家襄公次弟糾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其母衛女是糾為兄

小白為弟可為此傳之證毛氏奇齡春秋傳云按史世家子糾者小白兒故荀卿曰桓公殺兄以反國莊子桓公殺兄入

嫂而管仲為臣越絕書管仲臣於桓公兄公子糾管子大匡亦曰齊僖公生公子糾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又曰鮑叔傅小

白辭疾不出以小白幼而賤不欲為傅故也則明明子糾是兄小白是弟而胡氏引據有去吏稱齊桓殺其弟以反國一

語惟考漢淮南王傳淮南厲王不法文帝命薄昭以書責之有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其云弟者

以文帝是兄故諱言兄而謂弟韋昭本注所謂子糾本兄而稱弟者不敢斥也胡氏以程子曾誤讀漢書早有桓兄糾弟

之說而又承程子之誤紊亂倫次誣妄立說於以誤天下後世所繫匪淺也按杜氏亦云小白僖公庶子公子糾小白庶

兄又韓非子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說苑尊賢篇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又鮑叔曰昔者公子糾在上而不讓非仁也尹文子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明子糾宜立故與以君薨稱子糾之稱也○注明魯至弒君○穀梁傳言取病丙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干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所以魯亦當坐弒君也故稱人以見國共也○注因辭至疑也○通義云公子糾乃襄公之弟桓公之兄時襄公無適嗣貴莫如糾也齊世家次弟糾奔魯次弟小白奔莒莊子曰小白殺兄入嫂荀子曰齊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檢尋諸文並是糾長故次宜為君乃或專據薄昭詭詞以為桓兒糾弟諍矣又如所徵史記參之管子大匡曰齊僖公生公下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皆僖公左傳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公明糾與小白皆僖公此經若不宣子糾所當立耳故知上言納糾非篡矣舊疏云此經若不宣子糾所納言糾有當國之嫌後人疑其篡矣今作嗣君之稱則知上單言糾作君前臣名之故也所以理嫌疑也按白虎通封公侯篇君見弒其子得立何所以尊君防篡弒也春秋經曰齊無知弒其君明貴妾子公子糾當立也班氏所据多公羊家說則公羊以子糾為襄公子糾當立也班氏所据多公羊家故上齊小白入于齊傳曷為以國氏當國也其言人何篡辭

也是桓公之立有篡宗之罪故經書入以貶之也○注月者至君例○春秋之例弒成君例曰隱四年春二月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注曰者從外赴詞以賊聞例又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獯宣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之屬是也僖九年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注云弒未踰年君例當月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然則未踰年君當月此子糾見弒書月明從未踰年君例也奚齊因不正故略而不月若然僖十年春正月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其成君亦不日者被注云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義與奚齊同也此外諸侯之例至若莊三十二年子般卒之書曰文十八年子卒之書曰皆未踰年君而已與不日不同自以所傳聞世與所聞世之異當文各自有解也○注王書至取也○舊疏云言主書此事者正欲從而罪齊但因見魯之惡耳

冬浚洙

洙者何水也注以言浚也

疏杜云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水

縣北分為二流注云北為洙濱春秋莊九年書浚洙京相璠杜預並言洙水在魯城北浚深之為齊備也南則泗水夫子教於洙泗之間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皆洙泗去洙水百步餘說文水部洙水出泰山蓋縣臨

樂山北入泗段氏玉裁注云泰山郡蓋二志同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縣西北七十里有蓋城是也前志蓋下云臨樂于山沂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經曰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者謂勃海郡臨樂縣之干山也本其源而言故下云至蓋非謂洙出蓋也而經注皆刪于字謂臨樂為蓋縣山名其亦誤也池注引作泗云或作池蓋字誤夫經注皆云泗水出下縣不云出蓋縣又皆云洙水至卞入泗不云至蓋入泗然則卽改池為泗亦與水道不合安知班氏時無池水抑或不知何字之誤而竟作泗字也杜釋例云出魯國東北西南入沅水不同他水至桑鄆時更昧於臨樂之源乃誣班為出蓋書法不同他水至桑鄆時更昧於臨樂之源乃誣班為出蓋觀春秋莊九年浚洙知其易漂也許亦云出泰山蓋臨樂山北入泗恐非許氏原文淺人用水經改竄之耳今洙水在曲阜北四里上不得其原下流不入泗而入沂又非鄆氏之舊蓋湮沒已久以是冒之耳○注以言浚也○舊疏云正以與尚書浚賦澮之文同故知水名今尚書作澮賦澮澮

浚之者何
 距川玉篇澮下云同浚史記五帝本紀亦作浚

深也疏
 詩小弁云莫浚匪泉傳浚深也易浚恒侯果虞翻注並云浚深也鄭作澮爾雅釋言澮深也書皋陶謨之澮賦澮說文谷部作容賦澮距川然則訓深者容正字浚段借字浚於說文

訓深也繫博取也永部之澮訓
 易為深之注據本非

人功所為疏
 注據本至所為舊疏云正言畏齊也注洙在

魯北齊所由來疏
 穀梁傳著力不足也鹽鐵論險固云故制

洙修地利也
 注洙在至由來○杜亦云洙在魯曷為畏齊

也注據伐敗也疏
 注據伐敗也○卽上傳云此其言敗何辭

殺子糾也注時魯親見脅畏齊浚之微弱恥甚故諱使若辭

不肯殺子糾也齊自取殺之畏齊怒為備亦所以起上脅也

疏
 唐石經作殺鄂本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殺作役誤○注時

子糾致齊自取殺之因浚洙為備皆以諱畏齊也上注云以

下浚洙知其脅故此云亦所以起其脅也新語懷慮云魯莊

公据中土之地承聖人之後不修周公之業繼先人之體尚
 權仗威有萬人之力懷兼人之強不能存立子糾國侵地辱
 以洙泗為竟俞氏懋云宣四年傳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解
 詁云為公取向作辭也恥行義為利故諱使若甚不肯聽公

平伐取其邑以弱之者愈也然則此傳辭殺子糾也文法與彼同亦當解云為殺子糾作辭也取行義不終故託為畏齊之甚不得已而殺之也蓋魯之納子糾義也其卒為齊殺子糾不義也穀梁傳曰以手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疑當時諸侯必有以此病魯者故魯大凌洙以自解耳此辭當為從而為之辭之辭非固辭不獲命之辭何氏以為辭不肯殺者出○
細矣逐發○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疏杜云長勺魯地大事表云路史曰成王以商民六族

賜魯有長勺氏尾勺氏北蓋商民所居書月者詐戰也

二月公侵宋出○

曷為或言侵或言伐犇者曰侵注犇也將兵至竟以過侵

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尚嚴疏注犇也○校勘記周禮

按何注犇嚴也周禮音義云粗音嚴本亦作嚴何訓犇為嚴而鄭引傳即作粗猶何訓野為鄙而鄭引傳即作鄙留也安禮記月令其器高以粗居覽粗作犇漢書藝文志庶得嚴犇又敘傳犇舉僚職師古注犇粗略也大略也○注將兵至尚

竟而已用兵淺者說文人部侵漸進也與浸義近詩不泉浸彼苞稂兵至竟服則去若精者曰伐注精猶精密也

不服推兵入竟伐擊之益深用意稍精密疏注精猶精密也

擇也又廣韻精熟也細也專一也皆與精密義近易繫辭傳精義入神亦謂精密其義也○注侵責至精密○白虎通誅

伐約類聚引說題辭云伐人者深入國內行威有所斬壞伐之為言敗之也周禮大司馬職賊賢害民則伐之注云伐者

兵入其境鳴鐘鼓以往所以聲其罪兼用公羊左氏兩傳義也通義云周官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

之明侵伐皆王者之師堂堂正正之名而左氏以輕師偃鐘鼓為侵失矣伐者深入其境者害淺故春秋之義侵善於

伐侵伐例皆時唯內書公侵者恒舉月蓋善錄之按詩采薇箋云三有勝功謂侵也伐也戰也疏云此侵伐戰三傳之說

皆異左傳有鐘鼓曰伐無曰侵皆陳曰戰穀梁拘人氏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公羊稱犇者侵精者伐是也周

禮大司馬職注引春秋傳曰精者曰伐又曰有鐘鼓曰伐則

伐者兵入其境鳴鐘鼓以往侵者兵加其境而已然則鄭參

用三傳文也周禮侵伐相對故侵為用兵淺者其實侵不但

無鐘鼓耳雖深入亦謂之侵故僖四年諸侯侵蔡蔡潰遂伐
 楚是深入名侵也伐名施於重入境雖淺亦名伐故經書莒
 人伐我東鄙及齊侯伐我北鄙纔伐界上是淺亦稱伐也侵
 伐則主國之師未起直入境而行若主國出禦則曰戰故左
 傳皆陳曰戰不言伐注舉戰為重黎戰是也合兵血刃曰戰
 疏注舉戰至曰戰也毛本為誤謂鄂本黎誤犁齊氏召南考
 來戰于郎是也戰不言伐傳於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
 戰于宋已發傳矣存說于此按此通發伐戰圍入滅之例故
 又言戰不言伐以別輕重也注合兵至曰戰○白虎通誅
 伐云戰者何謂也備書大傳曰憚警之地春秋戰曰戰者延
 改也延改蓋延改之圍不言戰注舉圍為重楚子圍鄭是也
 以兵守城曰圍疏注舉圍至是也○見宣十二年楚子圍鄭
 圍○說文口部圍守也周禮大宗伯以禮禮入不言圍注舉
 哀圍敗謂環兵圍繞受害較重故有禮禮也入不言圍注舉
 入為重晉侯入曹執曹伯是也得而不居曰入疏注舉入至
 僖二十八年通義云大其郭是也按外郭謂之郭故入重于
 圍○注得而至曰入○左傳造其國都曰入弗地曰入注謂

勝其國邑不有其地也人者逆 滅不言入注舉滅為重齊滅
 而不順非王命而入人國也

萊是也取其國曰滅疏注舉滅至是也○見襄六年○注取

鳥獸行則滅之注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禽獸不
 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也說文水部滅盡也取其國邑毀其

宗社故為盡也大司馬疏云春秋公羊左氏說凡征戰有六
 等謂侵戰伐圍入滅用兵鱗猶不聲鐘鼓入境而已謂之侵

而聲鐘鼓伐則戰之謂兩陳交刃戰而不服則伐之謂用兵精
 謂人其四郭取人不服則圍之謂而其四郭圍而不服則入之

取其君此皆舉重而吉按賈氏以戰輕於伐非也 書其重
 者也注明當以重者罪之辨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月

者屬北敗疆齊之兵南侵疆宋南有難復連禍於大國故

危之疏注明當至論之○繁露十指云舉事變見有重焉則

律也史記李斯傳具斯五刑漢書刑法志云漢興之初尚有

夷三族之令今日當三族壽皆先黔劊斬左右止笞殺之梟
 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誅暴秦之為禍烈矣高后元年乃除三
 刑韓信彭越皆受此誅暴秦之為禍烈矣高后元年乃除三

族罪祿言命狗書甫刑傳子張曰堯舜之主一人不刑而天
 平治爾則教誠而愛深也十夫而被此五刑子龍子曰未可
 謂能為書康成注云二人俱罪呂侯之說刑也彼此五刑喻
 犯數罪也孔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注云教然耳犯數罪
 猶以上一罪刑之此與漢律一人數罪以重者論之同義唐
 律名例亦云諸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議云假有甲任
 九品一官犯盜絹五疋徒一年又私有一張合徒一年半
 又過失折人二支合贖流三千里是為二罪以上俱發從有
 禁兵器斷徒一年半按今律亦有二罪俱發以重論條輕罪
 不議也○注月者至危之○舊疏云侵伐例時即上九年夏
 公伐齊之屬是也今書月故如此解穀梁傳曰侵時此其月
 何也乃深其怨於齊也又退侵宋以眾其敵惡之故謹而月
 之是也○注月者至危之○舊疏云侵伐例時即上九年夏
 也○注月者至危之○舊疏云侵伐例時即上九年夏

三月宋人遷宿

遷之者何不通也注以其不道所遷之地疏○注以其至之地
 閩本監本毛本道誤通疏同益與傳不通相○宋本鄂本同
 涉也舊疏云正以不道于某知非實遷矣

還繞也解上不通也不通反為遷者宋本欲遷宿君取其國

不知宿之不肯耶宋逆詐卯先繞取其地使不得通四方宿

窮從宋求遷故得言遷疏禮記曲禮疏而遷屢注遷或為還

還也○注還繞至通也○荀子成相篇比周還主黨與施注

還繞也禮記檀弓右還其封注還圍也圍亦繞也按還即環

字士喪禮有巾環幅不鑿注古文環作還九經古義云春秋

傳諸侯之師還鄭而南又東三年道還公宮公羊傳以地還

之又云師還齊侯漢書食貨志云還廬榭桑皆讀為環按此

蓋周禮大司馬之杜也大司馬職曰犯令陵政則杜之注杜

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與圍義別圍則以兵繞之此

則繞取其地也○注不通至言遷○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周

宮謂之杜春秋謂之遷遷紀遷宿遷陽皆是也公羊讀遷為

還謂之地還之使不通何兵訓還為繞謂還繞其地使不得
 通四方非杜而何絕謂之杜改謂之遷蓋改其土地之宜絕
 其往來之道如成七年傳郟克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公穀
 皆曰是杜齊也杜齊者謂改其土地也絕子沈子曰不通者蓋
 其往來杜齊也杜齊者謂改其土地也絕子沈子曰不通者蓋
 因而臣之也注以宋稱人也宿不得通四方宿君遷宋因臣
 有之不復以兵攻取故從國辭稱人也月者遷王封當與

滅人同罪書者宋當坐滅人宿不能死社稷當絕也主書者

從宋也疏穀梁傳曰遷凶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注為人

是也疏云春秋言遷有三種之例一表凶辭者此文是也二

見存凶國者耶遷于夷儀是也三於元年遷紀發傳者彼以

紀侯賢經變文以云義非正故不發之穀梁不必同公羊以

地還之義其謂因而臣之也○注以宋至人也○稱人者

賁辭也杜宋強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於邢遷貶宋稱人

故知為因而臣之也通義云因而臣之者因取之也宋附

庸也所遷之地西而通義皆宋邑不得外通雖未絕世與鄰

國同九伐有犯命凌政則杜之鄭司農曰杜塞使不得與鄰

國交通此近是與穀梁傳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類是

謂自遷者僖元年邢遷于夷儀成十五年許遷于葉之類是

也彼三傳曰遷者猶得其國家者也○注以兵取政不稱師從

國家以往百文也○注以兵取政不稱師從

國辭稱人者惡宋也○注以兵取政不稱師從

月舊疏云春秋之例大國之遷例月即僖三十一有

月舊疏云春秋之例小國之遷例月即昭九年春許遷于夷

是也今此宿是也小國宋人遷之而反書月故云月齊師滅

封當與滅人同罪也其滅國書月即不冬十月齊師滅譚十

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屬是也宿不能死社稷當絕者包

氏頃帝云國君守社稷者也不能守社稷而聽人遷非效死

宿君本未出奔故於其遷以起之○注主書者從宋也○舊

疏云言主書此事者正欲從而罪宋因見宿君不死之惡耳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疏杜云乘丘魯地

山郡有乘丘縣顏師古曰即春秋乘丘也括地志乘丘在瑕

丘縣西北三十五里今兗州府志滋陽縣西南有古瑕丘城

地理志濟陰郡乘氏下云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東行

千一百一十里應劭曰春秋敗宋師于乘丘是也又泰山郡

乘丘下云師古曰春秋敗宋師于乘丘是也又泰山郡

也與桂說合七統志乘丘故城在兗州滋陽縣西北又以為

漢濟陰之乘氏縣乘氏故城在曹州府鉅野縣西南按前志

乘氏注應劭曰敗宋師于乘氏是也續志注亦曰乘氏古乘

日馬氏宗糖左傳補注云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濟陰乘氏縣

故宋乘丘邑漢志泰山郡乘氏縣顏氏注公敗宋師即此地

糖按魯師自雩門竊出雩門魯城門則敗宋師必在魯之近

郊括地志乘丘在瑕丘縣西北水經泗水注泗水西南迤魯

縣北又西過瑕丘縣東瑕丘與魯縣接界則乘丘為魯近郊

地故元凱直斷為魯地濟陰乘氏應劭張華鄴元雖皆言為

春秋之乘丘非魯近郊故未有言魯敗宋師于此小顏注不

足据惠棟反據此以駁元凱魯地之非亦誤禮記正義亦云

公羊義疏二十一

左

乘丘魯地水經注荷水分濟於定陶縣北東南徑乘氏故城南胡氏謂謂即春秋之乘丘今鉅野地按郎為魯近邑則乘丘去魯必不遠馬氏得之矣

其言次于郎何注据齊國書伐我不言次敗不言乘丘疏注

齊至乘丘○按据齊國書伐我不言次此注衍蓋涉下注誤也又敗不言乘丘不字衍何意蓋以敗言乘丘與郎言次于

義似乖也注時伐魯故書次郎魯地疏為兵生背斃之盟

義與長句同公羊無此義按郎為魯地故知為伐

不言次疏注据齊至言次○郎表十一齊與伐而不與戰故

言伐也注此道本所以當言伐意也齊與伐而不與戰伐兵

得成故當言伐也疏注此道至伐也○各本故作敗誤依鄂

別之故不得從戰不言伐例也然又不直書伐者郎者吾近

邑與四鄰異不可言伐須為變文也按何意以傳義為齊未

成伐若已成伐但不我能敗之故言次也注此解本所以不

言伐言次意也二國纔云次未成於佚魯即能敗宋師齊師

罷去故不言伐言次也明國君當疆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

犯至於近邑賴能速勝之故云爾所以疆內且明臣子當將

順其美匡救其惡疏注此解至次也○通義云我能敗之故

我不能敗之故也左傳曰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孫偃曰宋師

不整可收也自雩門竊出蒙臬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宋師

師于乘丘齊師乃還此詐戰不日之證按据左傳明二國皆

纔止次未成於伐魯敗宋師齊師即去也故言次不言伐宋

本纔作讒鄂本止作上皆謀○注明國至疆內○說苑指武

云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必昔夫差好戰

而凶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疏杜云莘蔡地大事表

縣境舞穀梁傳作武古武舞通詩維清序奏象舞也獨斷云維清奏象武之所歌也又隸釋武梁祠堂畫象秦舞陽洪云

碑以秦武陽為秦舞陽

荆者何州名也注州謂九州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疏注州謂至

梁雍○宋本冀作冀非見禹貢彼云冀州既載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荆

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冀州無界舊疏引鄭注云兩河間曰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

若廣大然是也其爾雅釋地云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

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

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又周禮職方氏云東南曰揚州

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

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爾雅殷制周禮

周制故也通義云漢南曰荊州以州舉者略之若言荊州之

蠻夷爾不詳別其國部意也所傳聞之世方內其國而外諸

夏蠻夷猶未及錄故深略之至所聞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

荆始進稱楚其吳初通上國已在成公之末故始見即得以

國書矣詩疏引賈逵云秦始皇諱楚而改為荆亦以其居

荆州故因諱而改之然則僖公以後又何以書楚乎穀梁傳

曰荆者楚也何為謂之荆狄之也何為狄之聖人立必後至

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名

不若字注皆取精詳錄也疏舊疏云州不若國言荆不如言

甲氏氏不若人言潞氏不如言楚人不如言楚人不如言潞氏

言介葛盧名不若字言介葛盧不如言楚人不如言楚人不如

至錄也○舊疏云正以貴字不若子注爵最尊春秋假行事

重為詳錄輕賤為略之也字不若子注爵最尊春秋假行事

以見王法聖人為文辭孫順善善惡惡不可正言其罪因周

本有奪爵稱國氏人名字之科故加州文備七等以進退之

若自記事者書人姓名主人習其讀而聞其傳則未知己之

有罪焉爾猶此類也疏舊疏云言邾婁儀父不如言吳子楚

子○注爵最尊○通義云此七等所

以進退四夷黜陟小國極於子者禮所謂東夷北狄西戎南

蠻雖大曰子之義也是春秋所託王者法也按馮衍傳顯志

賦云黜楚子於南郢兮子雖最尊謂蠻夷之尊者耳○注春

秋至王法○舊疏云即孔子曰我欲託諸空言不如載諸行

皇清經解賣扁公羊義疏二十

七

事是也○注聖人至其罪○舊疏云若其善善可正言其美
但以惡惡不可正言其罪若正言其罪則非孫順之義故此
何氏偏以其罪言之○注因周至之科○舊疏云卽隱元年
邾婁儀父注云稱字所以得為褒者春秋前失爵在名例之
屬是也○注故加姓名○舊疏引說辭云北斗七星有
政春秋亦以七等宣化又引運斗樞云春秋設七等之文以
貶絕錄行應斗星仲孩繁露爵國云春秋曰荆傳曰氏不若
人以不若名名不若字字四等又順命云其次有五等之爵
以尊之皆以國邑為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間者州國人民甚
者不得繫謚例亦云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注主
人至類也○見定元年傳被注云此假設而言
之主人謂定哀然則此主人謂此七等者也
以名注 据獲晉侯不名疏 注据獲至不名○見僖十五年彼
師敗績也注舉絕疏唐石經諸本同僖二十六年疏引此作
君獲為重也絕疏絕之以意添之字也禮記曲禮云諸侯
失地名注絕之疏引春秋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
獻舞歸公羊云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此失地名也曷
為絕之注据晉侯不名絕疏 注据晉至名絕○僖十五年傳
人君者皆當絕也然則晉侯書獲已明不須書名絕義已起
又兼惡獲人君者罪同也曲禮又云諸侯不生名蓋生名者

絕晉侯雖未生獲也注獲得也戰而為敵所得獻舞不言獲
名仍當坐絕

故名以起之疏 注獲得至所得○詩皇矣其政不獲箋云獲
鄭注獲猶得也周禮朝士云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注存

而取之曰獲相八年傳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與此戰而為
敵所得同也穀梁傳蔡侯何以名也絕之也何為絕之獲也
○注獻舞至起之○不與夷狄獲中國故不言獲又無以起

其當絕故書名也杜氏釋例云國君者社稷之士百姓之望
當與社稷宗廟共其有亡者也而見獲於敵國雖存若亡死
之與生皆與曷為不言其獲注据晉侯言獲也疏 注据晉至

滅同是也曷為不言其獲注据晉侯言獲也疏 注据晉至
義云据戰而執者當言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注與凡伯

滅國而降者乃言以歸 同義夷狄謂楚不言楚言荆者楚疆而近中國卒暴責之則

恐為害深故進之以漸從此七等之極始也疏 舊疏引運斗
荆使夷狄主中國也僖十五年疏云秦楚同類得獲晉侯不

者以爵稱伯非真夷狄故與楚異繁露精華云春秋慎辭正
謹名倫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於
而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有小夷遊大不

夷而不得言戰大夷避中國而不得言獲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子嫌於相臣之辭也是故大小不踰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注與凡伯同義○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傳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為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注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子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故絕不言執正之言伐也所以降夷狄尊天子為順辭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云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以歸猶愈乎執也注為中國諱見執故言以歸通義云以歸雖亡國之辭然尚無大賤義書序曰以箕子歸是也○注夷狄至始也○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死位此亦應同○注夷狄至始也○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楚屬荊州吳屬揚州所以抑楚言荆不抑吳言揚者正以楚近中國故也戴氏云荆楚一物義能相發吳揚異訓故不得州名也與何氏異按戴氏蓋即戴宏其實何氏謂楚近中國亦即其近中國言之非必決吳之不抑稱揚吳入春秋在治外夷之道漢書匈奴傳贊曰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是以外而不內諫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亦即卒暴責之則恐為害深故進之

義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疏

差謬略云十月公羊作十有一月案石經公羊及今本作十月

也繁露滅國下云齊桓公欲行霸道譚遂違命故滅而奔莒又觀德云滅國十五有餘獨先諸夏謂此也按十五當五十一之誤春秋亡國五十二也杜云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一統志故譚城在濟南府歷城縣東七十里東平陵故城縣東一十五里大事表云今濟南府歷城縣東南七十里有譚城水經注濟水篇與武原水合水出譚城南平澤中世謂之武原淵北徑譚城東俗謂之布城也又北逕東平陵縣故城西故陵城也後乃加平譚國也齊桓之出過譚譚不禮焉魯莊公十年滅之用左傳事說文邑部鄭國也齊桓公之所滅詩碩人譚公維私自虎通作覃詩大東序東國困於役而傷于讒譚大夫作此以告病也段氏玉裁云齊世家譚作鄰小司馬所據正作鄰

何以不言出注

據衛侯出奔也○傳二十八年衛侯出奔楚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之屬是也註國已滅矣無所出也注別於

有國出奔者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月者惡不

死位也疏杜云不言出奔國滅無所出范云不言出者國滅
上二衛侯之屬皆自國出奔者也
失地名所聞世以前略小國卒或不名故其失地亦不名
譚子奔莒弦子奔黃温子奔衛是也至所見之路篇按彼上云
乃名滅例月○注孔子至已矣○見論語子路篇按彼上云
必也正名乎鄭○注古曰名今日字不言出見一字不苛也○
注月者至位也○禮記曲禮下云國君死社稷喪六年傳國
滅君死之正也孟子梁惠王篇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
也效死勿去范云凡書奔者責不死社稷昭二十一年注大
國奔例月成十二年注不月者小國也
小國奔例時此月故為惡不死位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八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九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二十一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十一年 盡十五年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鄆五月書戊寅月之十七日杜云鄆魯地大事表云當在兗州府

境與元年齊遷紀邢鄆鄆之鄆在都昌縣西者為工地說文邑鄆鄆宋魯間地

秋宋大水

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注

據鄆移不書疏注據

不書○襄十九年取邾婁田自鄆水傳云其言自鄆水何以
 鄆為竟也何言乎以鄆為竟鄆移也注魯本與邾婁以鄆為
 竟鄆移入邾婁界魯隨而有之是也鄆移所以為災者僖公
 十四年沙麓崩漢書五行志云河大川象齊大國桓德衰伯
 道將移於晉文故河為徙也鄆及我也注時魯亦有水災書
 移不知何時所象事無徵也

魯則宋災不見兩舉則煩文不省故詭例書外以見內也先是二國比與兵相敗百姓同怨而俱災故明天人相與報應

之際甚可畏之疏注時魯至內也○毛本比誤北報誤起依

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與此異者正以比年大水水

者流通之道可以及兩國故得書外以明內矣彼是火災無

及內之理而得書見明為王者之後記災故也通義云不舉

內為重者錄失所由生道其本也知非為王者之後記災者

所傳聞之世方外諸夏雖王者之後猶未得記故知仍以及

內錄爾左氏說外災據告書者但魯史之體如是非春秋新

意也就以其傳駁之隱七年京師來告饑不書何耶○注先

是至畏之○舊疏云二國比與兵相敗即上所云公敗宋師

于鄆十年夏公敗宋師于乘丘之屬是也按漢書五行志嚴

公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為時魯宋比年為乘丘戰之

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劉向以為時宋愍公驕慢

睹災不改明年與其臣宋萬博戲婦人在側矜而罵萬萬殺

公之應子政習穀梁故無及我之義彼

傳云為王者之後也記災是專屬宋矣

冬王姬歸于齊

何以書過我也注時王者嫁女于齊塗過魯明當有送迎之

禮在塗不稱婦者王者無外故從在國辭疏穀梁傳其志過

王姬歸月此同外女歸例不月者但以過我書我不為主故

也○注在塗至國辭○隱二年傳云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

婦入國稱夫人此始過魯猶係在塗不稱婦故解之也桓八

年傳云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

明諸侯所在莫非王士故無在國在

途之別也左傳云齊侯來逆其姬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其言歸于鄆何注據國滅來歸不書鄆非紀國而言歸疏注

國至不書○舊疏云即十四年紀侯大去其國不書叔姬來

歸是也叔姬來歸所以不書者江然云叔姬來歸不書非歸

甯且非大歸是也杜亦云紀侯去國而死叔姬歸魯來歸不

書非甯且非大歸○注鄆非至言歸○舊疏云決隱七年叔

姬歸于紀之經矣以鄆非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

國都又屬之齊故據以難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

于叔爾也注叔者紀季也婦人謂夫之弟為叔來歸不書書

歸儻者痛其國滅無所歸也儻不繫齊者時齊聽後五廟故

國之起有五廟存也月者恩錄之疏注叔者至為叔○爾雅

叔不通問又檀弓云嫂叔之無服也皆叔與嫂對言故謂夫

弟為叔○注來歸至歸也○穀梁注引江熙曰叔姬守節積

有年矣紀季雖以鄙入于齊不敢懷貳然襄公豺狼未可聞

信桓公既立德行方宣於天下是以叔姬歸于鄙魯喜其女

得申其志也按穀梁傳曰此邑也其言歸柯也吾女也失國

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故江氏如此解實與公羊隱之義相

足僅以歸鄙為喜得所則隱之也深矣杜云紀季自定於齊

而後歸之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而以初嫁為文賢

之也按隱七年注去賤賤書者後為嫡終有賢行紀侯為齊

所滅紀季以鄙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

錄之杜義本此○注鄙不至存也○舊疏云如此注者正欲

決昭二十一年宋華亥等自陳入手宋南里以叛之交矣按

上三年紀季以鄙入于齊傳云請後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

竹林云紀侯謂其弟曰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

歸明五廟存也故書鄙以起之同附庸也○注月者恩錄之

○上元年注云內女歸例月外女不月者聖人探人情以制

恩實不如魯女然則內女之例皆書月為恩錄故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疏接唐石經諸本

氏作捷今穀梁亦作捷經義雜記云解云正本皆作接字故

賈氏云公羊穀梁曰妾也據此知賈景伯所見穀梁本與公

羊同作接今作捷者蓋後人誤從左氏改耳當從賈注校正

徐云正本皆作接字是俗本亦有作捷者公羊音義云接左

氏作捷穀梁音義無文蓋亦誤同今本矣公羊春秋僖三年

二年鄭伯接卒左氏穀梁作捷齊作捷又文十四年晉人納接

苗于邾婁左氏穀梁作捷齊作捷二字古多互用禮記古義

云接以太牢注接讀為捷勝也棟案接與捷通故訓為捷鄭

氏周易晉卦書曰三接注接勝也是讀為捷又爾雅釋詁接

捷也此二字互通之證包氏慎言云八月經有甲午麻八月

無甲午九月之十月也宋萬以十月出奔不應八月弑其君至十月方出也似麻為九月按甲午宜十一月

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

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注復反覆發傳者樂道人之善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

友益矣樂驕樂樂僕遊樂宴樂損矣疏唐石經同鄂本作無

荀息見桓二年傳十年○注復反覆發傳者○桓二年傳云

及者何累也○注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

也○注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注叔仲惠伯是也○此復發傳

故解之○注樂道人之善也○繁露祭義云其辭直而重有

再歎之復嗚呼不可不察也○其申必有美者焉○此之謂也○春

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也○其申必有美者焉○此之謂也○春

秋正辭云苟一義一法足以斷其凡而示義也○是故有單辭而

兩辭有複辭有單辭○其辭可凡而不可凡也○復辭可要而不可

可要也○兩辭備矣○徒不能贊一辭也○春秋於孔父仇牧荀息

殊也○故曰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春秋於孔父仇牧荀息

書法同傳故不厭其書重辭復以道之也○注孔子至損矣

○論語季氏篇引以申樂有則此何以書賢也疏傳補疏云

道人之善因類及之也○有則此何以書賢也疏傳補疏云

左氏言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雖不及

公羊之詳亦未嘗有貶辭而杜預則以稱名之故而謂其無

善可褒反譏其不警而遇賊正義云公羊善其不畏強禦故

言此以異之劉原父稱仇牧之智則未仇牧之忠則盡劉後

其趨而至于手劍而叱千古之下英氣猶存其不勝而死即李

豐之恨力劣不能擒賊也將以不能執賊遂避匿觀望不出

乎牧之撥而死亦豐之築於刀環也○家氏鉉翁曰大夫死君

之難乃曰無善可褒可乎君前臣名自是書法應何賢乎仇

爾杜氏每以名字為褒貶曲為之說其病甚大○何賢乎仇

牧注据與孔父同也疏据叔仲惠伯不賢今此傳云何賢乎

仇牧與何賢乎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注以下錄萬出奔月

孔父所据同○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注以下錄萬出奔月

也禦禁也言力彊不可禁也疏○不畏彊禦詩大雅蒸民篇文

月宋萬出奔陳注月者使與大國君奔回例明彊禦也○注

禦禁至禁也○爾雅釋言云禦禁也○周禮司寇氏職禦農行

皇清經解

公羊義疏二十一

四

以禦與疆同圍亦有禁義也漢書王莽傳亦作不畏疆圍顏注疆梁圍捍也因不可禦禁遂亦謂禦為強國策注引詩作不辟

強禦其不畏疆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注莊公即魯莊公戰者乘且時疏年公敗宋師于乘且是也獲乎莊公莊公歸散

舍諸宮中注散放也舍止也獲不書者士也疏呂覽貴當云

狸處堂而眾鼠散注散走也走與放義近故莊子人間世云不在可用之數謂之散木亦謂棄放木也注舍止也○左

氏昭元年傳舍藥物可也服注舍止也禮記月令云耕者少舍注舍猶止也按舍止亦有放義文選西京賦矢不虛舍辭

注舍止也謂萬獲後令其止於宮中也新序義勇云宋閔公臣長萬以勇力聞萬與魯戰師敗為魯所獲囚之宮中數月

歸之宋是也上十一年左傳云乘且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顧孫生搏之宋人請之是其事也○注獲不書

者士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見經故也杜以萬及仇牧皆卿以其名見於經夫萬弑君之賊不能不明舉其名若不

稱名則當稱人左傳又有稱君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君無道之說不自相矛盾乎

於宋與閔公博注傳本道此者極其禍生於博戲相慢易也

疏惠氏棟云漢書注反作又按舊疏云歸而反國乃為大夫於宋則疏本作反新序云宋閔公博婦人在側史記宋世

家潘公與南宮萬獵因博爭行釋文公博如字戲名也字書作籀葉本籀作薄按當作籀博段借字公羊問答云何以謂

之博戲曰其來舊矣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為其二乘也公曰有二乘何為不博孔

子曰為其兼行惡道也說文局博戲也六箸十二棊也史記蔡澤傳說范雎曰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

此皆君之所明知也辭孝通譜曰烏曹作博其所由來尚矣雙箭以象日月之照臨十二棊以象十二辰之躔次博之為

戲也易於爭道衰世之君臣對博其取禍宜也按方言籀謂之蔽或謂之籥秦晉之間謂之籥或謂之棋或謂之箭裏或

謂之博毒或謂之列專或謂之醫或謂之棋或謂之箭裏或謂之杯或謂之廣平所以行棋謂之局或謂之曲道圍棋謂之

弈自關而東秦晉之間謂之奕孟告子云今夫奕之為數注奕博也或曰圍棋戴氏震方音誥證云籀博古通用說文

籀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籀籀博也局博所

以行棋奕圍棋也荀子太略篇六貳之博楊倞注云即六博也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楚辭招魂篇菹蔽象棊有六博

些王逸注菹玉也蔽籀箸以玉飾之也投太箸行太棊故謂六博也史記范雎蔡澤列傳君獨不觀夫博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春秋襄二十五年左傳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廣雅

簿著謂之箭也專博也廣平枰也曲道柁也圍棋奔也皆本
 此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簿通作博韓非子外儲說云秦昭
 王以松栢之心為博箭西京雜記云許博昌善陸博法用六
 箸以竹為之長六分或用二箸列子說符篇釋文引大博經
 曰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為十二道兩頭當中名水用
 其十二枚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
 為之二人互擲采荷其行刺處即豎之名為驍其即入水
 食魚亦名牽魚每牽一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
 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獲亦籌為大勝也廣平為
 博局之枰取義於平也說文枰平也韋昭博奕論云所志不
 出一枰之上小爾雅廣服棋局謂之奔通作亦大戴禮小辨篇
 文亦圍棋也廣雅釋言圍棋奔也奔通作亦大戴禮小辨篇
 夫亦圍十棋之變由不可既也亦即奔字文選博奕論注引
 邯鄲淳藝經曰棋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
 棋子各一百五十枚後漢書張衡傳奕秋以棋局取譽注引
 圍局也其即所執之子按博奕皆用棋奔為圍棋博為局戲
 說文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棋法與圍棋異故楚辭六博王注
 投六箸行六棋故為六博方言所以行棋謂之局鮑宏博經
 用十二棋六棋白六棋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色彩為一
 畫者謂之塞刻為二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
 不塞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然則博即後世之雙陸奔即圍
 棋皆謂之枰以其局用板平承於下也行枰者皆謂之棋故

說者或合或分焉焦氏循孟子正義云史記曰者列傳旋式
 正其劉徽九章算術句股章用諸色棊別之凡用以布列者
 之通名而博之棊上高而銳如箭亦如箸今雙陸棋俗謂之
 鎗向可考見其狀故有箭箸之名今雙陸枰上亦有水門其
 法古今有不同如奔古用二百八十九道今則用三百六十
 一道亦其例也班固奔旨云夫博縣於投不專在行優者有
 不遇劣者有僥倖雖有雌雄不足以為平也至於奔則不然
 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循名責實謀以
 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無所因敵為資
 應時屈伸此分別博者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無所因敵為資
 其後人不行棊而專擲采遂稱擲采為博與奔益遠矣焦氏
 論極為明瞭○注傳本至易也○後漢爰延傳昔宋閔公與
 疆臣其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以致大戾繫露王道云宋
 閔公於婦人而心妬棄大夫萬博魯莊公曰天下諸侯
 宜為君唯魯侯爾閔公妬其言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
 美惡乎致萬怒博閔公絕脰此以與臣博之過也古者人君
 立於陰大夫立於陽所以別位明貴賤今與臣相對而博置
 婦人在側此君臣無別也故使萬稱也國卑閔公之意閔公
 籍萬而身與之博下君自置有辱之婦人之房俱而矜婦人
 婦人獨得殺死之道也春秋曰大夫不適君遠此逼也矜婦人
 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注淑善○爾雅釋詁
 淑善也詩曹風鳴

鳩云淑人魯侯之美也注美好疏新序云公謂萬曰魯君孰

君子是也注與寡人美萬曰魯君美天下諸侯唯魯君爾宜其為君也注美好疏說文美甘也美

與善同意廣韻美好色詩齊風猗嗟美莊公頽而長兮美目

清兮清揚婉兮注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注萬見婦人

是其美好也注皆在側故許閔公以此言言閔公不如魯侯美好疏至以言

許攻人之陰私也廣韻許面斥大以言也論語陽貨篇惡許

以為直者宋萬面斥宋君不閔公矜此婦人注色自美大於

如魯君揭其所短故為許也注管子法法篇彼矜者滿也滿者

此婦人疏虛也注色自美大之貌新序載宋閔如注其言疏文

猶曰莫我若也注色自美大之貌新序載宋閔如注其言疏文

謂萬有魯侯孰與寡人美之語其自美大可知注如其言疏文

妒婦妒天也史記項羽本紀嫉妒吾躬列子說符篇簡注曰

高者人妒之閔公見萬譽魯侯故妒之妒其勝已也注曰

此虜也注顧謂側婦人曰此萬也虜執虜也疏也注顧謂至虜

婦人曰逆解顧曰也此萬也解此也左傳上十一年云宋公斬之曰始吾敬

斬之釋文引服云恥而惡之曰斬虜執虜者禮記曲禮云獻

民虜古通生虜困虜左傳上十一年云宋公斬之曰始吾敬

子今于魯因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宋世家潛公怒辱之曰始

吾敬若令爾虜焉故注爾女也謂萬也更向萬曰女嘗執虜

於魯侯故稱譽爾疏虜於魯故稱魯侯之美亦以許之也

魯侯之美惡乎至注惡乎至猶何所至疏唐石經諸本同公

春秋繁露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致萬怒捕閔

公絕脰韓詩外傳以此三虜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爾虜焉

皇清經義

公羊義疏二十一

七

所至若言萬怒搏閔公絕其脰注脰頸也齊人語疏也齊人語
 何至是也蜀大字本及漢制攷同宋本閩本監本毛本頤誤脰廣
 語釋親脰頸項也釋名頸脰也脰而長也脰之言豎立也
 說文頸頭莖也又云脰項也頁部項後也段注云頭後者
 在頭之後此當曰頭而曰項者渾言則不別小雅四牡項領
 傳曰頭大也此謂項與雖同新序云萬怒遂搏閔公於蒙澤仇
 落於日絕吭而死宋世家萬有力遂以局殺潛公於蒙澤仇
 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注手劍持拔劍叱
 罵之疏注手劍至罵之也閩本監本毛本拔作技依鄂本宋
 年傳曹子手劍而從之亦謂持劍也檀弓子手弓而可謂持
 弓也周書克殷云武王乃手大白以麾諸侯史記周本紀手
 作持又吳世家專諸手七首刺王僚楚世家自手旗左右麾
 軍司馬相如上林賦手熊羆義皆作持也故釋名釋兵手戟
 手所持適之戟也叱者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云叱呵也又
 云大呵為叱莊子齊物論叱者吸者釋文引司馬注叱者若
 叱咄聲徐邈音七說文口部叱呵也呵有罵義禮記曲禮云
 尊客之前不叱狗左傳昭二十六年子囊帶從野浪叱之史
 記淮陰侯傳暗噉叱咤于入皆廢通義云手劍者手持劍萬
 也叱之叱罵也宋世家云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公門

警殺仇牧碎其首注側手曰撥首頭疏

唐石經臂作辟釋文

校勘記云此當作辟音婢亦反是辟撥非臂撥也經義述聞
 云謹案臂短不可以擊人作辟者是也辟椎擊也爾雅辟拊
 心也郭璞曰謂椎胸也是辟有椎擊之義辟之言批也左傳
 說此事云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玉篇引作搗說文搗反手
 擊也批辟聲之轉耳撥當為殺辟殺仇牧者批殺仇牧也左
 傳曰批而殺之此云萬辟殺仇牧其義一也若作撥而訓為
 側手則與辟義相複辟已是手擊何須又言側手何所據撥
 字殆誤本也古木公羊蓋作殺不作撥故說文無撥字新序
 云仇牧聞君死趨而遇萬於門搗而叱之萬臂擊仇牧
 而殺之齒蓄於門闔通義云臂撥者以臂撞而殺之注側
 手曰撥○淮南原道云不與物相擊者以臂撞而殺之○注側
 注首頭○離騷經厥首用夫顛隕注首頭也說文首百同古
 之首也○象髮謂齒著門闔注闔扇疏爾雅釋宮注平作
 之鬢鬢即也○校勘記唐石經闔字磨改重刻按左傳襄十七
 ○注闔扇○校勘記唐石經闔字磨改重刻按左傳襄十七
 年云以枚數闔注闔門扇也荀子儒效云外闔不閉注闔門
 扇也呂覽仲春乃修闔扇注闔門扇也管子入觀云闔開
 不可以毋闔注闔扉扇即扇也月令注云用木曰闔用符葦
 曰扇者蓋對文異散則通也宋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注猶
 世家云萬搏牧之齒著門闔死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注猶

乳犬獲虎伏雞搏狸精誠之至也爭搏弑君而以當國言之

者重錄彊禦之賊禍不可測明當防其重者急誅之疏新序

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趙君之難顧不旋踵韓詩外傳八載此

事未亦云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引詩曰維仲山甫柔亦不

茹剛亦不吐○注猶乳至也○獲鄂本同閩本監本毛本

獲作攫是也釋文攫俱縛反一本作搏委華問答云乳犬之

噬虎伏雞之搏狸何斯本田文子也按其傳曰姓辛氏蔡丘

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文子錄其遺

言為十二篇名研文子其字也按至衰四子講德論是以養

雞不畜狸狸虎本食雞犬精誠至者乳犬可獲虎伏雞可搏

狸也淮南說林訓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

不量其力○注爭博至誅之○各本博作搏誤依鄂本闕本

正宋本誤作傅包氏慎言云詩刺厲王之任用非人回曾

彊禦曾是在服毛傳云彊梁禦善也箋以跋扈訓之謂不聽

君命而彊梁自專也据傳文宋萬力人也恃力禦善則敢于

犯上故當誅之以絕其萌舊疏云當國者即言宋萬是也故

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傳云

曷為以國氏當國也者是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注萬弑君所以復見者重錄彊禦之賊明

當急誅之也月者使與大國君奔同例明彊禦也疏惠氏士

說云宋萬出奔陳宋人力不能討也故羣公子奔蕭公子御

逸奔陳春秋書以示譏亦即此注彊禦之賊明當急誅之意

○注萬弑至之也○舊疏云欲道春秋上下皆是弑君之賊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婁人會于北杏注齊桓行

霸約束諸侯尊天子故為此會也桓公時未為諸侯所信鄉

故使微者會也桓公不辭微者欲以卑下諸侯遂成霸功也

皇清經解賣扁 公羊義疏二十一 九

疏杜云北杏齊地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東阿縣境○注齊桓至功也○舊疏云言未為諸侯所信任而歸鄉之是以諸侯皆使微者會即未人陳人之屬是也按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眾之辭也以宋人以下皆諸侯與公羊義別

夏六月齊人滅遂注不魯北杏故也不諱者桓公行霸不任文

德而尚武力又功未足以除惡疏杜云遂國在濟北蛇丘縣肥城縣南大事表云今兗州府甯陽縣西北三十里有遂鄉

水經注汶水篇西溝水又西南逕遂城東北地理志曰蛇丘

隧鄉故遂國也春秋莊十二年齊人滅遂而戎之者也京相璠曰遂在蛇丘東北十里杜預亦以為然縣東北無城以

疑之今城在蛇丘西北蓋杜預傳疑之非也○注不魯北杏故也○左傳云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

而戎之齊世家云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以遂為魯邑未知所本○注不諱至武力○繁露竹林云

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舊疏云春秋為賢者諱而

不諱者正以不任文德而尚武力故也引繁露云諸功則桓兄文弟論德則文兄桓弟而論語云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

兵車之力謂自此以後○注又功至除惡○越絕書敘外傳記春秋之義量功掩過也時齊桓功未足掩過故不諱下三

十年齊人降鄆傳紀之遺邑也不言取為桓公諱也注時伯功足以除惡故為諱又僖十七年滅項傳齊滅之不言齊滅

之為桓公諱也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焉然則滅譚不諱亦同此矣舊疏云春秋褒貶皆以功過相除

計桓公之立雖有北杏之會前有篡逆滅譚之非論其功不足而惡有餘故不為諱也而言未者欲道其九合之後功足以除

惡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疏杜云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

夫即此今故城在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五十里曰阿城鎮有

阿城上下二開為運道所經水經注瓠子河篇故瀆又北逕

東阿縣故城東春秋經書冬及齊侯盟于柯杜預曰東阿即

柯邑也按國語曹沫挾匕首劫齊桓公返遂邑於此矣方輿紀要東阿故城在兗州府東平州東

阿縣二十五里春秋時為齊之柯邑何可以不日注據唐之盟日疏注據唐之盟日○即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是也

通義云當言不月而難其日者方欲通解桓盟不日為信以下諸盟或時或月故但舉不日以包也易也注易

猶倭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注易猶至之辭○惠氏棟

易若是義與此同易之易簡鄭氏亦訓為倭易按易夫壯音

義喪羊于易鄭音亦謂倭易也詩天作岐有夷之行傳夷易

也箋云以疑故邦之君有倭易之道正義曰言乾以倭易故為

知坤以疑故為能易詩義並與此同按說文人部傷輕也

一曰交傷交傷即倭易蓋何用當時俗語也詩何人斯我心

易也傳易說也禮記郊特牲注易和境也論語包注易和易

也皆親信無後患義也通作施詩我心易也釋文易韓詩作

施是也爾雅釋詁平均夷弟易也注皆謂易直平均夷弟皆

與親信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

義近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注進前也

曹子見莊將會有慙色故問之疏注進前也○詩大雅常武

士冠禮進受命於主人注進前也又士喪禮諸公門東少進

注少前進於列○注曹子至問之○舊疏云注者之意也穀

梁傳曹劌之盟也史記作曹沫新序雜事四云昔者齊桓公

與魯莊公為何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於

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與呂覽貴信云齊桓公伐魯魯請比

關內侯以聽曹劌謂莊公曰君甯死而又生乎甯生而又死

乎公曰何謂也曰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公曰

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公曰

諾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注自傷與齊為讎不能復

也伐齊納糾不能納反復為齊所脅而殺之疏新序云莊公

生不若死○注自傷至復也○舊疏云桓十八年公薨于齊

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取績是也○注伐齊至殺之

○舊疏云即十九年夏公伐齊糾糾傳曰伐而曹子曰然則

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注當猶敵也將劫之辭疏注當猶

○新序云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國策秦策

所當未嘗不破也注當敵又齊策天下不能當注當敵也呂

覽無義云魏使公子邛將而當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

之當亦敵也鄭本劫作卻誤

升壇注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為升降揖讓

稱先君以相接所以長其敬疏注土基至曰壇○華嚴經音

曰壇禮記祭法一壇一墀注封土曰壇荀子儒效云君子言
 有壇宇注累土為壇書金滕為三壇傳壇築土釋文引馬注
 云壇土堂獨斷云壇謂築土起堂蓋於平野築土為之國語
 吳語王乃之壇列注壇在野所以講列士眾誓告之處也凡
 壇皆三等山海經南山經成山四方而三壇注三壇形如人
 築三相累也史記孔子世家為壇位土階三等是也周官司
 儀為壇三成成猶重也意亦主等與禮觀禮云壇深四尺注
 深謂高也從上曰深鄭亦引司儀為證亦階三等也下等之
 下有基應去地一尺故為四尺亦如再重一重不重不重者
 別有席一重也○法會必至其敬○禮觀禮云為宮方三百
 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注四時朝觀受
 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壇主為堦以象墻壁為宮者
 于國外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上中等者自下差
 之為三等而上有堂也堂上方一丈四尺上中等者自下每
 面十二尺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所謂明神也會同
 而盟明神臨之則謂之天之司盟諸侯會盟意亦當然上設
 方明諸儀亦所以長其敬也即上四年傳云古者諸侯必
 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是也曹
 子手劍而從之注從隨也隨莊公上壇造桓公前而脅之曹
 子本謀當其臣更當其君者見莊有不能之色疏新序云乃
 會兩君就

壇兩相相指曹劌于劍拔刃而進迫桓公於壇上○注從隨
 至脅之○詩既醉從以孫子箋從隨也隱四年傳稱入則從
 不疑也注從隨從也說文从相聽也从二人二人故有相隨
 之象昭二十八年左傳從使之收器者注從隨也史記刺客
 傳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注劉氏
 云短劍也鹽鐵論以為長尺八寸其頭類七故曰七首○注
 曹子至之色○舊疏云亦注者之意也按呂覽云將盟皆懷
 劍至壇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管鮑進劍拔劍曰二
 君將改圖毋或退者公曰封于汝則可不則請死則似莊公
 先劫桓公果爾則曹劌不過因人成事史記何為列傳與各
 書記皆違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注管子管仲也君謂莊公也桓公
 卒愕不能應故管子進為此言疏據史記刺客傳以此為桓
 公至此言○舊疏云正以劫桓公而管子對故也文選高唐
 賦卒愕異物注愕與造同廣雅釋詁愕驚也又文選西都賦
 注引字書愕驚也說文毛部選相驚過也漢書張良傳良愕
 然欲擊之注愕驚貌卒讀曰倅桓公見曹子手劍從脅故猝
 然驚愕不能言管子乃進曹子曰注莊公亦造次不知所言
 而問也視史記敘事為肖曹子曰注莊公亦造次不知所言
 故任曹子疏注莊公至曹子○按亦注者之意猶上注之不
 能也舊疏云正以問莊公而曹子對故言此

城壞壓竟注齊數侵魯取邑以喻侵深也疏釋文壓境於甲

厭竟定十五年傳厭死釋文作厭死音於甲反可證竟唐石

經諸本同鄂本竟作境俗字也謂齊數侵魯致令城郭壞敗

抑壓魯竟故注君不圖與注君謂齊桓公圖計也猶曰君不

當計侵魯太甚疏詩小雅常棣云是究是圖傳圖謀也禮聘

禮君與卿圖事注圖謀也謀即計也史記桓公左右莫敢動

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疆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

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某圖之以境為壓齊之境語意未詳

謂侵魯太甚必將攻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注所侵邑非一

復君不計及之與也管子曰願請汶陽之田注欲復

魯竟疏新序云曹劌曰願請汶陽田史記齊世家魯將盟曹

子曰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管子願曰君許諾注諸侯

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固大善矣管子願曰君許諾注諸侯

死國不死邑故可許諾疏注諸侯至許諾禮記曲禮云國

去國之文不言若之何去邑故知不死邑也朱氏彬經傳

考證云諸侯死國不死邑必古有是語而何氏述之非第如

曲禮所云也按呂覽云仲曰以地備君非以君備地君其許

之乃與之桓公曰諾疏齊世家云桓公許之刺客傳桓公乃

盟亦此義桓公曰諾疏許盡歸魯之侵地新序云管仲謂桓

公曰君其許之桓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注下壇與曹子

反按陸本當作

釋文壓境於甲

君謂齊桓公圖計也猶曰君不

說文曰部圖畫計難也

史記桓公左右莫敢動

禮記曲禮云國

禮記齊世家魯將盟曹

史記齊世家魯將盟曹

禮記齊世家魯將盟曹

首北面就臣位新序云已盟標劍而去是也○注標辟也○
 釋文標音交反辟也劉兆云辟指也孟子萬章篇標使者注
 標麾也音義標音杓又音地與此同詩邶風柏舟云寤辟有
 標傳辟拊心也標拊心貌釋文標符小反與此異而標辟同
 為拊心則標即辟與此同也說文手部擊擣也擣裂也一
 曰手指擣也摩旃旛所以指摩也摩即俗摩字摩訓擣擣訓
 擊擣即擣趙氏訓棟為麾猶此訓辟也詩召南標有梅傳標
 落也標乃受字之借曹沫標劍置地標義與受同亦謂墜落
 其劍置於地而去廣雅釋詁云標擊也與此異○注時曹至
 云爾○舊疏云端猶始也言曹子從始持劍而守桓公矣及
 其盟訖乃標劍置地與桓公相去遠也按要盟可犯注臣約
 端正也謂正持其劍守桓公也則始不備要盟可犯注臣約
 束君曰要強見要脅而盟爾故云可犯疏漢書文帝紀注文
 穎曰要劫也荀子王霸篇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注要約
 也臣劫約其君曰要君論語憲問云雖曰不要君是也閻本
 監本毛本作臣約其君而桓公不欺疏齊世家云桓公後悔
 誤鄂本宋本作束掘正而桓公不欺疏欲無與魯地而殺曹
 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
 侯失天下之援不可刺客傳亦云桓公忽欲倍其約管仲曰
 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亦與之
 然則管仲不失信而云桓公不欺者善則歸君也繁露竹林

云齊桓知不肯要盟以自前
 洗也遂為賢君而霸諸侯
 曹子可讎注以臣劫君罪可讎

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注諸侯猶

是翕然信鄉服從再會于野同盟于幽遂成霸功故云爾劫

桓公取汶陽田不書者諱行詐劫人也疏齊世家云於是遂

亡地於魯諸侯問之皆信齊而欲附焉新序云左右曰要盟

可倍曹劌可讎而君不讎信著天下矣遂不倍又云三存亡國

負曹劌可讎而君不讎信著天下矣遂不倍又云三存亡國

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穀梁傳曰信齊侯也呂覽貴信云欲

勿謂勇許之不可動也謂信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

可謂勇許之不可動也謂信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

注諸侯至服從○猶由通禮記雜記云猶是下君猶得也○
 猶當為由新序云○猶由通禮記雜記云猶是下君猶得也○
 ○鄭下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已下于鄆○注再會于鄆也○
 公已下會于鄆是也○注同盟于幽○見下十五年齊侯宋
 七年○注遂成至云爾○齊世家云七年諸侯會桓公于鄆
 而桓公於是始霸焉蓋用下十五年左傳復會焉齊始霸也

之語新序云為鄭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注劫桓至人也○舊疏云正以成二年書取汶陽之田故也繁露對膠西王云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為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霸為其詐以成功苟為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五伯者比於他諸侯為賢者比于聖賢何賢之有然則桓公比諸魯莊行詐劫人為賢然其因管仲一言強為不欺不怨以要諸侯究非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者比也春秋之不得已也故公羊之例不信者日而桓盟不日公羊以春秋之不得已也故公羊之子喜其君父脫危之至而與桓會不致亦所為假以立義者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疏左傳以為宋人背北杏之會

夏單伯會伐宋

其言會伐宋何注据伐國不殊會曹伯襄言會諸侯疏注据

殊會○舊疏云與上諸侯俱是伐宋事不殊異何勞別生會交乎故難之○注曹伯至諸侯○舊疏云即僖二十八年冬曹伯襄復歸于曹遂後會也注本期而後故但舉會書者刺

會諸侯圍許是也

其不信因以分別功惡有深淺也從義兵而後者功薄從不

義兵而後者惡淺疏舊疏云若其不後宜言單伯會齊人陳

衛侯鄭伯于鄆之文按杜云既伐宋單伯乃至故曰會伐宋

唯以單伯為周大夫為與穀梁傳會事之成也注伐事已成

單伯乃至○注書者至淺也○後會書會即刺其不信也隱

元年注舉及暨者明當隨意善惡而原之欲之者善重惡深

不得已者善輕惡淺與此義同○注從義至功薄○舊疏云

即此是按下十六年邾婁子克卒注云小國未嘗卒而卒者

為慕伯者有尊天子之心即謂士十三年會于北杏是從義

兵而先者也故詳錄之以示褒義○注從不至惡淺○舊疏

云無經可據但言理當然也

秋七月荆入蔡疏與十年書荆同義穀梁傳荆者楚也其曰荆

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

字與公羊義同彼疏引康信云楚子貪淫為息媯滅蔡故州

舉之是取左傳之說自亂其家法矣彼十年傳云狄之也此

亦宜東曹州同州舉之也公羊義疏二十一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疏釋文鄆本亦作甄杜云

齊世家作甄大事表云後為齊豹邑昭二十年衛公孟彊與齊豹狎奪之司寇與鄆即此鄆讀緝漢末為兗州治曹操創業於此水經注鄆城在河南岸十八里河上之邑最為險固今山東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舊城集故鄆城也一統志云鄆城故城在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疏上十四年會

云復同會也此下傳亦云復同會也注為欲推桓為伯故復會於此按穀梁上北杏之會下云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意謂諸侯將權推齊侯行伯事故此二會為復同會推齊為伯公羊於此會無傳以繁露精華篇所云齊桓仗賢相之能用大國之資即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鄆也故之則與穀梁義同惟公羊以北杏之會為齊桓未為諸侯取信鄉故董生本柯之盟為

夏夫人姜氏如齊疏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按終思歸甯而不得故書以示譏此與襄公在時如齊異禮諸侯夫人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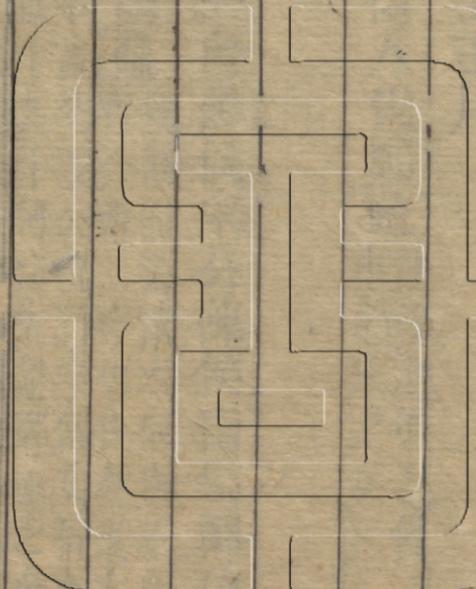
嘗疏云復與桓通也未知所本

秋宋人齊人邾婁人伐兒疏釋文兒音邾左氏穀梁作邾元和

邾兒通也通義云宋序上者諸侯為宋伐倪故宋主之又云倪舊作兒與五年經文倪字不同今改范云宋主兵故序齊上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次夷狄在下征伐則以主兵為先春秋之常也

鄭人侵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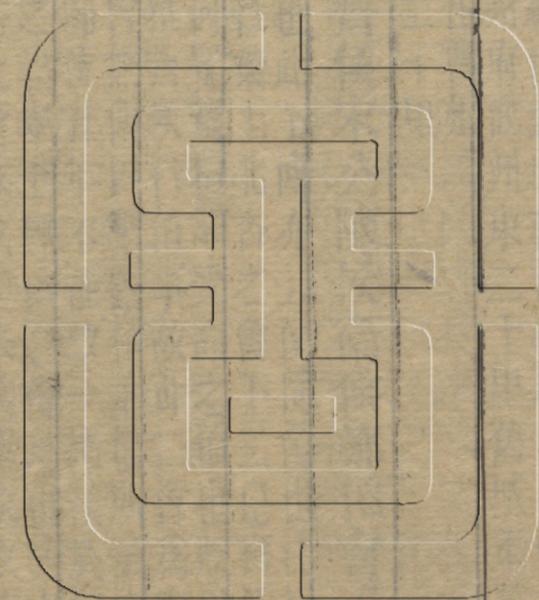
冬十月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九終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十一

丹徒陳慶年參校 子汝恭校字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一百十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二十二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十六年盡二十二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疏也故宋羊兵

秋荆伐鄭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

子同盟于幽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損缺以字數計之

穀梁傳云不言公會二字當為衍文左氏穀梁無公字故

猶勝會字據十九年何休注是鄭幽之會公比不至公子結

出竟遭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然則幽之

會非特魯君不至即士大夫亦未有來會者猶十五年齊侯

也按繁露滅國下云幽之會莊公不往是董生所据公羊無

公會字又下十九年疏云十六年冬會齊侯宋公以下同盟于幽經不言公會故知魯侯不至矣則徐彥所据本亦無公會二字且彼疏所引此經有會字亦衍文也又穀梁傳云不言公外內察一疑之也既外內諸侯同疑公與齊仇可事齊不明魯之臣子亦未與會則穀梁會字亦衍文也繁露滅國下又云不事夫而事小曹伯之所以戰死於位諸侯莫助蔓者幽之會齊桓數合諸侯曹小未嘗來也是公羊亦無曹伯與左氏經同今有者亦衍文也滑者杜云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按今為河南府偃師縣地幽者杜云宋地大事表云當在今歸德府考城縣界

同盟者何同欲也注同心欲盟也同心為善善必成同心為

惡惡必成故重而言同心也疏穀梁疏引此傳云同盟者加

義作何與全傳例合左傳田鄭成也穀梁曰同尊周也意各異按繁露精華云齊桓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鄭幽之會是也則鄭幽之會為齊伯始齊桓以尊周為伯業之盛當與穀梁義同注同心至心也○惠氏棟校云故重而言同心也心字衍按此注道春秋書同盟通例也

邾婁子克卒注小國未嘗卒而卒者為慕霸者有尊天子之心

行進也不日始與霸者未如瑣瑣卒在二十八年疏錢氏大

堂荅問云問古人名克字子儀何也曰古文儀與義同義以我我从手手古文殺字故義主斷制易四德元為仁利為義利亦刀而以和為訓故曰利物足以和義春秋傳師克在和故克之字曰儀父曰子儀注小國至進也○通義云即儀父也小國錄卒者足衰文不葬者起實小國也上十三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婁人會于北杏是慕霸者有尊事天子之心事也穀梁傳曰其曰子進之也○注不日至八年○舊疏云即下二十八年經云夏四月于未邾婁子瑣卒注云日者附從霸者朝天子行進是也蓋儀父僅會伯者于北杏行不如彼進與瑣瑣本監本同鄂未來本瑣瑣作瑣釋文作瑣毛本改從之按瑣正字瑣瑣俗所傳聞世未錄小國卒葬錄者唯此及瑣瑣子以先朝隱公春秋襄之嗣子得以其禮祭稱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瞻疏左穀作鄭詹詩魯頌閟宮云魯邦

外傳風俗通初學記並引作所瞻左傳倍二十三年叔詹曰宋世家作叔瞻是詹瞻通也下同

鄭瞻者何鄭之微者也注以無氏也疏注以無氏也○舊疏

具按與當國辭同所謂貴賤不嫌同號也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注据獲

宋萬不書者不坐獲微者今書齊稱人坐執文疏注据獲至

十二年傳云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注獲不書者士也是

彼獲微者魯不坐獲也此言齊人執鄭瞻似齊坐執矣故難

之書甚佞也注為甚佞故書惡之所以輕坐執人也然不得

為伯討者事未得行罪未成也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罪未

成者但當遠之而已疏通義云為魯將受佞人故書其執穀

逃來志之也逃來則何志焉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鄭

詹鄭之佞人也與此傳意同書身陶謨篇何畏乎巧言令色

即孔王也爾雅釋言孔甚也又釋詁王佞也郭引書而難任

人史記五帝本紀作遠佞人後漢書郵惲傳孔任不行孔王

即孔王即甚佞言大佞也佞人好作大言欺人故曰孔王九

經古義云佞讀為年故國語輿人誦曰佞之見喪果佞其田

佞與田協故讀曰年年讀為壬田讀為陳故甚佞謂之孔王

齊田謂之齊陳既同物又同聲是之謂古訓○注為甚至執

人○書名賤惡義明故執人罪可輕坐也為大夫不得專執

也穀梁傳人者眾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注然不至成也

○舊疏標起訖云不得為至未成也則然字衍文事未得行

毛本作事不得行設通義云知非為齊執甚佞書者齊若以

其佞執之當得為伯討今齊稱人則執不當罪或正如左氏

所說怒鄭不朝故耳按僖四年傳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

人而執者非伯討也今稱人而執者知非伯討故注如此解

夏齊人讖于遂

讖者何讖積也疏

校勘記云諸本同釋文積本又作漬唐石

經此字缺毛本依釋文改漬非左氏穀梁

讖作讖杜云讖盡也疏以為爾雅釋詁文舍人注曰讖眾之

其將聚而讖施注讖盡也說文支部讖微盡也从步讖聲春

秋傳曰齊人讖于遂說文多用古文春秋也漢書地理志引

公羊義疏二十二

作眾殺成者也注滅者死文滅之為死積死非一之辭故曰

滅積眾多也以兵守之曰成齊人滅遂遂民不安欲去齊強

成之遂人其以藥投其所飲食水中多殺之古者有分土無

分民齊成之非也遂不當坐也故使齊為自積死文也稱人

者眾辭也不書成將帥者封內之兵故不書疏注積者至滅

禮云四足曰漬正義云牛馬之屬若一箇死則餘者更相染

漬而死說文亦鄣漬漬也從水戠聲又漬漚也從水責聲又

漚久漬也從水區聲則漬為漚汗相染連及眾盡之辭人死

相及亦猶是也注以積訓漬傳以漬解漚義並通一切經音

義引通俗文海漬謂之漚如又引字林漚漬也廣雅釋詁漚

漬也義取相積而死故不曰漚曰漚義不與漬義聯可以知

及說文皆作積為長許之漚漚也漚義亦有久積之義故詩

許說矣按今人以物久積水為漚則漚亦有久積之義故詩

陳風東門之池可以漚柔者謂漚漚之使柔朝也周禮考工記

氏染羽漚而漚之史記貨殖傳漚漚於失教是也淮南子要

略漚漚肌膏皆漚染之義故鄭注曲禮云漚謂相漚汗而死

引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齊人為遂所積積而死與大

災同故云非一之辭○注眾多也○爾雅釋詁云眾多也說

文似部眾多也从爪目眾意○注以兵守之曰成○詩王風

揚之水云不與我成中傳成守也又小雅采芣序遣成役也

箋云成守也史記陳涉世家云遣成漁陽注成者屯兵而守

說文戈部成守邊也从人持戈○注齊人至殺之○滅遂事

秋鄭瞻自齊逃來

而殺之齊人殲焉注云饗酒食也蓋亦謂以藥物投酒食殺

之也穀梁傳殲者盡也然則何為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

之辭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存遂也存遂奈何曰齊人滅

遂使人成之遂之因民飲成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此謂狎

敵也二傳皆以為饗齊成與此微異○注古者至文也○注稱

在桓元年有分土無分民故齊強成之遂不當坐也○注稱

人者眾辭○穀梁齊人執鄭詹傳云人者眾辭也決與微者

貶者稱人異也○注不書至不

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注重言來者道經

主書者若傳云爾蓋痛魯知而受之信其計策以取齊淫女

丹楹刻桷卒為後敗也加逃者抑之也所以抑之者上執稱人嫌惡未明繫鄭者明行當本於鄉里也子貢問曰鄉人皆

好之何如子曰未可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不若鄉人之善者善之鄉人之惡者惡之疏注重言至云爾○言經所

云爾舊疏云經所以主書此事者正惡佞人之來恐其作禍矣按淮南說林訓故鄭魯人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注鄭詹鄭文公大夫以齊桓公卒不使鄭伯朝齊而使朝於楚齊人執之自齊逃至魯魯謂之佞人按時齊桓未卒彼注誤○

注蓋痛至敗也○下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秋夫人姜氏入是取淫女事也卒為後敗即淫二叔殺子般閔公事是也舊疏以娶淫女是鄭瞻計為春秋說義云鄭瞻之事傳無明文何注每有此類疏輒以為出春秋說然若龍門之戰僖

公取楚女緯侯未與董仲舒已言之漢藝文志又有公羊外傳五十篇今亦未見云云之說疑皆公羊師學相承未敢以意去取後漢書楊秉傳云蓋鄭詹來而國亂是也新語云鄭詹亡齊而歸魯齊有九合之名而魯有乾時之恥夫據干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按乾時戰在上九年與此無涉陸誤○注加逃至未明○上執稱人是言齊非伯討

疑詹無惡故書逃抑之穀梁傳曰逃義曰逃○注繫鄭至惡之○毛本繫作繫誤所引見論語子路篇今本兩未可下有也字又善之作好之舊疏引鄭氏彼注云鄉人之善行者善之惡行者惡之蓋鄭本好之亦作善之也申論審大臣篇時

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為非也其所譽者未必為是也詩云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亦由私之所致也鹽鐵論除狹云古之進士鄉擇

而里選故士修之鄉曲升諸朝廷行之幽隱明呈顯著冬多麋疏爾雅釋獸麋牡麋牝麋其子麋說文鹿部麋鹿屬冬

大戴禮夏小正云十一月隕麋角又禮記月令仲冬之月麋角解疏引熊氏云鹿是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是澤獸故冬至得陽氣而解角

何以書記異也注麋之為言猶迷也象魯為鄭瞻所迷惑也言多者以多為異也疏注麋之至迷也○白虎通鄉射篇麋

之為言迷也麋迷叠韻為訓○注象魯至惑也○舊疏云感精符文漢書五行志云嚴公十七年冬多麋劉歆以為毛蟲之孽為災劉向以為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為言迷也蓋化獸之淫者也是時嚴公將取齊之淫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

勿取齊女淫而迷國嚴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於叔終
 皆誅死幾亡社稷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火
 不明國多廉又曰震遂泥厥咎國多廉經義雜記云按何注
 公羊云廉之為言猶迷也本劉子政義志云董仲舒指略同
 則公羊亦以廉為淫女天之示戒於莊公也乃何氏云象魯
 為鄭瞻所迷惑則攝存秋說以取齊女為聽鄭瞻計較先儒
 迂遠矣京君明說易當以震遂泥為溺受淫女故迷惑不明
 而國多廉李奇注具二說謂從二至五有坎象坎為水四為
 泥在水申故曰震遂泥者泥溺於水不能自拔道未光也
 或以為溺於淫女故其妖多廉糜迷也後說得京意范解穀
 梁引易傳首三句義不子當以劉子政說補之按魯取淫女
 由於鄭瞻所迷何說推本言之兼有取齊淫女義何迂回有
 也京房易傳云廢正作淫為火不明則因多廉與何義合博
 物志東陽縣多廉千石為羣捕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糜賸
 民人隨此峻種稻不耕而穫其收百倍則糜非害稼之物杜
 去糜多則害五稼未知所本○注言多至異也○左疏云糜
 是澤獸魯所常有是年暴多故言多以災書按糜書非
 陰類故多糜記其異與者變之後時而見者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注是後戎犯中國魯蔽鄭瞻夫

人如皆淫泆不制所致疏穀梁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某
 解引廢疾云春秋不言月食日者

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君釋之曰一日一夜
 合為一日今朔日日始出其食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
 夜食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子不以為疑劉氏逢祿
 曰果虧傷未復即是朝食何為夜乎天之垂象必明以吉凶
 示人故夜不占日猶晝不占星也夜食之說於義為短經義
 述間亦云月掩日而過謂之日食但蔽其明無所虧傷安得
 既出之後尚有虧之處未復乎漢書五行志嚴公十八年三
 月日有食之穀梁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注張晏曰日夜
 食則無景立六尺木不見其景以此為候又云史惟合朔在
 夜明旦日食而出而解是為夜食注孟康曰夜食地中出
 而止劉向以為夜食者陰因日月之衰而奪其光公羊傳曰
 食晦董仲舒以為宿在東壁魯象也劉歆以為晦魯衛分經
 義雜記云按今公羊無傳何注無食晦之文而漢志引公羊
 傳曰食晦者蓋董仲舒等所見公羊有之或漢初公羊家說
 也劉歆說左氏亦以為食晦與公羊合杜云不書日官失之
 非古義漢志云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而解則穀梁家
 亦以夜食屬前月之晦矣鄭君釋廢疾云夜食屬前月之晦
 與三傳及漢志並合包氏慎言云經五月書日食不言日與
 朔公羊例為食晦劉孝孫推以為壬子朔小二月三月即王
 子朔劉歆亦以為食晦穀梁例為夜食麻為二月晦日然則
 經書三月者正月更無餘日故舉月以包也趙汭引長麻三月
 不言日者是月更無餘日故舉月以包也趙汭引長麻三月

餘癸未朔隋麻志劉孝孫推是年食合壬子朔元史麻志大
 術推是歲五月朔交分以食限三月不應食按萬充宗黃黎
 洲蒼問問由王伯厚去衛朴推驗春秋日食合者三十五獨
 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答曰是年乙巳歲二月有
 閏至三月實出十九日六十三時合朔癸丑未初初刻交周
 十一宮三十八度三四三七正合食限朴蓋不知有閏故
 算不能合耳則更無夜食事矣按是年應二月癸未朔三月
 癸丑朔二月大也○注是後至所致○戎犯中國下公追戎
 于濟西傳大其為中國追是也魯蔽鄭瞻見上十七年鄭瞻
 自齊逃來注信其計策取齊淫女丹楹刻柳是也夫人如莒
 下十九年夫大姜氏如莒是也舊疏云是陰勝陽之象是以
 日為之食漢書五行志云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劉向
 以為象周天子不明齊桓將奪其威專會諸侯而行伯道其
 後遂九合諸侯天子使世子會之此其效也董仲舒以為後
 公子慶父叔牙果通於夫
 人以劫公俱與何義異

夏公追戎于濟西注以兵逐之曰追疏

大事表云杜注公逐戎于濟水之西濟在魯界

為魯濟蓋魯地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杜注故曹地僖三十
 一年晉文以奔魯濟西約在今曹州府曹縣鄆城鉅野三縣
 之地○注以兵逐之曰追○廣雅釋詁追逐也周禮小司徒
 職以比追胥注追逐寇也春秋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

又士師職以比追胥之事注追寇也凡逐即謂追此
 追戎以兵故曰以兵逐之曰追何氏望文生義也

此未有言伐者疏

經義述聞云謹案此未有言伐者言字後人所加傳意謂此時未有伐魯者而經言

追則大其非為己追而為中國追也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
 西鄙公追齊師至鄒弗及彼云齊人侵我西鄙則有伐者矣
 有伐者而言追是為己追此未有伐者而言追是為中國追
 也下文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與此未有伐
 者文義正同又十九年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三十一
 年傳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與此文義亦同乃謂
 此時未有伐之事非謂經文未有言伐者也伐上不當有言
 字唐石經無僖二十六年疏引此有言字蓋後人據誤本加

其言追何注

據公追齊師至鄒舉齊侵也疏注○即僖二

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鄒弗及是舉齊侵也鄒
 閩本監本毛本同鄂本鄒作鄒按十行本疏中凡鄒字皆作

據正大其為中國追也注以其不限所至知為中國追也疏

注以其至追也○舊疏云公追齊師至鄒限其所至乃是自為己追故知如此此未有伐中國者則

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疏繁露滅國下云魯大國幽之會

莊公不往戎人乃窺兵于濟西由見魯孤弱而莫之救也通
 義云追逐也蓋濟西之國逼近戎患公緣是興師逐之故善
 其未至而豫為中國追也其後曹君卒死於戎難董仲舒曰
 舊傳無天之辭兵已知焉乃從救之則弗美未至豫備之
 則美之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患而先之則害無由起而天
 下無害矣然則勸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
 未行之時春秋之志也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之所恤遠
 而春秋美之許其美恤遠之意則天地之間然後快其仁矣
 是以知明先而仁厚遠而愈賢近而愈不肖者愛也故王
 者愛及四夷伯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
 亡者愛及獨身漢書辛慶忌傳云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
 未至而豫禦之是也穀梁傳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
 追之不使戎其言于濟西何注据公追齊師至鄒弗及不言
 通於我也

于也疏注据不至于也○莊大之也注大公除害恩及濟西

也言大者當有功賞也追例時疏注大公至西也○通義云

故為大也此與天王狩于河陽穀梁傳謂以河陽言之大天
 子也者同意穀梁傳於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為公之追之
 也春秋以尊王攘夷為主莊公追戎除害故為大辭○注言
 大至賞也○舊疏云公追齊師至鄒弗及不言于今言于者

謂公有大功於王法當褒矣○注追例時○此書夏是也舊
 疏云僖二十六年公追齊師雖在正月己未下不蒙日月

秋有貳

何以書記異也注貳之猶言惑也其毒害傷人形體不可見

象魯為鄭瞻所惑其毒害傷人將以大亂而不能見也言有

者以有為異也疏注惑之至惑也○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為

不書來者亂氣所生不從外來故也漢書引經文作蠹亦惑
 之變體釋文或本又作蠹馬氏宗補左傳補注云呂覽蠹蠹

高誘注兗州謂蠹為騰音相近也淮南子沈州謂之騰高誘
 注騰讀音近殆緩氣釋文或本又作蠹玉篇蠹或蠹皆徒得

切是或字本作騰因方言讀為蠹耳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三
 年詔曰去其蠹蠹章懷注蠹一名短狐說文繫傳虫部蠹亦

解為短狐皆因元凱注誤案馬說非是蠹自有蠹音騰蠹同
 部段借也此經之蠹自為短狐何杜義同杜云或短狐蓋以

含沙射人為災是也○注其毒至可見○詩小雅何人斯云
 為鬼為蜮傳蜮短狐也釋文引沈重云蜮音域狀如蠶三足

一名射王俗呼之水弩在水中含沙射人一云射人影疏引
 陸璣疏云一名射影注淮水中有云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

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之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狀瘡如疥是也是其毒害傷人形體不可見也段云狐誤狐是也釋文正義並云短狐今說文本賦字下皆誤漢五行志注作弧不誤按山海經天荒南經有賦山者有賦民之國桑姓食黍射賦是食郭注賦短狐也似龍含沙射人中之則病死楚辭大招云鱗鱗短狐王逸注鱗鱗短狐類也短狐鬼魅也大招又云魂序無南賦傷躬只王逸注賦短狐也引詩為鬼為賦廣韻引元申記去長三四寸蟾蜍鴛鴦鴛鴦悉食之似作狐亦通○往象魯至見也○賦精符文見漢書五行志云嚴公十八年有賦劉向以為賦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為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賦賦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狐近射妖死亡之象也時嚴將娶齊之淫女故賦至天戒若曰勿娶齊女將生子淫感賦之禍嚴不寤遂取之入後淫於叔叔以死兩子見弒夫人亦誅劉歆以為賦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試厥咎國生賦何氏言象魯為鄭瞻所惑正以莊信鄭瞻取齊女故至大亂而不能見也義自相足又引洪範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即此是也公羊問答云問賦之猶言惑也其義何取曰人暑所生其狀如鱗古無今有含沙射人入皮肉中其瘡如疥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徧身中獲獲賦故曰災禮曰賦君則有左疏引五行傳曰賦如鱗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賦淫女賦亂之氣所生也○注言有至異也○經義雜記云穀梁傳云一有一亡曰有賦射人者也故劉以為在水旁能射人又以齊女淫惑為說取義嚴切范解祇引京房易傳說亦不了又君不試師古曰試用也范注作君不識字誤何注及左疏所引五行傳與五行志所載劉說同陸璣毛詩義疏服虔注與劉子政射人者至死何邵公毒害傷人形體義合劉子駿以為盛暑所生未詳所本按昭二十五年傳有鸛鶴來巢傳云非中國之禽也凡未有而有者書有穀梁疏引舊解一有南越所生是也一無魯國無是也今以為或有時或有無時言不常也故書曰有益書多者魯所常有今歲特多故以昭二十五年經書有鸛鶴來巢今此不書來者亂氣所生不從外來故也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疏孔氏廣森音

于鄆絕句結不書卒則未命為卿本不當氏氏公子者蓋善其遂事襄錄之

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三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注言往媵之

者禮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疏釋名

屬云姪娣曰媵媵承事嫡也國語周語云王御不參一族韋

注御婦官也參三也一族父子也故娶異姓以備三不參族

也說文人部佚送也固不韋曰有佚氏以伊尹佚女段注佚

今之媵字釋言媵送也周易媵口說也虞注媵送也燕禮鄭

注九歌王注媵送也送為媵之本義以姪娣從謂之媵者媵

有二種若諸侯有二媵外別有姪娣是以莊公十九年經書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公羊傳曰媵侯娶一國則二國往

媵之以姪娣從諸侯大夫自有姪娣并二媵各有姪娣則九

女是媵與姪娣別也若大夫士無二媵即媵以姪娣為媵大夫

士卑故也○注言往至之尊○白虎通嫁娶篇所以不聘妾

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不可求人為妾何士即尊之漸賢不止于士

媵可求人為士不可求人為妾何士即尊之漸賢不止于士

妾雖賢不得為嫡即姪者何兄之子也疏禮士昏禮云媵御

十九年左傳其媵聲姬生光注姪兄之子說文女部姪兄

之女也其實弟之子女亦稱姪爾雅釋親云女子謂弟之

從姑是也釋名釋親屬云姑謂兄弟之女為姪姪迭也共行

事夫更迭進御也專指媵之姪言依喪服經婦者何弟也疏

則男女通稱姪故彼云姪丈夫婦人何也婦者何弟也疏

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弟也本作女弟也女弟也者別乎弟

皇清經解賈編

公羊義疏二十二

九

諸侯不再娶注必以姪婦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

所以防嫉妬令重繼嗣也因以備尊尊親親也九者極陽數

也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膝路疏注者以至親也○白虎

為其必不相嫉妬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之也通義

云媵送也送致其女也穀梁傳曰姪婦者不孤子之意也

人有子三人緩帶禮婦人無子當去諸侯夫人雖無子媵有

子嫡得不去重醜尊也易曰得妾以其子此之謂也按後漢

劉瑜傳云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姪婦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

房章懷注引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二女天子一娶九女此夏

殷制也與此傳異或公羊先師有如此說者尊尊親親舊疏

云備姪所以尊尊備婦所以親親其上尊下親皆指嫡也○

注九者至數也○白虎通姪娶篇天子一娶九女者何重國

廣繼嗣也九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一娶

九女亦足以承君之施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王度記曰天

子諸侯一娶九女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百物

必生也又五行篇君一娶九女何法法九州象天之施也御

覽引異義云地有九州足以承天故天子娶九女法之也獨

斷云春秋天子娶十二女夏制也又云天子娶十二女象十

有二月三夫人九嬪諸侯一娶九女象九州一妻八妾按此

即白虎通所引或說公羊義也漢書杜欽傳禮當娶九女所

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之極

也臣瓚曰天子一娶九女殷之禮也○注不再至媵路○白

虎通嫁娶云必一娶何防淫泆也為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

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又云不娶兩婦何博異氣也娶三國

女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脉相似俱無子也姪婦雖年少猶從

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杜欽傳又

云姪婦雖缺不得補所以養壽塞爭也

媵不書此何以書

注据伯姬歸于紀不書媵也疏注据伯至媵也○見隱二年

姬者伯姬之媵也彼有媵歸書事此云不書者彼注為其有

云媵賤書者後為嫡終有賢行重錄之非以媵書也為其有

遂事書注為下有遂事善也故書所以不當書以起將有所

詳錄猶伯姬書媵也不媵則當取得書者張本文言公子結

如陳遂及齊侯宋公盟于鄆疏注為下至詳錄○穀梁傳媵

要盟也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

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彼以為要盟與公羊異以為有遂事書

○注猶伯姬書媵○即成八年衛人來媵九年晉人來媵十年齊人來媵傳皆曰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十年傳又曰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為皆以錄伯姬辭言之婦人以眾多為侈也則彼以錄伯姬賢詳錄三國媵亦非以媵書故言猶也○注不勝至于鄆○言若不書媵則當止取得書者書之但言公子結如陳遂及齊侯宋公盟矣時實為媵如陳故不沒其大夫無遂事疏春秋之義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本也大夫無遂事疏春秋之義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說苑奉使謂國有危而不專救者不忠國無危而擅生事者不臣漢律存矯詔書矯詔不害害者死是大夫無遂事者經禮也周禮條狼氏職誓大夫曰敢不關此其言遂何鞭五百明大臣於大小事皆須關自不得專也

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注以外事不素制不豫設故云爾疏

禮聘禮記云辭無常孫而說注孫順也大夫使受命不受辭必順且說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三代之世諸侯以邦交為重故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稱之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則譏之論語之辭達則專對之辭也大夫受命不受辭聘禮記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通義云古之為大夫者祭祀能語喪紀能謀升高能賦作器能銘山川能說師旅能誓田能施命貞能命龜使能造命能是九者可謂有德音矣是故聘禮受命不受辭辭無常遂而說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不可以為大夫○注以外至之爾○詩魏風伐檀云不素餐兮傳素空也不素制謂空為議制也玉篇象部豫逆脩也不可逆

為備設也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注

先是鄆幽之會公比不至公子結出竟遭齊宋欲深謀伐魯

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除國家之難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詳

錄之先書地後書盟者明出竟乃得專之也盟不地者方使

土為出竟地即更出地嫌上地自為媵出地也陳稱人者為

內書故略以外國辭言之此陳侯夫人言婦者在塗也加之

者禮未成也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而盟不日者起國

家後背結之約非結不信也疏漢書馮奉世傳丞相將軍皆

以安國家則顯之可也又終軍傳御史大夫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顯之可也後漢書宋均傳均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論語專對專擅也即公羊

傳專之可也專之大全辨載說曰通義理識時務不拘君
 命不執成規正得其解漢武帝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
 以春秋誼斷于外不請康成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
 事莫不復請是皆專之也○注先是至不至○公比鄂
 本宋本同十行本比說此尚本監本毛本改皆非按比猶類
 也上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又十六年齊
 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皆無
 公會之文是公不至也○本十六年經誤衍公會此經舊
 疏云正以彼一經皆不言公會是舊疏本無二字矣○注公
 子至錄之○繁露精華云難者曰大夫無遂事又曰出竟有
 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
 在大夫也又曰聞喪徐行而不返也夫既曰無遂事矣又曰
 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不反也若相悖然
 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
 非也春秋固常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生平安甯也專
 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率用兵也徐行不
 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此之謂將得其禮知其
 指故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其事從齊桓盟春
 秋弗非以為救莊公之危公子遂受命使京師遂生事之晉
 春秋非之以為是時僖公安甯無危而救有危而不專救謂
 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舉君也故此二空俱生事春秋有
 是有非其義然也又順命云臣子大受命於君辭而出疆唯

有社稷國家之危猶得發辭而專安之盟是也盟上當脫鄆
 字說苑奉使篇亦云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
 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
 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問喪徐
 行而不反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
 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
 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
 公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為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
 春秋譏之以為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
 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占春
 秋無通義此之謂也按繁露滅國下云幽之會莊公不往戎
 人乃窺兵於濟西由見魯孤獨而莫之救也此時大夫廢君
 命專救危者謂此毛氏奇齡春秋傳云此雖專事然聘禮大
 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故春
 秋無譏焉此與文八年公子遂盟雍不逆命而即與雜戎盟
 于暴例同義或然與○注先書至之也○舊疏謂書鄆是也
 正以鄆為衛地故也明至鄆後有所聞乃得專盟也○注盟
 不至地也○通義云鄆者盟地非致賤地也本送女如陳行
 及于鄆值齊宋約盟而結與焉猶曰鄆子會盟于邾婁己酉
 邾婁人執鄆子用之會盟者會曹南之盟非盟于邾婁也子
 邾婁者起下事言行及于邾婁而見執也此二經文同今皆
 失其讀孔疏此鄆是衛之東地蓋陳取衛女為婦魯使公子

結送媵向衛至鄆聞齊宋為會將謀伐魯故權事之宜去其
 本職不復送女至衛遂與二君會盟故備書之也送女至鄆
 停女會盟鄆是盟處故言于鄆非本期送女于鄆也然則鄆
 即盟地若更書盟于鄆則嫌上鄆為媵出似專送女于鄆不
 見出竟與盟之善也。注陳稱至言之。宜稱陳侯今略稱
 人故注解之隱十年傳春秋錄內而略外又隱三年宋公和
 卒注既外言卒所以別外尊內也。此為內書故外陳略稱人明
 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此為內書故外陳略稱人明
 此為結專盟書非媵事也。注此陳至塗也。隱二年傳云
 在塗稱婦故知鄆非媵婦地矣穀梁傳其曰陳人之婦不處其主名
 也注但為遂事假錄媵事爾故略言陳人之婦不處其主名
 注加之至成也。舊疏云此婦未成為夫人故加之絕之
 若其已配禮宜言媵陳夫人不假言之以絕也。注冬齊至
 信也。即不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是也公羊之例不信
 者書口下即背盟宜日而此作大傳辭者盟信
 自在結也蓋魯君背約耳亦注家以意言之
 夫人姜氏如莒疏。上日有食之注云夫人如莒淫泆不制所致
 往書姦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按父母國而
 諸侯夫人義不得歸甯兄弟之國況異國乎知不僅如穀梁
 所譏矣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注鄙者邊垂之辭榮見遠也疏注

者至遠也。校勘記云諸本榮見遠也何句當有誤周禮大
 司徒邦國都鄙對言鄭注以邦之所居為國都之所居為鄙
 此以鄙為邊垂之辭蓋周禮都鄙距國五百里在王畿之邊
 故鄙可釋為邊垂也按穀梁傳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何也不
 以難邇我國也似亦榮見遠之義垂者說文土部垂遠也又
 是部邊行垂崖也垂者遠也崖者高邊故邊字兼垂崖兩義
 也莊子逍遙遊云翼若垂天之雲崔云垂猶邊也其大如天
 一面雲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謂不坐於
 堂之邊也杜
 亦云鄙遠邑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注月者再出也不從四年已

月者異國疏注月者再出也。舊疏云欲對上十九年秋夫

而不改無禮尤甚故謹而月之。注不從至異國。上四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注云月者再出重也
 三出不月者省文從可知例然則此經夫人再出合從
 彼省文而書月為彼如齊此如莒異國不得相因故也

夏齊大災

大災者何大瘠也注瘠病也齊人語也以加大知非火災也

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大瘠在亦反病也本或作瘠才細反

瘠作臍云瘦也古文作瘠義別曲禮正義曰此云漬彼云瘠

字異而意同按漬與瘠不同陸德明孔仲遠皆疏於小學故

不能辨其是非漢書食貨志國亡捐瘠蘇林曰瘠音漬可見

古音漬瘠瘠並同故漬或作瘠又作瘠陸德明每字為一音

顏師古云瘠不當音漬皆不通古音之證也釋詁瘠病也鄭

注禮記玉藻親瘠同說文疒部無此字義亦不合據釋文知

古本作大漬禮記曲禮下四足死曰漬注漬謂相讎汗而死

也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瘠也然則鄭康成所據公羊亦作

大漬正義曰牛馬之屬若一箇死則餘者更相染漬而死又

公羊莊十七年夏齊人讎于遂傳讎者何讎積也眾殺成者

也何注讎者死來讎之為死積死非一之辭故曰讎積眾多

也校勘記云按鄭作瘠何作瘠當是嚴顏之異又呂氏春秋

貴公篇云仲父之疾病矣瘠甚高誘注瘠亦病也公羊傳曰

大災者何大瘠也與鄭陸所據本同說文骨部讎鳥獸殊骨

曰讎段注曲禮四足曰漬注漬謂相讎汗而死也小雅助我

舉柴手部引作擘毛許皆云擘積也鄭箋雖不中必助中者

舉積禽二經漬擘字音義皆同周禮蜡氏掌除讎故書讎作

育先鄭云育讀為殯謂死人骨也月令掩骼埋胔首之尚有

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此先鄭兼人與禽獸言之而公羊

傳云大瘠病也漢食貨志骨無捐瘠孟康曰肉腐為瘠捐骨

不蕪者公羊漢志瘠卽讎字合之鄭注月令肉腐曰讎蔡氏

者何病也注病者民疾疫也疏注病者至疫也○經義雜記

云病亦俗字當為瘠集韻云

痾或作癘可證說文疒部瘠疫疾也从疒蠶省聲何義本此

今本作惡疾也非是從詩思齊正義引改公羊問荅云說苑

古者有災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蠱

其有重戶多死者急則有聚重童子擊鼓莒火入官宮里用
 之各擊鼓莒火逐官宮里家之主人冠立于阼事畢出乎里
 門入乎邑門至野外此救厲之道也按病與厲通惠氏棟云
 病即厲字古厲列通禮記祭法古厲山氏之有天下也魯語
 作列可證方言三几飲藥傳藥而毒南楚之外謂之病北燕
 朝鮮之間謂之癘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眠或謂之眩自關而
 西謂之毒病痛也周禮疾醫職有癘疾惠氏士奇禮說云癘
 疾者四時之疫氣也川鬱為汚樹鬱為蠹草鬱為黃氣鬱為
 癘木鬱發於春火與上鬱發於夏金鬱發於秋水鬱發於冬
 是為癘疾潛研堂荅問云說文無癘字未審當何從曰說文
 癘惡疾也左氏傳癘病不作杜以癘為惡氣古文厲與列通
 癘即厲之異文也瘡字說文亦無之鄭注曲禮引公羊作大
 漬此古本也說文羊部別出瘡字則因記又四足曰漬益何
 之月令仲冬行春令民多疥癘注疥癘之病孚甲之象何
 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注與宋大水同義

痢者邪亂之氣所生是時魯任鄭瞻夫人如莒淫泆齊侯亦

淫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疏注與宋至同義○即上十一年

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注云時魯亦有水災書魯則宋災
 不見兩舉則煩文不省故詭例書外以見內也是也此亦痢

災及魯故書齊以起及我也通義云疫氣自齊漸染及魯道

意自見○注是時至七人○舊疏云晏子春秋文按彼齊景

公問於晏子曰吾先君桓公淫女公子不嫁者九人而得為

賢君何又此解言七人者彼此其有誤矣按說苑尊賢云將

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越絕書外傳

越王勃然曰孤聞齊威淫泆管子小匡篇公曰寡君有汙行

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新語無為云齊桓公好婦人

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中多淫於骨肉是齊侯淫事也舊疏云

襄公霸諸侯唯淫妹而已齊人猶作南山崔崔以刺之桓公

小白相淫九人而齊人不刺之者蓋以功多足以除惡故也

或者偶爾不作或采之不得耳解詁箋云瘡本或作瘡或作
 漬當是嚴顏之異病與癘同癘也此齊宮女市女閭七百管
 仲招來商賈收夜合資以充國用之應按漢書五行志嚴公
 二十一年夏齊夫炭劉向以為齊桓好色聽女口以妾為妻嫡
 庶數更故致夫災桓公不寤及死嫡庶分爭九月不得葬公
 羊傳曰大災疫也董仲舒以為魯夫人淫于齊齊桓姊妹不
 嫁者七人國君民之父母未婦生化之本本傷則末夭故天
 災所予也與何義同穀梁傳其志以甚也注甚謂災及人也與公羊同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疏

穀梁作伐我趙氏坦異文箋云戎我字相類穀梁作伐我或因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

西鄙而訛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作廿有一年下二十準此鄂本作二年誤字也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疏

包氏慎言云夏五月經有辛酉鄭厲公之卒日也葬在十二月不書日似

與傳當時而不日正也之例不合于麻五月有辛卯無辛酉六月之九日八月之十日皆辛酉恐經時月皆誤卒月不誤葬當在九月方與例合按辛酉於麻為四月之二十七日六月之二十八日葬在十二月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疏

包氏慎言云秋七月經有戊戌麻七月無戊戌八月之六日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注春秋纂明者書葬疏

注春秋至書葬舊疏云言春

秋者欲見通例如此矣纂明者謂有立入之文纂明書葬者此鄭厲公於桓十五年書鄭伯突入于櫟書入則纂明故此書葬也隱四年衛人立晉立亦纂辭故桓十三年書葬衛宣公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書入見其纂故僖十八年書葬齊桓公是其例也若纂不明者則夫葬以張義如僖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不書葬晉惠公以僖十年惠公之入未見經也

晉文公亦纂僖二十四年無入文而僖三十年書葬晉文公者以晉文功足以除惡春秋為賢者諱故也齊桓亦賢而不為諱者僖十年傳云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於天下故不為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於天下故為之諱本惡也蓋齊桓功蓋天下其賢已著書纂不足掩其功晉文伯功未顯故書其葬若不纂然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肆本或作佚省左氏穀梁作省書洪

範云王省惟歲史記宋世家作王省惟歲康誥人有小罪非省釋文本亦作省省省論引作人有小罪非省虛氏文弨龍城札記一云古省省通用周禮天司徒省禮即省禮也舊疏云肆讀如字放肆也省讀如減省之省也舊疏蓋見有作佚本故明之云如字古

肆佚同部放借字

肆者何跌也注跌過度疏

注跌過度○穀梁傳云肆失也失

也淮南修務訓夫墨子跌蹠而超千里注跌疾行也疾行亦有過義公羊開卷去問跌過度何也曰此如後漢書律麻志無有差跌之跌穀梁傳之失即跌之省國語周語不失其序漢書五行志作不過其序是失有過義也釋文跌大結反

大省者何災省也注謂子卯日也夏以卯日亡殷以子日亡

先王常以此日省吉事不忍舉又大自省勅得無獨有此行

乎常若聞災自省故曰災省也疏注謂子至省也○勅宋本

禮記檀弓云子卯不樂注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

之疾日不以舉樂為吉事所以自戒慎正義按尚書時甲子

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又史記云兵敗紂自焚而死是紂甲

子死也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長宏

曰毛得必亡是昆吾亡之日也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同

誅昆吾既乙卯而亡明桀亦以乙卯被放也鄭司農注春秋

以為子卯自刑非鄭義也按昭九年左傳子卯不樂禮釋文

引賈逵解詁云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亡故以為戒是

與何鄭說同漢書翼奉說異是則鄭司農所本張晏云子刑

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為忌而云夏殷亡日不推湯武以

與此說非也翼奉傳云北方之情好也奸行貪狼申子主之

東方之情怒也翼奉傳云北方之情好也奸行貪狼申子主之

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

避之春秋諱焉注李奇曰北方陰也卯又陰賊故為二陰王

者忌之不舉樂春秋禮記說皆同師古曰儒者以為子卯夏

殷亡日失之矣何儒亮以為為學者雖駁云只取夏殷亡日不

論殷周之興以為大失不博考其義且天人之際其理相符

有德者昌無德者亡以桀紂之暴虐又遇惡日其理必亡以

湯武之德固先天而天不違所謂德能消殃矣豈殃能消德

也孔氏廣森經學居言云舊說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

國君以為忌日按傳云乙卯昆吾亡之日也言桀亡日呂

大儀則桀實以戊子亡又不聞疾戊子曰也翼奉以為疾子

卯者為其相刑似亦有義五子五卯皆相刑獨疾甲乙者以

甲居十幹之首且乙位寄卯日辰相配是謂重刑甲位在子

於日辰無比唯避五子之先者而已詩曰吉日庚午王者忌

甲子故喜其所衝庚制甲午破子者也穆天子傳有吉日辛

酉亦乙卯之衝按翼氏說齊詩推合天大之道然春秋假人

事為衰貶不得參陰陽拘忌之說子貢猶言夫子文章可得

而問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況其下乎故說春秋當以何氏推

本人事為正左傳云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禮

記玉藻云子卯稷食黍羹注忌日貶也是也肆大省何以書

譏何譏爾譏始忌省也注時魯有夫人喪忌省日不哭省日

本以忌吉事不以忌凶事故禮哭不避子卯日所以專孝子

之恩也不與念母而譏忌省者本不事母則已不當忌省猶

為商人責不討賊疏注省日至恩也○閩本監本毛本恩作

思依鄂本宋本正禮主喪禮云朝夕哭

皇清經解

公羊義疏二十二

大

大

大

大

大

不避子卯注既殯殯後朝夕及哀至乃哭不代哭也子卯祭
 紂亡日凶事不避吉事闕焉姜氏兆錫云王者以為忌日世
 俗相傳皆失其義蓋湯放桀武王伐紂者乃聖人救民取殘
 之大義而桀固君湯武固臣也故其於舊君之死日不忍即
 吉而避之沈氏彤儀禮小疏云按明陳絳云子卯不樂湯武
 之所以志盡傷也禮子於父母有終身之喪焉忌日之謂也
 忌日不用非不祥焉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湯
 武既以天下誅桀紂而猶以舊君禮喪焉故於是日不樂以
 明其志之至也然則凶事不避者哀親之死尤重於傷舊君
 之亡故無所嫌而不避也王者既然士可知但鄭注檀弓以
 不舉樂為所以自戒懼亦非本義鄭司農注春秋以為五行
 子卯相刑翼奉傳張晏注所云子與卯相刑故以是日為忌
 乃術家傅會之說不足辨按姜說沈說皆是也惟謂鄭氏說為
 非本義亦非子卯日愈自戒飭不更得省字義乎亦正合聖
 人恐懼修省之義○注不與至忠省○注不與念母見上元
 年傳云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為於其
 念母也貶不與念母也注云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不與
 念母而責其肆省故注解之解詁箋云經傳文省當從穀梁
 作皆跌佚之誤忌讀為已責之已譏失罪也何君失之穀梁
 傳曰肆失也皆災也災紀也失故也為嫌天子之葬也范注
 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皆災肆赦經稱肆大皆皆放赦罪人蕩
 滌眾故有時而用之非經國之常制災謂罪惡紀治理也有

罪當治理之今失之者以文姜之故文姜罪應誅絕誅絕之
 罪不葬若不赦除眾惡而書葬之嫌天子許之明須赦而後
 得葬於義穀梁為長國君無故而赦刑人亦春秋所譏也不
 專以譏為義者國君過市則刑人赦以身不正不足以正人
 也文姜於王法當服焚如死如之刑魯臣子上為莊公不得
 誅母生則絕之死則棄之棄如非流宥之刑也謂棄而不葬
 不得入先公兆域也故必以大皆可肆而後文姜可葬明之
 天子之葬即春秋之葬穀梁無以春秋當新王之義當以公
 羊條例隱括之按劉說非是肆大皆自是當時實事不與莊
 公念母乃春秋之義莊公非能知有父者也觀其娶仇女可
 見莊公既不知其母為有罪之大又安得赦除罪人之事穀
 梁家本無以春秋當新王之義尤不得以公羊師說說穀梁
 也左疏引賈逵說亦以文姜為有罪故赦而後葬以說臣子
 也魯大赦國中罪過欲令文姜之過因是得除以葬文姜夫
 文姜之罪在桓之末莊公即位二十餘年魯之臣子莫不君
 母視之桓公之仇久置度外何忽於其死時罪之者杜氏說
 左傳但以為赦有罪不涉文姜說猶愈於賈氏也劉氏反取
 以說公羊僨矣○注猶為至討賊○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
 弑其君舍又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書葬齊懿公責臣
 子不討賊蓋商人本弑君之賊宜絕齊之臣子不能致討復
 臣事之故商人見弑仍不書葬以責懿公臣子明齊之臣子
 既臣事懿則以懿之臣子之道責之矣猶文姜宜絕魯之君

臣既未知絕宜盡子道而反忌省故責之
故何云本不事母則已不當忌省是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疏

包氏慎言云經春正月肆大省下書癸丑葬我小君文姜據穀梁謂肆省者嫌

文姜有罪不當葬故先赦罪人而後葬文姜是葬不在正月也麻二月之廿四日為癸丑

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

注輒發傳者起仇母錄子恩凡母在

子年無適庶皆繫子也不在子年適母繫夫庶母繫子言小

君者比於君為小俱臣子辭也文者諡也夫人以姓配諡欲

使終不忘本也

疏注輒發至子恩舊疏云隱元年傳云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今假令不發亦是桓之

夫人莊公之母可知而云文姜者何莊公之母故言輒矣今

此經云葬我小君文姜傳云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者正欲

錄子之恩故備禮而葬之按春秋不與莊公念母今莊公備

禮而葬仇母聖人緣情錄子恩也鄂本仇作讎○注凡母至

子也○此傳文姜者何莊公之母是適母在子年繫諸子者

也其庶母在子年繫之子者則宣八年傳云頃熊者何宣公

之母也襄四年傳云定弋者何襄公之母是也其僖二年傳

云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在僖年而繫之夫者以僖公非

其所生故也○注不在至繫子○不在子年適母繫夫春秋

無文何氏以理斷之庶母繫子則定十五年癸氏卒傳癸氏

者何哀公之母是也舊疏以僖二年哀姜證嫡母繫夫哀姜

薨葬皆在僖世不得云不在子年也文五年傳成風者何僖

公之母也在孫年自從庶母在子年例也舊疏云鄉來所言

傳皆葬上乃言某公之母而癸氏特於卒上發傳者正以癸

氏之喪直云葬定姒不得稱小君是以傳家亦於葬略之矣

定姒所以葬不得稱小君公羊之義母以子貴哀公爾時未

其何哀公之母是也舊疏以僖二年哀姜證嫡母繫夫哀姜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疏

包氏慎言云經春正月肆大省下書癸丑葬我小君文姜據穀梁謂肆省者嫌

文姜有罪不當葬故先赦罪人而後葬文姜是葬不在正月也麻二月之廿四日為癸丑

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

注輒發傳者起仇母錄子恩凡母在

子年無適庶皆繫子也不在子年適母繫夫庶母繫子言小

君者比於君為小俱臣子辭也文者諡也夫人以姓配諡欲

使終不忘本也

疏注輒發至子恩舊疏云隱元年傳云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今假令不發亦是桓之

夫人莊公之母可知而云文姜者何莊公之母故言輒矣今

此經云葬我小君文姜傳云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者正欲

錄子之恩故備禮而葬之按春秋不與莊公念母今莊公備

禮而葬仇母聖人緣情錄子恩也鄂本仇作讎○注凡母至

子也○此傳文姜者何莊公之母是適母在子年繫諸子者

也其庶母在子年繫之子者則宣八年傳云頃熊者何宣公

之母也襄四年傳云定弋者何襄公之母是也其僖二年傳

云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在僖年而繫之夫者以僖公非

其所生故也○注不在至繫子○不在子年適母繫夫春秋

無文何氏以理斷之庶母繫子則定十五年癸氏卒傳癸氏

者何哀公之母是也舊疏以僖二年哀姜證嫡母繫夫哀姜

薨葬皆在僖世不得云不在子年也文五年傳成風者何僖

公之母也在孫年自從庶母在子年例也舊疏云鄉來所言

傳皆葬上乃言某公之母而癸氏特於卒上發傳者正以癸

氏之喪直云葬定姒不得稱小君是以傳家亦於葬略之矣

定姒所以葬不得稱小君公羊之義母以子貴哀公爾時未

不言大夫而得書殺則知其是君之子故也按重者視專
殺大夫為重也劉氏逢祿云不言大夫者未為大夫本穀梁
義杜云宣公太子也通義云陳世家曰宣公有嬖妾生子欵
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經不言世子者蓋雖貴宜為太子
非嫡長又未誓也稱人以殺者歸惡於欵也言欵之志在乎
構殺其兒而代之也後欵卒不日亦為篡未明故與此事相
起禦寇左氏作御寇御音義通上十一年左傳公子御說
之辭也釋文本或作禦下二十四年傳御孫諫釋文本一作
禦是也蓋皆取
上為義故得通

夏五月注以五月首時者譏莊公取仇國女不可以事先祖奉

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以首時疏注以五至首時○鄂本取
秋正辭云五月首時其首時何著其異也忘父葬母謀娶仇
女異之大者也以天時為于此變矣著變以存其常焉爾按
夏為盛陽而以五
月首時著陽失正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注防魯地疏包氏慎言云秋七

高傒盟于防歷七月無丙申八月之十日也○注
防魯地○蓋臧氏所食邑與隱八年取之宋者異

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疏通義云等諱必殺公言高傒不貶

也左傳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謂傒及國歸父之父也言
雖貴如高傒猶不得敵諸侯然後君臣之分益正與處父異
者傒大國之卿命乎天子本當言高仲今言高傒即是抑之
陽處父本當言名氏故更貶去氏其為降一等同也杜亦云
高傒齊
之貴卿曷為就吾微者而盟注據暨與公盟也疏注據暨至
疏云即上九年春公及齊大夫
公也注以其日微者不得日
盟于暨是也鄂本暨作既誤

大夫盟當出名氏疏注以其至得日○隱元年九月及宋人
者不日也微者盟例時不能專正故責略之此月者隱公賢
君雖使微者有可采取故錄也然則微者且不月此日知非
微者矣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是微者
時矣此詳錄之知為公○注大夫至名氏○成元年臧孫許
及晉侯盟于赤棘是大夫盟出名氏矣校勘
記云閩本監本毛本同修改本出作書蓋非
公則曷為不言

公諱與大夫盟也疏通義云于暨言公及齊大夫于防沒公
者無君而盟大夫猶可言也有君而盟
大夫公卑矣是以諱之也諸來聘
而盟者皆不言公及同此意也

